新潮推理35

水上勉推理系列之二

霧與影

水上勉／著

邱德福／譯



新潮推理35

霧與影

水上勉／著
邱德福／譯



霧與影

目錄

開創新境界的水上勉

每一個人都是他過去的產物。

——羅斯托

如果把戰後日本文壇的名作家水上勉歸類爲社會派推理小說家，毋寧是有欠公允。雖然水上勉創作的推理小說確實足够使他承受這個榮銜，可是卻無法界定他的成就。這位早年身世淒苦，在貧窮的厄運中掙扎、奮鬥，熬過來的傑出作家，不但有豐富的人生體驗，也擁有一枝優美、細膩、深刻的文筆——這使他無論處理何種題材的創作，都能卓然成家，獨具風格。將近四十年間，他那獨一無二的「水上調」依然蜚聲文壇。讀他的作品，使我們不禁想起那位以『黛絲姑娘』飲譽文壇的英國文學家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在哈代的作品中寫景的運作不僅是實景的刻繪，而且是書中眞正的主角之一，也是控馭全局的靈魂。這位寫完『石匠玖德』賺盡讀者熱淚的文學才子，終因讀者抗議他的小說太過陰暗，晚年終而棄小說之筆只寫詩作了。讀者認爲水上勉的文學也具備這種特質，凡是讀過水上勉小說的讀者相信都會感受到這股魅力。

本社第一批新潮推理刊印了水上勉的『毒海怒濤』（原名：海之牙），頗受矚目與好評。其實，水上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們計畫陸續介紹他許多膾炙人口的傑作，敬請讀者期待。

讀過本社刊行的推理小說的讀者將不難發現：這些推理小說家在布局、選材、經營方面都饒具寫實主義的基礎。他們幾乎無例外地都在社會各層面受過一段長時間的折騰與磨鍊。水上勉當然又是一個有力的佐證。他早年令人酸鼻的身世，表現在『我的六條暗路』『雁寺』以及日後的一些名作『五番町夕霧樓』『越前竹人形』『阿銀』『紅花物語』『湖畔琴弦』『饑餓海峽』等中。這些作品淋漓寫出了他的心聲！

水上勉的作品深受日本廣大讀者的喜愛，其中不少名著已經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水上文學不是曇花一現的虛相，而是經得起咀嚼品味的文學，作者認爲與其把他列入「社會派推理小說家」，毋寧把他稱爲「描寫人性的作家」來得更爲恰切，這固然表現了作者的自我期許和執着，但就其文學作品觀之，並非狂妄之論。

這位行年六十八歲的日本名作家，一九四八年（廿七歲）發表處女作『平底鍋之歌』躍登文壇。可是之後，他曾有十年的時間幾乎在文壇上銷聲匿跡。經過這段蟄伏，一九五九年參加河出書房長篇推理小說徵文，完成了這部膾炙人口的名作『霧與影』。

水上勉曾以其雄厚的潛力和耀眼的寫作才華，在浮沉不定的文壇上脫穎而出。一九六一年的『雁寺』曾獲第四十五屆直木文學獎。『毒海怒濤』獲同年偵探作家俱樂部獎。其後描寫纖維會社侵占事件與舊派軍人謀略的『野之墓碑』，描寫水壩工程收購土地事件的『黑壁』等作品，使他被目爲與松本清張同級的社會派推理小說的重鎭，事實上，水上勉在文學領域的開拓不止於此。三十多年來，他完成的作品已將近兩百部，洋洋千萬言，日本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七年印行的

『水上勉全集』就已多達二十六卷了。日本文壇地位崇高的菊池寬獎、谷崎獎、川端獎，他都曾先後搴奪入手，他在日本文壇的地位和廣受肯定，於此可見一斑。

『霧與影』這部作品充滿鬱積、澎湃，突然爆發的感覺。全書瀰漫蒼鬱、懸宕。想用道理明釋這種情形是很困難的，可是不論重複看多少次，那種粗獷的呼吸都不會失去新鮮度，使人感受到水上氏文學的實相。

故事一開始，讀者可以發現兩個事件。一個是事務所設在東京堀留的西裝批發商——加明古洋行社長失踪事件，另一件是位於福井縣若狹海岸的小學敎師的意外死亡。看起來兩個事件之間毫無關聯。可是，這兩個事件各有黑暗的陰影存在。例如，加明古洋行不久前生意還很興隆，甚至在神田區興建大厦，但因遭到巧妙的詐欺而宣告破產，如今只有極少數社長以下的職員勉强維持生意，期望能够東山再起。由於詐欺行爲做得天衣無縫，不露痕跡，所以警方一直找不出涉案人物，以及眞正目的何在。小學敎員的死亡事件也有疑點。他不愼從懸崖墜落，因此被判定爲摔死，可是他原本有懼高症，不可能到絕崖上去。然後，敎員的朋友，現任東京報社的記者登場，爲亡友解開死亡眞相的過程，即是本篇小說的主要內容，警方的調查也同時展開。隨着事件眞相的明朗化，最初發生的兩個不同事件，很快的交會在一起，最後得知這是一個事件的兩面。

很顯然的，這是推理小說的結構。遙遙相隔的兩個地點發生看來似乎無關的事件，然後用一個視野貫穿的方法，是松本清張氏常使用的手法，松本氏最傑出的推理小說『點與線』，就是採用這種方法。

『點與線』是在『霧與影』的幾年前寫成，正如水上氏本人所說，他從『點與線』一書中找出自己寫作的線索。果眞如此，『霧與影』可說是屬於『點與線』系統的「社會派」推理小說之一。昔日的推理小說熱潮，如今已冷却，所謂「社會派」推理小說的稱呼也逐漸被人遺忘，『霧與影』也確曾被批評爲「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典範。

可是，『霧與影』的魅力並不在於做爲「社會派」推理小說，更明確的說，推理小說的趣味性並不是這本小說重要的一環。如果做爲推理小說來看，謎的組合方式顯得簡陋，不能說是有很好的益智性。任何讀者只要看到一半就能知道兇手是誰，對犯罪動機的說明也不够充分。

水上氏的『霧與影』不過是爲了方便而借用推理小說的骨架而已。他眞正想寫的，以及能吸引看這部小說的讀者之心的是另外的部分。

簡而言之，那是受到宿命詛咒的人之呻吟，以及想擺脫這種宿命，却始終無法擺脫的人之業的深度。這本小說的主兇正是背負着這種「業」來到這個世界，但並不限於主兇，以主兇爲中心還有幾名共犯，而他們也都是受到命運詛咒的人物。

然後翔實描寫這些人出生的地點——作者命名爲若狹海岸的青峨山北邊的猿谷鄉。又因爲採用非他人所能模仿的筆調，使作品產生獨特的妖艷之美。

除了本書，看水上氏小說令人喜悅之一就是風景的描寫，然而對他來說，風景不只是做爲小說中事件的道具或背景。在書中，風景和人物具有同等的機能和重要性。與其說對人類的詛咒反應到風景上，毋寧說詛咒的根源在於土地，從那裏升起如瘴氣之物襲擊人類，可能更正確吧。

讀者在看過水上勉的小說之後，必定能得到一種鮮明的感受。他的小說是結合純文學、大衆文學、推理小說於一爐的綜合體——以「人性」的刻繪貫穿其間，他對人生際遇的深刻體驗、渺小下階層人物的同情、愁暗宿命的人間萬相、人之所以爲人的尊嚴和關懷、戰爭的殘酷、人性的善良與醜惡、社會的虛假與欺瞞……都有深入的描寫，這些特色使他的作品超乎一般俗流之上。歸結起來，這是一個作家先天的「宿命」。有人寫了一輩子，無非是一些無關痛癢，活在眞空狀態的虛幻男女，有人卻寫出了具備永恒生命的文學。『安娜・卡列妮娜』『波法利夫人』之不同於一般紅杏出牆使人暈頭轉向，淚眼模糊的糟粕玩藝兒，其故在此！

新潮推理編輯室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序章　一封來信

剛剛還是陽春天氣，一轉眼便是初夏，太陽熱烘烘的了。春夏之間這樣短暫，使人感到季節的脚步實在邁得十分急遽。這時，偶爾還是冷風刺骨。四月二十五日那天清晨，滿天陰霾，顯得異常寒冷。石田經理同往常一樣，乘坐電車，從元町住家到堀留的事務所去上班。到了事務所，他的神情顯得比平時愉快，就叫女職員末野美子去買營養藥。末野從只要走三分鐘左右便到的街上藥店，買回了經理慣用的一中瓶營養藥，交給了經理。經理自己打開了瓶蓋。

「請給我來一杯開水，好嗎？」

末野從開水房端來了開水。

「殿山呢？」

經理一面吃着藥，一面打聽我的消息。

「到龜戶承包商那兒去了。他來過電話說十點鐘回來。」

末野把我在電話裏說的話告訴了經理。於是，經理就默默地讀起報來。這時，大約是九點三十分。

末野照例地到樓下的信箱去看看，將拿回來的三個郵件交給了經理。一個是明信片，是西服

料子展銷會的通知；一個是《商業周報》；還有一個是信件，末野說不知道是從哪兒寄來的。

九點三十分這時候，我已經離開了龜戶承包商，手上提着一包那兒做的共計三套的西裝。在去龜戶車站的途中，我又順便到我們的老主顧——松本西裝店去了一下。一看錶已是九點三十分了，我吃了一驚，趕緊用四、五分鐘把事辦完，趕到車站，登上開往御茶水方向的電車。

到堀留事務所已經是十點二十分了。因爲電梯發生故障，我就到樓下管理室詢問什麼時候能修好，然後沿着狹窄的樓梯向上爬。儘管手裏提着東西，也沒法子，只好爬。電梯經常發生故障，爬樓梯的事是少不了的。當我氣喘吁吁地爬上三樓的時候，正好經理從上面走下來。嗳呀！他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啊！他背靠窗戶，叉開腿站着，擋住去路，眼睛盯着我。糟了啦！他是不是認爲我幹了什麼事兒？是什麼原因使得他的臉色變成這個樣子呢？我思索着，但馬上就意識到自己太過慮了。他並不是生我的氣。他那魁梧的身材，因爲逆着光線，在那昏暗的樓道上，投下了頎長的身影。

「經理，您要出去嗎？」我問道。

「老婆叫我買點兒東西，去一下就回來。」

經理看了一眼手錶，然後結好灰色大衣前面的扣子，正好同我擦著肩下樓去了。透過電梯纜繩，可以看到他急匆匆地盤梯而下，最後消失在一樓的樓梯口。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石田經理，此後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經理說：「去一下就回來」，但遲遲不見他回事務所。從女職員下班以後，一直到大樓關門

時，我都在事務所等待着。晚上十點鐘，經理的夫人孝子打電話來，我還以爲經理直接回元町家中了，聽孝子夫人一說才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心裏一愣，重重的疑霧立刻把我包圍了。

「今天上午他告訴我去買點兒東西，說是夫人要他買的。——究竟買什麼東西呢？」我在電話裏問道。

「嗨！這種東西其實什麼時候買都行。是給幸男買條褲腰帶。」

「褲腰帶？」

經理爲什麼要買這玩藝兒？我聽了感到有點兒莫名其妙。孝子夫人的焦急是不難想像的，我也十分擔心。於是，我立即趕到元町去。夫人告訴我，石田經理早晨離開家的時候沒有任何異常的朕兆，只是換西裝時，褲帶上的卡子斷了。

經理說：「把幸男的先給我用一下，回頭再買條新的給他吧。」

就這樣經理繫上兒子的褲帶走了。這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在這個只有三口人的家庭裏，斷難找到石田任何突然失踪的原因。

事務所裏除了經理之外，只有我和末野兩個人。自從我們加明古洋行倒閉以後，大家都滿懷着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打算重建基業，並把這個事務所當作重整旗鼓的基地。正因爲這樣，在這個事務所裏也找不到經理失踪的理由。末野是公司裏的一個忠心耿耿的老職員；而我，是同經理有着二十年患難之交的朋友。誰都認爲經理的失踪，不論同他的家庭，或者和我們，都沒有什麼瓜葛——那麼，經理究竟到哪裏去了呢？

那天早晨，經理像往常一樣地離開事務所。在九點二十分到十點二十分之間，他讀了報，看了一下來信，讓末野去買了營養藥，能回憶起來的就是這些情況，怎麼也想像不到他會失踪。人在慘遭横禍或有什麼奇遇之前，往往會有些兆頭，而事後又常常可以根據蛛絲馬跡追溯事情的緣由。然而，石田失踪的那個早晨，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我和孝子夫人商量以後，查訪了石田可能去的所有地方。例如，他的故鄉十日町，過去工作過的地方千葉縣的野田市，羣馬縣的高崎市縫製業的許多部門和一切可能有牽扯的地方。可是，全都杳無踪影。無奈，四月二十九日我同孝子夫人決定向警察局報案。

警察立即開始展開偵察，查找了一切疑點，但仍然無濟於事。最後只剩下石田失踪那天收到的那封來歷不明的信，成爲主要的疑點。據末野回憶，那是一個白信封，上面用鋼筆方方正正地寫着「石田寅造先生」。石田看完信，像是順手裝進了衣袋帶走了。翻遍了抽屜和書籍，都沒有找到那封信。警察推測，他的去向可能同這封信有直接關係。於是，又查訪了郵局。結果是那封信更加深了這個謎。偵察工作遲遲無法進展。這也許是因爲偵緝課長還不知此案，沒有親自抓。可是一想，東京一天就有上百人失踪，大量發生去向不明的案件，警局極忙，我們如果要求對石田案件採取什麼特別的措施，也許是過分的要求。然而，我還是鼓起勇氣，拿起筆，把埋藏在心底的一些疑惑寫出來，或許可以作爲參考呢。

偵緝課長先生：

那是二月三日的事情。一個叫野見山涉的人第一次出現在加明古洋行。他帶着一封宇田開具的介紹信。宇田是什麼人呢？兩年前我們與建加明古大樓時，宇田先生是建築公司架子工的經理，經常出入洋行。當時正是我們公司鼎盛時期。他同石田經理雖然過往甚密，但絕算不上深交。這次，他在自己的名片上鄭重其事地特意推薦野見山涉到洋行來，自然引起了石田的不安。「不管怎樣，先見一下再說吧。」就這樣，經理第一次會見了野見山。野見山自稱是現代商事公司的經理，說公司現在京橋，同北海道的煤礦工會常作一些電器器材的買賣，而且煤礦工會的理事又多，牛兼任這個公司的幹部。有了這層關係，就可以進行大宗交易。目前，這個公司擁有相當可觀的資本。野見山介紹了公司的概況後，要求承包加明古洋行的全部存貨——西裝和大衣。——然而，由從事土木建築業的宇田推薦他來，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那正是我們洋行倒閉的前夕，西裝和大衣積壓多達八千件，如您所知，去年多天縫製業界極不景氣。像我們這樣的批發商，一旦天氣轉暖，積存的多服就無法拋售出去。同行中積壓六、七千件的，也大有人在。倘若資本雄厚，倒也沒什麼，但對我們這樣小股資本的洋行，顯然是個不小的危機。三月份秋季服裝結算的期票日期迫在眉睫，我們只能用拋售或求助銀行貸款的辦法暫度難關。——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野見山涉突然找上門來。野見山涉看上去大約三十二、三歲的樣子，身材頎長，穿着一套夾西服，頗有青年紳士的派頭。他最大的特徵是，說話聲調尖細，和有着一副給人以病態之感的冷冰冰的白皙的臉龐。他口

齒伶俐，有一種誘人的魅力和外交手腕，可使對方折服。石田經理和我都覺得，如同野見山所說的，北海道工會中，有N煤礦工會會員五千名，S鋼鐵廠工會會員六千名，再加上會員家屬，人數相當可觀，而且設有供銷部承包銷售會員的日用百貨。這可是一個大買主啊！因此，這筆生意若能成交，八千件存貨就可以一下子拋售出去。一套西裝大約能賣六千日圓，這是一筆多麼稱心如意的交易啊！但儘管如此，經理和我都沒有立即允諾，因爲野見山畢竟是第一次見面的，我們對他都有些戒備。「假如你認爲可以，供銷科長日內就會從北海道趕來，雙方當面協商，希望能得到滿意的結果。」野見山對石田經理說。石田雖然戒心未除，但覺得野見山所說的一切合乎情理，無懈可擊，也就答應在供銷科長到來時一起共進晚餐，買賣的事屆時再行計議。大概過了三天，野見山帶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人，向經理介紹說：「她叫津野鳥枝，是會計。」津野的模樣很標緻，高䠷，身材苗條，長得眉清目秀，談吐溫文爾雅，簡直是一個標準模特兒。野見山介紹後，說：「供銷科長明後天就從北海道來上野，怎麼樣？你方便嗎？」經理想，反正見面後再說，就答應了。見面的日期和具體時間約定了，至於會見的地點，由現代商事公司提供，只等對方聯繫。經理當天就接到電話，說是想趁此機會請經理看看這家公司，地點就在現代商事公司的會客室。我們覺得這樣也好。當天下午六點鐘，現代商事公司又打來了電話，經理就去了。經理要出門時問我要不要一塊兒去，我一來有事，二來覺得這種場合還是由經理自己一個人去交涉好，因爲我生性優柔寡斷，而經理雖然辦事有些粗心，但大膽果敢。要把那麼多存貨一下子拋售出去，這次談判可

是決定我們洋行存亡的大事啊！如此大事，非經理親自去談不可。那位北海道的供銷科長叫二階堂洋造，年齡在四十歲上下，紅紅的臉膛，驃悍的體格，看上去像個煤礦工人。在臨窗面河的會客室裏，石田、二階堂，還有野見山一起進行了反覆的協商。野見山提出用六千萬日圓買下八千件西裝和大衣，如果可以，就開票據，三十天內付清。滙票由現代商事公司開具，同時由N煤礦工會具保，貨物憑票據交付。石田經理暗自思忖，滙票雖是現代商事公司開的，但有工會作保，一套西裝賣六千日圓，這比在市場上拋售要合算得多，交易太順利了。石田不僅立即答應成交，簽訂了合同，而且還表示很欣賞二階堂這位供銷科長，誇他是個熱情、細緻而又講義氣的人。第二天，我在洋行接到經理從家裏打來的電話，告訴我昨天夜裏談判的結果。傍晚五點鐘，津野鳥枝一個人來到公司，說帶來了期票，要求單獨見我。我請她到二樓，查驗了票據，並且妥貼地放進保險櫃裏。「你們打算什麼時候來提貨？」我問。「供銷部的車子一空下來就來提貨。」津野答話後就匆匆離開了。大約過了二十分鐘，開來兩輛卡車，管家和大家一起七手八脚地把八千件西裝和大衣裝上車去。這時已經六點多了。管家問：「你們要運往哪兒？」司機說：「箱崎町。」卡車隨即開動了。到了岩本町，向左拐彎，消失在暮色籠罩的大街上。

從二月三日到十日，八天的功夫就發生了決定我們洋行命運的重大事情，而到事過二十天以後，我們才知道受騙了！

這是我們訪問了現代商事公司才發覺的。當我和經理來到這個京橋大樓的現代商事公司

時，非但見不到野見山，就連那個津野鳥枝也毫無踪影。一打聽，才知道現代商事公司壓根兒就沒有同北海道工會作過什麼電器買賣，作買賣的是一家紙張營業公司，而且這個公司的老闆根本不知道野見山是何許人！聽起來簡直跟白日做夢似的。後來才弄清，我們是中了野見山的奸計。因爲從大樓的外面能够清楚的看到三樓現代商事公司的牌子，他就利用了這塊招牌把石田帶進了二樓的「會客室」。很難說野見山是從哪兒得知這間「會客室」是一間空房，在沒有借主以前，暫時存放着隔壁甲陽罐頭公司的成套桌椅。野見山把這個空房間巧妙地布置成現代商事公司的臨時會客室，並同石田進行了三十分鐘的談判。這期間，甲陽罐頭公司的人在走廊上來來往往，但因爲房門扃閉，以爲這房間另有借主，正在商談之際，也就無人介意。野見山導演的這齣戲，就連後來調查這個詐騙案的刑警都只有瞪目結舌的份兒，當然就更不用說石田和我當時是多麼大驚失色了。偵緝二課的岩田帶着刈崎、層田、鐮井等十多個刑警，認眞地搜查了一番。在京橋大樓裏連一點兒可疑的線索都未找到。接着，對八千件西服、大衣的去向，對推薦野見山的架子工經理宇田，和自稱從北海道來的二階堂洋造以及津野鳥枝，還有野見山乘坐的高級轎車、名片、假造票據的圖章及介紹信等等，都一無遺漏的進行了偵查。北海道確有一個叫二階堂的人，但並不是「供銷科長」二階堂洋造；同津野相似的女人也有，但查來查去也不是她……。就這樣，這樁案子墜入迷霧中了。也因我們來遲一步，這夥騙子才能够不留痕跡地逃之夭夭。

我們的受騙遭到同行的恥笑。因爲誰都知道批發業是不允許把貨物直接賣給買主的，這

是明目張膽地違犯規定，因此銀行對我們也不再信任，拒絕繼續提供貸款。於是，三月二十二日，石田經理和我懷着悲憤的心情，眼看着加明古洋行倒閉了。我們慘淡經營、嘔心瀝血建立起來的大樓不得不轉讓出去，六十名職員也只得各奔前程了。我眞不忍心看見石田經理那副悲憤而頹唐的神情。他從高小畢業就開始工作，今年四十五歲，連煙都捨不得抽，而傾注全部心血積蓄起來的財產，却這樣化爲泡影了！

經理和我又回到原來那種窮困潦倒的境地。我們在堀留辦起了新的事務所，期待東山再起，洋行倒閉還遺留下來的一些善後事務，也由這個事務所來處理。

在經理手下，我又像過去那樣提着一包西裝，到處兜售。不過，石田畢竟才四十五歲，而我也只五十歲，未必不能東山再起！我們力圖把野見山涉所帶來的屈辱和詐騙全部忘却。我們決心孜孜不倦地努力奮鬪，把堀留事務所作爲重新崛起的基地。

可是剛過一個月，那個不祥的陰影就打破了我們甜美的迷夢，石田經理出人意料地失踪了。

經理究竟到哪兒去了呢？

刑警根據石田經理外出買褲帶這一線索，設想他是乘小傳馬町電車站的電車，於是沿途無一遺漏地查遍了所有百貨商店和小攤販，但誰也說不上有一個像經理的人。

也許經理不是出去買褲腰帶。孝子夫人說過，那東西什麼時候買都行，並沒有要他那天上午就去買。可是，那天上午經理在樓梯遇到我時，明明跟我說：「老婆叫我買點東西。」

這東西，當然指的是褲腰帶。他爲什麼說這話呢？這只能認爲是爲了一時應付搪塞。經理準是看了來信後，認爲必須立即前往某一個地方，而這個去處又是不便告訴我的。回想那時，經理又開兩腿站住，用威逼似的目光盯住我，使我大感驚詫。——莫非是我的錯覺？當時他背靠明亮的窗戶，臉部逆光，表情自然看不太清楚，但他對我當時顯露出來的驚慌失措的神色，却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經理也許以爲我是知道了他要去的地方所以才有那麼個模樣。因而他說了那麼一句話搪塞過去，同時用威逼似的目光盯住我……

我越來越感到不解。石田經理失踪的謎底很可能在那封信裏，莫非是二階堂、野見山、津野鳥枝暗中把經理誘騙到一個什麼神秘的地方去了吧？

經理失踪已是第十五天了。社會輿論認爲，是經濟蕭條使得石田極度悲傷患了精神分裂症，或者是在什麼地方迷了路，但我絕不認爲石田經理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我忽然想起國營鐵路總經理下山失踪的事件。還有，某大學的一個教師，一天早晨夾着皮包離開新婚的家庭，一去不復返，某教授爲此在報上發表了一篇啞謎似的文章。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實人，突然從幸福的家庭中消失了，眞是令人難以置信。這時，我感到跟那位教授一樣，看到了一個「可怕的怪影」。難道石田經理眞的被拐騙了嗎？……

這個詐騙案陷入迷宮的一個原因，是因爲只有石田一個人見過二階堂。我對野見山和津野鳥枝的印象已很淡漠，更不用說素未見面的二階堂了。石田是唯一的目擊者，但他自己又不知去向。這豈不是一個難以了結的疑案嗎？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被害者拐騙走，而我們

至今還找不到一絲兒踪跡，這豈不可笑嗎！偵緝課長先生，您也許對我心中的疑念會付之一笑……

近來，我常對報上刊登發現身分不明的屍體，驚愕不已。

偵緝課長先生，在這每天有上百人不歸家門的大東京，我並非請求您對我們經理的失踪採取特別的偵破措施，但我不能不鼓起勇氣，把我的一切想法都告訴您。

偵緝課長先生：請您對此案格外盡力。

加明古洋行專務董事

殿山理助敬上

第一章　教師之死

福井縣的若狹海岸是個多岬角多半島的地方。北陸線從敦賀站開往京都府東舞鶴站的列車，沿着若狹灣，在狹小的平原上奔馳着。列車時而迂廻繞過可以看見海浪的岬角岸邊，時而穿過陡峭山坡的隧道。在若狹海灣接近福井縣境的地方，有一座高山，叫作青峨山。地理誌上只說明，青峨山是座死火山。在戰爭時期，這裏被列爲軍事要塞，因此地圖上都沒有詳細標明地形。山高大約海拔一千公尺。從福井縣方面看上去，山頂形狀酷似富士山，因此有「若狹富士」之稱。進山的道路，林木分布的情況，以及山北端的一個小村莊等，任何印刷的資料都無記載。靠着死火山獨有的肥沃土壤，這裏長滿了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戰後雖然解禁，但絕少有人進山，偶爾有人進去，也都迷了路，不知所向。這裏的山林多半歸國家所有，只有營林也署的巡視人員或者燒炭工人才偶爾到這裏來。青峨山北端有一座小村，只住着四戶人家，人稱「猿谷鄉」。

傳說在很久以前，有一個平家家族的武士落荒逃進這座山來，年深日久，在大約海拔五百公尺的堆滿亂石的狹谷之中，便漸漸形成了一個村莊。這四戶人家靠種植旱稻、薯類或者砍柴燒炭爲生，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就交通來說，唯有一條通向位於青峨山麓的青峨村的路。從猿谷鄉到青峨村大抵要走兩個半鐘頭，所以這個住着四戶十二口人的村子就像與世隔絕似的，村裏既沒

有收音機，也沒有電燈；除了孩子到山下去上學外，輕易見不到村人。村後是一片繁茂的原始老林。千峰萬崗，更有懸崖陡壁，巍然地聳立在大海之濱。

離青峨村不遠的岬角入海的地方，有一個叫三棵松的村子。村裏有個漁夫名叫沼井磯次，今年四十五歲。六月七日清晨，他划着小船，打算去取回放在岬角頂端用以捕捉章魚的陶罐。當他划到猿谷鄉村後的觀音崖的絕壁下時，隱約看見海面上飄浮着一個人，便慢慢把小船靠近一看，果然有一具男人的屍體。

死屍的面部傷痕纍纍，但眼睛却睜得滾圓，手中沒有任何東西，藏青色的上衣撕裂了，破爛不堪。屍體在礁石之間的海面上飄來蕩去。

磯次嚇得心怦怦直跳，臉色發白，也顧不得去取章魚罐就急忙返回岸邊。當他跑到青峨車站前面的三叉路口的派出所時，已經八點五分了。

派出所裏有一個就要退休的老巡警名叫高羽，他霎時大驚，因爲關於這屍體的來歷他似乎已心中有數。

距離派出所三百公尺左右的山脚下，有一所學校叫青峨小學。兩天前，校裏教師笠井早男由學校到山上去，一去便杳無音訊。磯次所說的死者的模樣，跟那個教師十分相像。當巡警急忙用電話通知學校以後，那寂靜的村子便頓時議論紛紛起來。

兩天前，正是星期六，五年級班主任笠井早男於下午一點鐘離開學校去進行家庭訪問。因爲

笠井早男拿着裝有畫紙的尼龍包，從容地走出校門。他的五位男女同事親眼看見他離校時的那種安閑自若的背影。

猿谷鄉的一個學生名叫宇田清長期曠課，他想去勸勸這個孩子畫點畫。繞過青峨山通向猿谷鄉的盤山道，是一條若明若暗，似有似無的羊腸小徑。路途崎嶇而險峻，得走兩個半鐘頭，而這時又正是盛夏酷暑，校長和副校長都勸他不要去。但笠井對校長說：「宇田清這孩子缺課一個月了，不知什麼原因。聽說猿谷鄉種地艱難，是用竹筒一節又一節連在一起引水進行灌溉的；今年這樣大旱，眞够瞧的，是不是家裏不讓孩子們來上學？而小清的爸爸又罹病在身，我也想去探望他一下，此外，趁今天是星期六，還想親眼去看看那個只有四戶人家的小村。」

宇田清的父親是一個瘋子，被關在一間庫房裏；家裏還有祖父和母親，三個人一起度日。

就這樣，笠井向同事們告別，走出學校；他的背影慢慢地沿着水田中那條小道消失在山麓之中。笠井還好幾次回頭，揮動着手中的尼龍包。

這是笠井早男留給人們最好的印象。就像被那蒼茫的山峯吞噬了似的，這位教員從此便再也不見回來了。

笠井早男的妻子叫雪子，他們有一個三歲的女兒，寄住在離青峨村海岸五百公尺的高濱町木材舖旁邊的一座房子裏。雪子知道笠井今天不值班，可是他怎麼這麼晚還不回來？她坐立不安，學校和校長家裏她都打了電話。這一來，教師們當然都慌了手脚。在這個消息還沒有傳到外面以

前，警察局就已經開始偵察了。警察和校長來到笠井家裏。雪子夫人說道：

「笠井喜歡研究鄉土史，對猿谷鄉很感興趣。他經常跟我談起那個村子，還說要抽空到山上去看看。這句話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這次他可能是藉看望那個缺課的學生而去猿谷鄉的。我想他去時是高高興興地去的，可是整整已經兩天了還沒回家。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而且他也沒給我打招呼——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大家推測笠井到了那兒談得很投機，時間一晚，山路難走就住在宇田清家裏了。況且，笠井對那個村落早有興趣，想在那兒住幾天進行一些考察。這麼一想，人們也就稍覺寬慰了。

直到星期一早晨，學校接到電話，說三棵松村的礒次發現了一具屍體同笠井很相像時，校長還是半信半疑地放下了電話耳機。

派出所的巡警高羽向高濱警分局作了緊急報告。島田部長和大井刑警帶着吉田醫生，立即乘八點三十五分的火車趕到青峨車站。高羽巡警陪同他們坐上礒次那艘獨木船。同去的還有青峨小學的教師金田。這時已經霧散天晴了，小船划到觀音崖下的時候，金田很快就認出那具屍體的確是笠井早男的。

「星期六才分別，所以他穿的上衣和褲子我都還記得。」金田說道。

出事的現場——觀音崖絕壁下邊是白浪翻騰的大海，仰望崖的頂端，直插雲霄，在二百米的高處覆蓋着濃鬱的密葉繁枝。

「他就是從這個崖上掉下來的吧？」

島田部長和大井刑警看了一下現場，把笠井的屍體擡上小船，便划回三棵松村的海濱。在松樹底下的白色沙灘上舖着草席，高羽巡警和吉田醫生請村子裏的一個小伙子幫忙，把屍體仰放在草席上。吉田仔細地檢驗了屍體。死者身上的傷痕，證明他是從懸崖上墜落的。身上、臉上和手腕上有十幾處碰傷，顯然是墜落時在岩石上劃破的。致命的創傷，是從左耳上部到頭頂，裂開的石榴一樣的傷口；臉部被血淋過，皮膚呈現暗紫色，是屍體已經浸泡了很久的緣故。死者穿深色嗶嘰褲，是雪子在星期六早晨剛漿洗過的。淺藍色斜紋呢子上衣，已經一個星期沒洗了，目前當然都已撕成碎條了。吉田和高羽對襯衫、內衣、襪子和衣袋等一一進行了檢查並作了筆記。檢查的結果同雪子的陳述完全一致，只是笠井攜帶的那個尼龍包不見了。

笠井把尼龍包丟到哪兒去了呢？是從崖上墜落時掛在崖上，還是掉到海裏去了呢？——暫且把屍體運到高濱町分局之後，大井刑警和高羽巡警便立刻向猿谷鄉攀登。

據吉田醫生的推斷，笠井的死只能是不愼失足而墜崖，要嘛就是自殺。屍體在海裏泡了很長一段時間，很難找出他殺的跡象。但是，不論是摔死，還是自殺，在死以前總該有人見過笠井。現在應當立即找到看見他的人。

大井、高羽，還有飯野校長和崎山副校長，四個人從水田中那條唯一的小路登上青峨山。途中，校長對副校長說道：

「我絕不相信笠井先生會自殺，總覺得是不愼摔死的。」

「我心裏也沒數。也許笠井先生是從崖上滑了脚跌下水的。」

「不管怎樣，我們先到宇田清家問問就會清楚的，」老巡警插嘴說道。擡眼一望，前面已是陡直的上坡路了。

校長說道：「星期六笠井先生就是順着這條路爬上山的。」

巡警對校長說：「出門時好好的，怎麼也想不到他會死。肯定不是自殺，他不是那種會自尋短見的人。自他從東京疏散到這地方，一直住在村裏，當了十年敎師，對這兒有了深厚的感情，聽說他都不想回東京了。校長先生，笠井先生若是不愼失足而死，那請你按殉職辦個手續吧。」

「他是去看望長期缺課的學生而死的，當然是殉職嘍！」

大井聽着高羽同校長的談話心裏好生疑惑，默默地望着山走着。雖想吉田醫生已推斷爲不愼死亡或自殺，但會不會還有別的情況呢？——笠井的屍體運到高濱町警察局，分局長堀口對大井悄悄地交代：「你要到猿谷鄉去一趟，並且必須順着笠井上山的路在懸崖上設身處地調查一番。屍體在水裏泡的時間長了，必須進行解剖；在沒看到解剖結論以前，還很難作出死亡的確切的結論。一個素來小心謹愼的敎師突然間從崖上摔下去，這很難想像。他在這斷崖上站過，總會留下痕跡的，必須仔細地檢查現場。」

宇田清的家住在猿谷鄉的最後頭。這裏的四戶人家住的全是茅草房。屋簷四周舖着瓦片，因

爲多天多雪，屋頂傾斜度很大。宇田清家除了正房和庫房以外，還有一間屋子，屋頂用馬口鐵釘住茅草，顯得很整齊。這四戶背向斷崖，順序按矢田、宇田、矢田、宇田排列，姓矢田的兩戶，姓宇田的兩戶，相互是本家和分家的關係。小清的家是宇田本家。

大井、高羽、飯野和崎山一行在宇田本家門口停下脚步。小清的祖父從那間微暗的正房走出來。據小清塡寫家庭情況調查表，祖父年齡七十二歲。他頭頂微禿，身材清瘦，並不顯得衰老；說話的聲音宏亮，眉宇間顯示他如同年輕人一樣强幹。走進正房後，大井向他說明了來意，那老人說：「噢，是笠井老師，……就是小清這個孩子給他添了許多麻煩的那位老師。——嗳呀！他沒有來過呀！」

這意外的回答使得四個人面面相覷。

「笠井老師走的時候說，小清這個孩子長期沒有到學校，想來看看他。……可是這也太奇怪了，他不會不來的。宇田大伯，您星期天一直在家嗎？」

「媳婦和小清到田裏去了，家裏有一個麻煩的病人，我還要看門，哪兒也沒有去。老師有沒有來過，我應該知道哇。」老人泰然地說着，一點也不像說謊。如果沒來宇田清家，那也不可能到別人家。這麼說，笠井早男沒到村裏來而是直接去觀音崖嘍？

爲什麼不到猿谷鄉來呢？也許急於要觀賞崖上的風景，趁天色亮時先到那兒去了？

「你沒聽說那天他在田裏見到小清的母親？」大井問道。

「那天晚上媳婦從田裏回來什麼也沒說。小清如果在路上遇見老師，他回來也會說的……」

這麼說，從星期六笠井離開學校到這個村子，誰也沒見到他！

大井刑警獨自從屋子裏走了出來。他看到緊挨着一排排茅草房的一棵櫸樹下，有一座庫房。

——這裏面住着宇田家的一個人。

牆壁剝落，滿是裂縫，看樣子已相當破舊了。在這個兩層的建築上面，有一個二尺見方的鐵紗小窗。房裏的光線很暗，黑漆漆的，只有頂棚的橫樑隱約可見。噢，那個瘋子就是被關在這裏面！大井刑警聽高羽巡警說過，連吃飯、便溺都靠外面的人向裏頭接送。嵌着鐵條的兩扇大門總是緊閉着。門口有一大塊石條，旁邊擱着一個木桶，還有缺牙掉齒的木屐，可能是瘋子穿過的，只剩下一隻，底朝天扔在那裏。

大井看看這座庫房，凝神思索着，耳邊傳來高羽、校長、副校長同宇田清的祖父的談話聲。校長問道：「小清的父親，平時讓不讓他出來？」

老人囁嚅地說道：「最近很少讓他到外邊來。」在大井聽來這老頭兒的語調顯得非常虛弱。

大井一行離開宇田家，先後分別訪問了矢田分家，宇田分家和矢田本家，但無論什麼人，都說從未見過笠井老師。

在走出村子的路上，高羽說：「笠井先生說是要勸小清畫畫，所以他帶着畫紙離開學校。但他沒給小清，可見他帶走的是別的什麼畫紙。」

「你的意思是……」

「我想笠井先生酷愛畫畫，也許他沒進村子，就到觀音崖去寫生了。他是爲了自己畫畫上山的，這才是他的眞正目的。」

「也許你說得對，笠井老師是喜歡畫畫……」

四個人離村往回走，一會兒就到了通向斷崖方向的叉路。在那裏長着一棵粗大的田毛樹，從這兒通往斷崖是一條羊腸小道，只有一公尺寬，路上長滿山白竹，絆得人脚都擡不起來。四個人不得不排成縱列向海浪咆哮的方向移動。

離觀音崖不遠處，眼前是一望無垠的廣袤的林海。

「這是山桃樹？」

崎山問道。只有在這種深山老林才能見到這樣繁茂的常青樹。這種山桃果很好吃，紅得像草莓一樣，它的核很大，但那層厚厚的桃肉十分細軟，酸甜可口。山桃樹每棵竟高達二十公尺，碩大的葉子遮天蔽日，樹下面是樹葉覆蓋的厚厚的濕土地帶，眼前是黑夜般的陰森森的樹海！

「這山桃眞好吃。繞過樹林，就可以上觀音崖了……」四個人從那羊腸小路走下來，約二十分鐘就越出了林邊的灌木叢。陡然間，眼前豁然開朗。是一望無際的蒼海。這兒就是觀音崖！向上望去，觀音崖雄偉參天，直上直下，那重重疊疊的山崖像千萬匹黑褐色的駿馬，組成巨大的屏障，巍峨聳立在大海之濱。雲霧瀰漫，波濤翻捲，發出可怕的吼聲。

「就在這兒！」

大井在崖邊突然指着一塊風化得很厲害的岩石大聲說道。

「就是從這兒掉下去的！」

「岩面上像是有鞋或者什麼東西擦過的痕跡！」

飯野、崎山和高羽都圍攏來看。這裏恰是絕壁的險要處，海浪在山脚上衝撞着岸邊，濺起浪花。那個岩洞附近，就是今天早晨運走笠井屍體的地方，在薄霧中，隱約可見。正如大井所說，這兒確實像是笠井先生掉下海的地方。岩角一邊還留有剛吹乾了的泥土。岩石尖上好像被什麼東西剷去了一塊。

「這是笠井先生的鞋印。他的鞋擦到了這塊岩角。」

「大概是自殺吧。如果是發生事故或其他什麼問題，這裏還會留下別的更明顯的痕跡。但是，——怎麼只有一個人的脚印？」

大井和高羽說着話，互相對視着。

校長不大服氣地說：「自殺？……有那種傻事兒？……要說他正在寫生，不留神滑下去倒是可能的。」

當四個人正在觀音崖上紛紛議論的時候，在高濱町，從小濱警察局急忙趕來的鑑識科員、兩名法醫同吉田醫生一起，已經把笠井早男的屍體解剖完畢。

法醫同吉田的判斷一樣：不愼失足致死。只是在死者的胃裏發現大量的沒有消化的山桃，使

「那是青峨山的山桃。笠井先生大概一邊走一邊折下枝子摘桃吃。」

吉田醫生在一旁作了一些解釋，然後又說：

「他吃這種東西太奇怪了！」法醫說道。

法醫留有疑念。

法醫對這一點頗感興趣。

屍體解剖結果，完全沒有他殺的可疑線索。但是，從雪子提供的情況和學校方面對這個問題的陳述來看，也難以找出任何自殺的因素。況且，也沒有發現遺囑之類的自殺證據。

結論只能是：不愼墜崖身死。死亡時間：五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六時許。因爲鑑定死者的指甲有蠟筆粉末，所以確定爲在寫生時失足墜崖而死。

第二天清晨，各報都在地方消息的一欄，刊登了下面一段消息：

「去向不明的教師找到屍體。這是青峨三棵松村漁民沼井磯次七日早晨七點在猿谷鄉岬角北岸發現的。屍體立即送往青峨村派出所，據高濱分局的調查，死者是五日下午失踪的該村小學教師笠井早男氏。已判明是墜崖致死。笠井氏在青峨小學任教十年，兼任鄉土史研究小組的委員，爲人敦厚篤實，爲村民所尊敬；家庭生活美滿，不構成其自殺原因。根據同日高濱醫院對屍體的解剖，斷定爲不愼墜崖而死。笠井氏家中有夫人雪子，現年二十八歲，女兒百合子，剛滿三歲。笠井氏是五日到猿谷鄉對所教兒童進行家庭訪問，途中突遇不幸，因此該小學已呈報有關當局，要求承認笠井早男氏爲因公殉職。」

第二章 進展

在高圓寺車站附近的一個叫作「熱帶魚」的茶館裏，《每朝新聞》的外勤記者小宮雄介打開了報紙。那是笠井早男死後的第六天，也就是十日下午三點鐘。

小宮雄介發現笠井的死訊完全是偶然的。

今天他跑完外勤，覺得很累，把當日報紙塞進衣袋，從報社所在地有樂町車站上電車，回高圓寺三條家中，來到「熱帶魚」茶館。他跟報社別的人不同，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因此不必去擠下班車。這一點對他倒是件舒服事兒。「熱帶魚」位於離車站前面鬧市約一站遠的地方，室內寬敞，又僻靜，是小宮喜歡去的地方。妻子在家中等着他。但好喝咖啡的小宮，回家路上，還是順路來這裏坐坐。「熱帶魚」正中有一個大水槽，數百條熱帶魚在青色海藻和白色水泡中間，悠然自在地游來游去，小宮入迷地觀賞着。

他讓一個熟識的少女把咖啡端到水槽旁邊的桌子上，才開始打開他帶來的當天早版報紙和福井地方版報紙。

今天的福井地方版報紙報導了三天前福井縣武生市須美纖維公司駐東京辦事處偸稅漏稅的消息。小宮參與採訪這一事件，他想看看報紙究竟是如何報導的，而且，不看到最後，絕不撒手。報上對此事報導得相當詳細，看來對須美纖維公司將是當頭一棒。小宮在東京採訪的情況，都使用

早男不愼身死的噩耗赫然在目！
當小宮的目光落到最後「地方消息」一欄時，心中不禁叫了一聲：「噯呀！」他的朋友笠井
「這個人眞是個呆子！他怎麽不小心就死了呢？……這樣一個患有高處恐懼症的人，却偏偏站在懸崖邊上……這很難令人置信啊。」
是不是搞錯人了？他開始在腦海中思索。
這時，剛才的疲勞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
「請借用電話一下。」
小宮對櫃臺裏的女人說了一聲，很快打通了報社的電話。他的手在緊張地顫抖着。
「喂！請接地方版的山西。」山西也是跑外勤的記者。最近剛調來不久。一種想了解更詳細情況的衝動，驅使着小宮給山西打電話。
「今天的福井地方版不是報導了一個敎師不愼猝死的消息嗎？他是我的朋友，還是我大學時期的同學哪！那篇報導我感到很奇怪，你只知道那麽一點情況嗎？」
「那是名古屋的記者寫的，」山西說。「你可以問名古屋分社。可能地方通訊員送來的材料寫得很詳細，最後壓縮成那個樣子了。我說你是不是太激動了？」
「是的，我怎能不激動？我的這位朋友疏散到福井縣以後，一直在青峨村當敎師，是一個十分忠厚的人。他死在那個地方好像叫猿谷鄉。過去我還去過笠井先生敎書的那個學校。那是兩年

前夏天的事吧。這跟我還有關係呢。」

「猿谷鄉……嗯，你跟它有什麼牽扯？」

「噢，那是笠井先生一年前給我寫了信，求我辦一件奇妙的事引起的……。反正我不理解，我馬上到你那兒去，請你給名古屋方面打個電話，問問情況。」

「好的。」山西答應得很乾脆。

小宮打完電話，回到座位上，茫然地看着水槽裏的熱帶魚。他回憶起約莫一年以前笠井寫給他的信，現在都清晰地在腦際浮現出來：

「在你百忙中打擾你，甚感不安。……宇田甚平是個頗有壯志宏願的漢子。這個人在東京究竟從事什麼行業，望你幫助查詢。他是從猿谷的家鄉毅然出奔的。猿谷鄉這個部落式的村莊饒富傳奇色彩，是我最感興趣而想前往親眼目睹的地方。那是一個只有四戶人家的幾乎與世隔絕的村落。既沒有收音機，電燈，甚至還保持着近親聯姻的陋俗，十分怪癖。我去看了以後，感到那裏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當然這不是說要發生什麼事件。我的意思是，儘管那裏還沿襲着種種同現在生活格格不入的習俗，但在外界因素的影響下不能不潛移默化。我感到，宇田甚平這個人物擔負着這種催化的使命。村子裏有一座神社，門楣的匾額上寫道：『男兒有志憤離猿谷，功業不成至死不歸。』宇田甚平十五歲時寫下了這塊匾額就離鄉到東京去了。那麼，他在東京是否已功成名就呢？我很想知道。據猿谷鄉的傳說和我同事了

解到的情況，宇田甚平過去曾住在東京小石川區的一個牛奶鋪裏，他在東亞大學讀過書。目前囑，却杳無踪影——僅僅根據這一點材料，能否查詢到他現在的下落呢？很抱歉，請您一定盡力。……那村子裏共十二口人，如果把他們逐一記錄下來並了解一番，你就會對這個村落的變遷一目了然的。我等着你的回音。……」

這就是笠井早男來信的主要內容。小宮曾對妻子說：這簡直是神經病！讀這封住在日本海濱的窮鄉僻壤，整天手執敎鞭的朋友寫來的信，令人恍如隔世。然而，這又給人一種强烈的幽默感。笠井要求查詢宇田甚平的懇切心境，使小宮產生了惻隱之心。最後，小宮決定幫助笠井查一查。

小宮立卽開始調查宇田甚平。爲此，他幾乎跑斷了腿。

他首先到東亞大學去，在畢業生的名單裏找到宇田甚平的名字和當時的住處。後來，小宮又調查了宇田甚平輾轉寄住的十多處地方和他的職業，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這因爲是利用報社工作之外的業餘時間進行的，所以特別費勁兒。最後查到，現在已是土木建築業經理的宇田，住在臺東區菊屋橋十字路口附近。這是由於另一個不大的案子同宇田有所牽連，偶然地給小宮提供了這個機緣。

那個月的月初，一個下着暴雨的深夜，在東京淺草國際劇場旁，江湖商人因爲搶奪地盤而發生毆鬥，以至殺人。當時小宮作爲臨時記者正在現場，冒着大雨急忙去追趕兇手。正在這當兒，

他偶然聽到宇田甚平的名字。

宇田甚平現在是東京土木建築承包業宇田組公司的經理，四十三歲。雖然是土木建築承包業，但實際上是建房子的架子工。宇田是這個承包業下面的轉包商的頭目。他擁有豐富的關於建築方面的資料和一支經常保持三、四十人的工人隊伍，實力頗爲雄厚。從菊屋橋的十字路口正前方約五十公尺處向左一拐，是家庭中小企業的淵藪，有裝釘印刷，縫製等手工業，房屋顯得很雜亂。其中有一幢用板牆圍起來的樓房，修飾得相當素雅、別致，那就是宇田的宅邸。一樓四間，二樓三間，都有防火設備。樓房的大門旁邊還有一間會客室，兼作辦公室。

國際劇場旁發生的那樁案子的兇手，聽說是曾在宇田組作過職員的小林的朋友。小宮是從下谷警察局吉住刑警那裏聽到宇田甚平的名字的。因爲當時小林已經離開宇田組，所以吉住只進行一般的偵查就結了案。但是，小宮聽到宇田的名字感到十分高興。

「你太興奮了。那個傢伙並不是犯人。」吉住刑警說道。

「宇田甚平絕對不會包庇壞人吧？」小宮問道。

「不會的。我見過宇田先生兩三次，對他還了解。他還是區裏的防犯委員呢，是個可信賴的人。宇田雇過小林，但並沒有雇犯人。別的線索也調查過，宇田清白無辜。……」

小宮感到有點兒失望，告別吉住就開車到菊屋橋去了，他很想親眼見一見宇田甚平。

小宮找到了宇田組公司，然而，宇田不在。走出來一個面容瘦削而蒼白的男人，名叫寺西，看來像是職員，三十歲上下，眼神機警。小宮遞過名片，向他說明是《每朝新聞》的記者，希望

知道一些關於小林的情況。但寺西的回答同吉住的介紹毫無二樣。見不到宇田甚平實在遺憾。小宮悵然站在那裏，想拖延一點談話時間。他清楚地看到房間裏的佈置和傢俱的擺設。他想儘可能地多了解這個家庭的情形。

「宇田經理什麼時候回來？」

「唉呀！今天他去施工現場，回來時間很難說。……我們經理可是一個有名的討厭報社的人啊！」

寺西冷冷地說，小宮却笑了笑。

兇手幾天之後捕獲了。正如吉住刑警說的那樣，和宇田絲毫沒有關係。犯人是淺草千束的一個流氓。但這樁案子却給小宮帶來了意外的收穫。

小宮立即給笠井寫了信，告訴他：宇田甚平在東京的大學裏苦修苦讀，在學校的馬拉松部表現得很活躍。畢業後換了許多職業，遷移了十多個住處。現在已出人頭地，是土木建築承包業宇田組的經理，而且還當上了臺東區的防犯委員。此外，還寫了一些訪問宇田家的「花絮」。

笠井早男立即給小宮覆了信，表示感謝，同時還寄來很多紅色的果子，說是在海邊摘來的野柿子。小宮一邊吃柿子，一邊對妻子里枝說：

「笠井先生終於打算在那兒長期住下去。仔細一想，他在那兒也不錯。不像我們總是不眠不休地幹啊幹的，其實也幹不出什麼麼名堂來，上了年紀就死掉了。唉，想起這些，倒覺得笠井先生的生活是很充實的呢！」

「可是在那種偏僻的鄉下生活，雪子夫人也够可憐的。她是東京出生的吧？她眞有耐性。」

小宮對妻子說：「不能說在東京生活就最有意思。從這一點上說，雪子夫人眞不錯，讓人感到特別樸實。」小宮繼續說道：

「笠井先生在調查這個小小的村落十二個人的個性和生活情形，想從中發現些什麼有用的東西。這種探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莫大的幸福。」

然而，笠井早男死了，而且是在他滿腔熱情地開始進行研究的青峨山的猿谷鄉死去的。

報紙上雖然報導了他死亡的日期，但是小宮却自問，對村落的探索同他的突然身死有什麼關聯嗎？

但這一切都還不清楚，只能說因爲他在一年前了解過宇田這個人，從而對猿谷鄉想得多了一點罷了。

小宮回到報社，當他看到山西詢問名古屋分社後記錄下來的福井縣小濱市通訊員講述的情況後，才感到他的疑惑並非多餘。

小濱市通訊員提出，像這樣在很少出事的鄉下發生了敎師之死這樣不幸的事件，是不是要在報社出版部發行的《每朝周刊》雜誌上再作詳盡的報導呢？他連報導文章的題目都想到了，叫作《不愼身死事件之謎》。對這些，山西都詳細寫在電話記錄上。

小宮看後，心中大概有了個數。笠井的屍體已經解剖，法醫判斷爲不愼墜崖而死，他對這一

點難以否定。但使他難放心的是，案件發生以後，只去查訪一次就作爲判斷案情的依據。況且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從一開始就爲給吉田醫生的推理尋找證據，甚至似是而非地想像在岩石的一角有鞋擦過的痕跡。先判定爲自殺後，又草率地公佈解剖的結果。「不愼身死」，這個結論永遠只能看作一種臆測，至多也只能說同實際情況接近罷了。總之無法令人信服！因爲連一個見證人都沒有。小宮心中越想疑惑越深。

小宮在「熱帶魚」茶館，看着透明的大玻璃水槽中那些悠閒自在地游動着的小魚兒，陷入了沉思。

笠井啊，你死得不明不白！你究竟是怎麼死的？

小宮悲痛地沉吟着：

「不錯，我有責任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以便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笠井早男先生很少交友，可以說就我這麼一個朋友，我不能對他的慘死袖手旁觀。雪子夫人今後又怎麼活下去呢？應該同她商量一下安身之策。而且，也應該知道，雪子夫人難道也相信那個不愼身死的結論嗎？」

就在小宮雄介在「熱帶魚」茶館的那天下午五點多，一個山中人打扮的男子慌慌張張走進福井縣高濱警察局淡黃色水泥建築物的大門口。

這個人叫日向傳吉，四十八歲。多日未剃的鬍子黑茸茸的，看上去像個工人，其實是個燒炭夫。他住在難波江村，在岬角靠近陸地拐彎的地方，離青峨小學一里地的光景。

日向傳吉走進警察局後，立即認出正在傳達室櫃臺裏辦公的年輕巡警田所。日向神色慌張，

用很重的地方口音說道：

「我傍晚出去了，有件事總是放心不下。」

田所習慣地看了一下手錶：六點二十分。他默默地望着背靠昏暗窗戶站着的日向的黑黝黝的臉龐。

「……我是青峨山上的燒炭夫，叫日向傳吉……沒別的事，看了報紙，知道學校裏的一位老師死了。就爲這個事，想請警察大人聽一聽……」

大概是天賦的秉性，這人說起話來粗裏粗氣而且毫不顧忌。這時在警察局樓下的還有清水、中込、高田三個巡警，都不約而同地瞅着日向傳吉。

「你進來吧！」

田所拉開櫃臺邊齊腰高的木板，讓傳吉進入裏面。

「怎麼，那個案件，你……」

田所剛剛開口，傳吉就接過來說：「我見過那位敎師！那敎師是和一個賣藥的人一起往山裏走……」

這時，田所巡警不禁向傳吉走進一、兩步：

「是星期六那天見到他的嗎？」

「不錯，我在山上待了七天，今天要同難波江取米。下山以後，村裏的人告訴我那位敎師死了，我又看看報。村裏人，還有我老婆都說，敎師死那天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我說我看見了，大

家都說應該快點向警察報告，我就……」

說完，日向傳吉那張黑鬍碴兒的臉上露出了輕鬆的微笑。可是當清水、中込、高田也圍攏來聽時，那張黑臉上又出現了剛才進門時的忐忑不安的神色。

「你是說你看見笠井先生和另一個人在一起？」

田所、清水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道。

「你能不能談得詳細點？」

「眞的……是在長着田毛樹的那一節。我見到兩個人一邊走一邊說。可是，我那個炭窰離得遠，聽不見說話的聲音。他們倆是從猿谷鄉下來的。老師穿着藏青色西裝，這隻手裏——」傳吉聳了一下左肩說：「好像還拿着一個白色的東西。另一個男人是矮個子，戴着一頂黑色的，不，灰色的帽子，壓得很低，他是富山賣藥商。我看得很清楚，他拿着藍底黃褐色的包袱，裏面鼓鼓的。他用傘當拐棍，穿着厚布細筒褲，肯定是個賣藥的。」

「對，確實像賣藥的。」田所巡警說道。

「不過，我的炭窰在靠近另一面的山脊上，那兒叫『中溝背』，因爲山擋着，我只能在三分鐘內看見他們的身影。但我看得很清楚，這一點肯定無疑。那裏有田毛樹，樹林旁邊有一條筆直的白色土路。我在『中溝背』砍木頭是四日早晨。要是往日就看不見，因爲有棵樹擋着，恰好那天把樹砍了，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段路在高大高聳的松樹林子前面斷了，也就是說，是在從田毛樹到松樹林子這段路上看見的。」

「你看到他們兩個人走過那段路時是幾點鐘？」

田所一邊記錄一邊問道。

「哎呀！我壓根兒沒戴過手錶。我記得那天的午飯吃得晚，飯後有一袋煙的功天，我去提了一桶溪水，又在新炭窰點上火，松根油燒了三桶……這樣算下來大概將近三點鐘了吧？」

「三點！時間對得上。」

田所巡警的眼睛閃着喜悦的光芒。

「以後的情形呢？」

「我只見他們從那條路往下走了。」

「這麼說，從田毛樹走進松樹林有一條通向崖上的路。」

清水巡警說道。

「不錯。那條路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反正那麼大的樹一定是田毛樹吧。」

「請等一下。應該讓高羽巡警來一下，因爲他說反正那天笠井先生沒到猿谷鄉去。」

高田拿起桌子上的電話話筒要了青峨車站派出所的電話。他一邊等電話一邊說道：

「今天不湊巧，大井刑警不值班，到小濱給孩子買褲子去了。」

電話接通了，傳來高羽緩慢然而高亢的聲音：

「好的好的，我馬上就騎自行車去。你跟傳吉說一下，請他再辛苦一下，等等我。回家時，我跟他一起到海邊走走。」

四個巡警圍着日向傳吉，都沒再說什麼。

這時島田部長開完消防會議，同小源巡警一起走進來，打破了沉默的空氣。

半小時後，高羽氣喘吁吁地趕來了。他一看到坐在中間的日向傳吉就喊叫起來：

「噯呀！上一次也是你吧？」

說完就大笑起來。傳吉感到困惑，去年冬天，爲了私造濁酒的事，高羽跟傳吉打過交道。當時流行用炭窰製造濁酒的非法買賣，高羽從傳吉的窰裏沒收了一斗五升私造酒，並且把他拘留起來。

日向傳吉介紹的情況概括起來說，從田毛樹到松樹林之間大約五十公尺的山道上，笠井早男提着尼龍包，遇到富山的賣藥商，兩人搭伴下山。當時大約是下午三點鐘。據高羽巡警調查，從田毛樹下山到猿谷鄉，大約要走三十分鐘。那裏比較平坦，是通向大海斷崖的叉路。兩個人是從山脚往下走呢，還是向大海的方向去呢？這一要點雖然不甚明確，但當時山上絕非笠井一個人，這是肯定無疑的。

那麼，兩個人又是什麼時候分手的呢？根據賣藥商同笠井在一起這一點，可以推測笠井死亡的時間是六點左右。這可以把笠井失踪的時間縮短三個小時。如果查訪一下那個賣藥商，三小時以前的情形也可弄清楚。

當然，單憑這一點還很難推翻「不愼而死」的結論。

也有可能跟賣藥商偶然相遇，互相交談了幾句以後，就在深山裏分手了。也有可能兩人根本什麼也沒說，就各走各的路。也許是因爲目擊者視角的緣故，造成兩人搭伴而行的錯覺。總之，高濱分局儘管把傳吉的報告作爲一個重要的線索，但還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新的佐證而急於否定以前的判斷的意思。

「現在需要先查明那個富山賣藥商的情況。」島田部長說道。

「如果他能提供新的情況，到時候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辦。大井不回來，這個案子不好說。明天讓大井去查訪一下，或者給富山警察局打個招呼，很快就可以查清那個賣藥商。我要到局長家裏去向他報告一下。」

大家向日向傳吉道了謝，然後日向傳吉同高羽一起離開了分局，這時天色已黑下來了。

他們兩人騎着自行車飛快地向前駛去。從高濱町至青峨山。他們的車燈劃出兩道白亮光。月亮已經升起，掛在松樹梢上。

前面就是三棵松樹，笠井的屍體就是從這裏打撈上來的。沙灘在月光下，閃爍着白光。高羽放慢騎車的速度，說道：

「日向，笠井先生的屍體就是從這兒打撈的吧？」

日向傳吉沒有作聲。從離開高濱警局以後，有一件使他擔憂的事突然漲滿他的腦海：此刻在「中溝背」的炭窰裏還在釀造新的濁酒呢！今天下山，其實是同家取造酒用的大米和酒麴。這種私自釀造的酒，比燒炭更賺大錢。買酒的掮客總是一月一次在深夜裏上山運酒。

「船就是靠在這兒，把屍體撈上來的吧？」高羽又問道。

「……」

傳吉仍然沒有回答，他在琢磨自己的心事：看見笠井先生的只有我一個人，而且看見他走的那條路現在還沒搞清，巡警一定會到「中溝背」檢查現場的。當初由於粗心報告了情況，結果會不會暴露私自造酒的事呢？……

傳吉癡癡地踩着脚蹬，心想明天必須趕緊把那些酒藏起來。

來到難波江村的三叉路口時，高羽說了聲「再見」兩人便分手了。

日向傳吉的身影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傳吉為什麼一聲不吭呢？高羽一時弄不清原因，但他總感到有點怪異。

第三章　賣藥商

上午十點五分從敦賀開往京都的列車駛入青峨車站。列車在這裏只停了一分鐘，又再鳴笛開動了。

站臺上只有四、五個旅客，像是當地的農民。有一個身穿西服的人，看來特別引人注目。他就是小宮雄介。

小宮雄介最後一個走出檢票口，他端詳着兩年前夏天來找笠井早男時已經熟悉的車站。

他出了車站，沿着鋪着細砂的林蔭路，向高濱方向急匆匆地趕路。他隱隱約約記得笠井的學校同高濱町位於青峨站的兩翼，一東一西。他去過那所學校，他對學校前登青峨山那條水田小徑都還記憶猶新。小宮先要去看望笠井的妻子雪子。離開東京時，他就拍了電報告訴她要搭乘這次的列車。

笠井已經死了七天了。今天天氣晴朗。蒼鬱青葱的青峨山巍然兀立。

笠井一家借住木材鋪樓房的二層。跟兩年前一樣，毫無變化。面街有一個寬濶的木材場，特別容易辨認。木材鋪時田家就在木材場邊上。小宮一看見這座二層建築物，一種疲勞感立即湧上心頭。小宮因爲列車客滿，昨晚一夜沒睡好。

時田的夫人推開格子門走出來迎接，她的打扮很合鄉下中流商人的身分。她遠遠揮着手說

道：

「久違，久違，歡迎您遠道而來。」

兩年前就認識的這位能說善道的夫人，又出現在眼前。

笠井的家住在二樓。也許是聽見了聲音，小宮剛一進院就看雪子站在房門口，她穿着深藍色的粗布衣服，一見小宮急忙解下圍裙說：

「謝謝您打來的電報……」

剛說了一句就泣不成聲了，臉色頓時紅到耳根，拿起圍裙捂住嘴。

「眞叫您操心了！」雪子說道。小宮走進笠井的屋子。共有兩間房，一間四張半鋪蓆大，另一間六張鋪蓆大，中間用板門隔開，牆壁已薰得烏黑。刹那間，千頭萬緒湧上心頭，有好長一會說不出話。

四張半鋪蓆大的是寢室。六張鋪蓆大的是笠井的書房，擺設仍同過去一樣。一面牆是書架，有上千本書。這些書大部分是有關鄉土史的。爲了這些書免遭叔難，他才在十二年前疏散到這裏的。可以說，正是這些書要了笠井的命呢。

現在，笠井用過的黑檀木的桌子，放着笠井的骨灰。小宮有一股窒息之感。

「大家都特別親切地照顧我。前天學校擧行了隆重的殯禮，我本來想通知您，怕您太忙。我眞想給您寫封信，眞對不起！」

雪子的情形比想像中要好得多，原以爲她一定很憔悴，看來她是一個剛强的人。

「我老婆說，雪子可能吃不消，把這個帶去吧。你猜是什麼？——補養酒。」

小宮取出里枝要他帶來的幾件禮物，然後便問起他最感憂慮的問題：

「你認爲笠井先生眞的是不愼而死嗎？像報紙上說的那樣？」

「他死的太出人意外了。我無法想像他會上那麼險峻的懸崖上去寫生。他這個人膽子很小，不會到那麼可怕的崖上去的。可是現在說是有清楚的跡象表明他是從那上邊摔下去的。我只好相信警察說的……」

小宮從雪子的話裏聽得出勉強的成分。

從窗戶外面吹進海潮的氣味兒，可見此地離海很近。

小宮打算立刻去見高濱分局的大井刑警。

他照雪子畫的路線圖找到了高濱分局那棟淺黃色樓房。

小宮通過傳達提出要會見大井。不一會兒，一個小個子的巡警走出來把小宮請到二樓的一間房子裏。這間像是會議室兼會客室的房間，約有十張鋪蓆大，空空曠曠，只有正中擺着一張剛油漆過的桌子和五、六把木頭椅子。小宮坐在椅子上。

頃刻進來兩個人。一個穿制服，四十多歲；一個穿藍色西服，三十多歲。年輕的說：「我是大井。」點了一下頭，取出名片。

另一個也拿出名片：「我叫島田。」

「我是《每朝新聞》的小宮雄介，這次是特地爲笠井的死而來的。」

小宮突然覺察到自己說到笠井時，忘了稱呼「先生」，趕忙說明自己是笠井在大學時代的好友，所以說話隨便些。

大井刑警身體强健，像是一名優秀的柔道運動員，作爲一個警察，顯得英俊而神氣，舉止敏捷又大方。相反地，身穿制服的島田部長，却長得瘦削，臉色蒼白，好像有四十五、六歲的樣子，目光柔和。不管怎樣，總使人覺得他欠缺點什麼。

島田和大井頷首微笑。

「你們很忙，我就說說要說的事情吧。」小宮說道。

「我是從東京來的，想詳細了解一下笠井先生的死因。我並不是對諸位的調查和處理有什麼不滿，而是想把我的意見談談，供作參考吧……我同笠井早男先生是莫逆之交，彼此之間無所不談，對他的性格和生活態度了解很深。這次發生的事件使我大爲驚異。沒等他妻子告訴我，就從報上看到了，這也算是有緣吧。……笠井先生去世，據說是『不愼而死』；說是他去猿谷鄉那天，到懸崖上寫生，滑了脚跌下海死的。但我不敢經信這種見解。笠井先生的妻子也說過，笠井先生是從來不敢走近懸崖的人。他的膽子小，連游泳也不敢去。在我們同學時代，遇事他一向都往後縮。」

小宮的語調裏，有着一種企圖說服對方並必能得到贊同的反響的力量。大井和島田部長都專注地聆聽着，在他們兩個人的眼神裏反映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小宮像準備同對方辯論似地接着說

道：「我聽他自己說過，八、九歲時，在小河裏游泳，一個高年級同學硬是拽着他到深水的地方去，而且惡作劇地把他往深水裏推。笠井嗆了水，在水中有四、五分鐘不省人事……笠井長大後說，回想當時又恐怖又絕望，以爲已經到了陰間。從此，他心有餘悸，常有恐懼感和危險意識。他害怕登高，這在醫學上叫『高處恐懼症』。可是，偏偏是這位笠井先生，居然爬到猿谷鄉那險壁上去欣賞風景，簡直不可思議！從他的性格來說，只能在安全的地方眺望高聳的懸崖。——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愼而死』的結論我是無論如何難以接受的。」

「是這樣，你說的我都懂。不過，那是心理學的推理。大井，那天你登上猿谷鄉確實看到一塊岩石的頂端有鞋滑下去的印跡吧？」

島田望着大井說。話中帶有使這位新來的客人信服的强烈意識。

「當然有，那塊有鞋印的岩石正好是在笠井先生屍體浮上來的那個絕岩的上頭。那是一塊深茶色的風化得很厲害的岩石。岩石的頂端有鞋滑過的土痕。」

「……」

小宮凝神注視着大井刑警的眼睛。大井的語氣裏充滿着自信。也許是這位刑警的習性，一旦滿有自信的時候，就挺起胸膛，一隻手叉在穿着合身西裝的腰上。

「而且，調查的那天不只我一個人，有高羽巡警，還有飯野校長，崎山副校長。」

然而，小宮對這種說法不以爲然，三個人都在場和鞋印的眞假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不錯，那時他們三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島田也附和地說道。

「噢。」

小宮姑且點了點頭，問道：

「那確實只是一個人的鞋印嗎？當時再不會有第二個人的脚印嗎？」

「嗳呀，怎麼說好呢？——如今只能說不甚了解。」

大井支吾地答道。

「這麼說，你們是認定只有笠井先生一個人到那裏去而下了這種判斷和處置的？」小宮又問道。

「啊，……不過，小宮先生，昨天發生的一件事情提供了新的線索。五日那天，山裏的燒炭夫日向傳吉說他在田毛樹附近那條小路上看到笠井先生和富山的一個像是賣藥的商人一邊交談一邊往下走。我們覺得，日向傳吉不是瞎說。從這裏可以推測，除了笠井先生以外還有另一個人到崖上去過。現在正在加緊進行調查……」

「那麼，那個人是不是富山賣藥商呢？很有必要把這個人弄清楚。」

「當然嘍。這個線索的重要性到今天上午才證實了。高羽和中込巡警到日向傳吉所說的『中溝背』去進行實地考察，弄清了田毛樹下邊的那條路不是通向山麓而是通向觀音崖，這就可以肯定賣藥商和笠井先生是朝懸崖的方向走去的。」

「對。」

「因此我又到各村去查訪，查遍了高濱每家旅館。」

「還有猿谷鄉？」

「沒有，沒去猿谷鄉。原因我下面講。總之，我先查了旅館。但是那一帶旅館足足有一個星期左右沒有任何行商旅客住過。出事那天當然也沒人去住。後來，又查問了青峨山麓的村子，查知有兩個人看見過賣藥商。而且，兩人都說不知道賣藥商什麼時候上的山，他們是在傍晚賣藥商下山時才看見賣藥商的。這兩人，一個是住在車站前面的果菜商，名叫市村源吉，四十多歲。他在當天下午六點鐘看到賣藥商在青峨車站買六點二十分開往敦賀的車票。因爲賣藥商走後不一會兒，列車就穿過隧道過來了，所以時間估計不會錯。還有一個姑娘，二十三歲，家住在青峨山麓的岡津村。她家在村頭，後門通水田，能看見通向山上的那條唯一的小路。天色黑，她要往洗澡間搬木柴，走到後門時，看到這位個子不高，身穿黑色大衣、細筒褲，還背着什麼黑色的東西，打扮像是賣藥商的人，匆匆忙忙地從山上走下來。」

「從時間上看，兩個人說法是一致的嗎？」

「一致。岡津緊連山麓，樹多，光線暗，又隔着水田，不如住在車站前頭看得清楚。不過，她跟果菜商市村源吉看到賣藥商的時間是對得起來的。」

「日向傳吉在山上看到賣藥商的時間是三點鐘吧？」

「不錯。三點鐘左右從山上那個地方走到車站，也需要不少時間。算起來，賣藥商乘坐六點二十分的火車同燒炭夫看到他在山上的時間也是一致的。至於町上的旅館，當然不會有那個商人

住宿。」

「那麼猿谷鄉不用去查也就可以了？」

「我並非怕到猿谷鄉去。現在看來，沒有急於去是明智的。我調查町上的旅館也不是白費時間。町上有一家叫『花家』的旅館，專供行商旅客住宿。我去調查時，那個店主人說：現在正是地裏大忙季節，這個時候會有賣藥商來很稀罕。並且說：警察大人，你們可以查登記簿。富山賣藥商一年來這兒兩次：春天一次、秋後十一月中旬一次。我聽到這裏，好像當頭挨了一棒……」

大井點上一支煙，接着敍述道：「……奇怪啊，這個人怎麼會偏偏到猿谷鄉去賣藥呢！我想還應當把山麓一帶的村子都查一查，於是走訪了岡津，青峨……結果都說沒有賣藥商來過。各位知道，這一帶都是採用預訂買藥的辦法。賣藥商在訂戶門前放一個藥袋子，下次來時查一下用掉了多少藥就收取多少藥費，並補充新藥。要是家裏沒人，也就買不到藥。因此，賣藥商來村時，人們理應知道。而且賣藥商還經常給孩子們送汽球和小紙旗什麼的；一看這些小玩意兒，便知道是賣藥商來過了。我選了三家農戶，把過去留下的藥袋子上印有富山本店字樣的某某公司都抄下來。」

大井刑警從內衣袋裏取出一本已用過多時的褐色筆記本。

「根據調查的結果。在這一帶只有富山縣冰見市日本萬金膏醫藥股份公司，和富山市一番町鈴木長平藥品商店，這兩家藥店的推銷員過去到一些農戶去過。這兩家公司很久以來就在這塊地方推銷藥品，別的公司很難打進來。這一點『花家』旅館的老闆也承認。」

小宮也拿出筆記本，讓大井再唸一遍富山兩個醫藥商店的名字。大井等小宮記好以後，接着說道：

「爲了愼重，今早我從青峨回來就給富山縣警察局打了招呼，不但要弄清這兩家公司，還要查一查有沒有派到福井地方的推銷員。明後天就會有答覆。不管答覆如何，都會知道那一天的賣藥商是誰，或者是別的什麼人。」

小宮來回看了一眼大井刑警和島田部長的臉色，又問道：

「如果不是賣藥商，還會有什麼人是那種裝束呢？」

「這……」

大井窘迫地瞅着島田部長，他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問住了。

「人家親眼看到是賣藥的，當然目前只好認爲是賣藥的。」

說着，大井挺起胸膛。

「明白了。現在專等富山方面的答覆嘍？」

「對極了。謝謝，您給我們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這個案子請您暫時不要報導，因爲身爲警察，還打算重新調查許多問題。」

「現在還不到見報的時候，疑點還很多。看來什麼時候得去猿谷鄉看看。」

「當然，那只是時間問題。但對這個地方要格外小心，否則會出現難以預料的事情。那個村落很棘手，稍有不愼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就如同鑽進了貝殼被關住似的，再也沒法動彈了。好

吧，看富山警察局答覆的情況。也許需要立即去猿谷鄉。實際上我正和島田部長商量此事呀。」

小宮雄介看着大井刑警，微笑了。從大井的言語之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他的憨厚和誠實。小宮開始點着香煙，津津有味地抽起來。

第四章　車　票

「喂，喂。」電話耳機緊貼着耳朵，拚命喊叫；對方聲音非常嘈雜，像颳大風似的，聽不清楚。

「喂，喂，聽見了嗎？」

「……」

「喂，是《每朝新聞》嗎？」

「不錯，是《每朝新聞》。」這是總機的聲音。

「請接地方部的山西！」

「是山西嗎？」

「不錯，我是山西。」

「我是小宮，有急事，你能記一下嗎？」

「好的。」

「富山縣冰見市日本萬金膏醫藥股份公司，還有富山市一番町鈴木長平藥品商店，請你調查一下這兩個公司是不是有派人到地方去。你從東京火速通知富山地方通訊部，請他們調查一下，在一個星期前，富山的藥商推銷員到福井縣青餓一帶去過沒有。如果別的公司派過，也希望告訴

我。請儘快答覆！我的地址是：福井高濱一〇二時田木材店。」

「好的，明白了。——越來越有意思了！」山西心中琢磨着。

「明天上午就可以弄清。鄉下警察就是慢呑呑的，找一個目標，三天也找不着。」

小宮一邊笑一邊大聲說着。這時，時田夫人過來說：「够累的吧？今晚好好休息休息，二樓已經給您鋪好了床。」

「好啦，不多說了，總之，要把那個奇怪的賣藥商查清楚。」

小宮放下聽筒，站在旁邊的雪子臉上浮現了微笑。

小宮剛走了兩三節樓梯，雪子說道：

「給您這個！」遞上兩個本子。

「這是笠井的日記。好多都沒寫上日期。或許可以供您參考，拿去吧！」

「謝謝！」

小宮接過日記本上了二樓。房間用板牆隔開，很陳舊，被煙薰得烏黑。打開窗戶，可以看見月光下的海灘。小宮躺下來，儘管渾身疲憊，但周圍蟲聲吵得厲害，睡不着，他翻開了笠井的日記本。

×月×日

聽會津說，猿谷鄉觀音崖的峭壁在國立公園的若狹灣，也屬屈指可數的風景勝地，簡直

可以跟房州的屏風浦海岸相媲美。我沒去過，觀音崖果眞那麼美嗎？

「猿谷牡丹作藥錢，全憑人家不由咱。」

這是青峨村歡盂盂蘭盆節時，人們唱的一句歌詞。會津饒有興趣地給我解釋這句歌詞的含義。

原來猿谷鄉是個相當偏僻的地方，一旦有人得了急病，請醫生可就難了。醫生必須從老遠的地方爬山上去。病人家大多是從事山區農耕，過着原始的自給自足生活，無法當場付錢，說只能等有了收入的季節，才能付藥費。到了那季節，上山去取錢時，一家人又常都不在家，所以說「全憑人家不由咱」。還有觀音崖絕壁陡峻，沒人敢上去看山桃什麼樣子，就把它說成是牡丹。一旦爬上去一看，才知道是山桃。所以也說「全憑人家不由咱」。會津說，眞想划船出海一次。從側面觀賞猿谷鄉村後峭壁上的牡丹哩。

我想找一個星期天去看看。

×月×日

我向小清打聽宇田甚平的情況：

「你叔叔經常從東京回家嗎？」

小清回答說「不回來」，只是在他小時候見過叔叔一面，不記得是什麼模樣。

小清說：「叔叔是個了不起的人呢！十五歲就離家到東京去，刻苦攻讀，大學畢了業。

他在村裏神社的匾額上寫了『功業不成至死莫歸』就走了。老師，我想叔叔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不久他就會給我帶來許多禮物的。」

小清的臉上泛起了一些笑意。

×月×日

想寫一點關於猿谷鄉的筆記，但又覺得沒什麼好寫，所以筆記本的扉頁至今還是空白的。我對鄉土史研究家們的那種僅僅滿足於發掘資料的態度，頗不以爲然。什麼舊宣房啦，觀音佛啦，調查報告一篇又一篇，請問發表這些調查報告的研究家們，這究竟有什麼意思值得那樣誇耀呢？最近我參加了嶺南十幾個村的鄉土史研究報告會，深有此感。若僅止於發掘資料，那是僵死的學問。現代的考古，往往忽略了那些文物在當今的世界上所產生的作用，忘記了古今之間相互銜接的那些細微的癥結。宗念寺大殿裏的釋迦佛像被盜事件，就是一例。這尊佛像是製作盔甲匠師精心塑造的，堪稱稀世之寶。福島正則對大殿和佛像一直悉心保護，但一夜之間却被一個戰後玩世不恭的青年盜走，賣了錢，然後到酒吧間揮霍淨盡。結果，在神戶某考古學家的會客室裏發現了佛像。什麼「佛像是稀世之寶呀」云云，不如把這個青年爲了吃喝玩樂而不惜盜賣文物的事實公諸於世，更有教育意義。把這個青年是怎樣盜竊佛像的，怎麼偷運到神戶賣掉的，詳細調查清楚，豈不更有意思？對所謂考古學家、美術家們來說，這也許是多餘的，不值一提，但我以爲有必要把佛像本身連同被盜的來龍去脈記

載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想把猿谷鄉筆記寫得引人入勝。宇田甚平掛在神社上的匾額，不也是意味深長的嗎？甚平寫了匾額，離開了家鄉，他在東京難道不感到悔恨嗎？小清說只見過叔叔一次。如果宇田甚平不再回到那塊匾額前，我看他並非頑强，而是頑固！

×月×日

在教員室裏，老師們一邊吃飯盒裏的午飯，一邊談笑風生。會津說，猿谷鄉農民在地上舖張草蓆，吃帶來的飯時，田地突然不翼而飛。仔細一找，原來在草蓆下面。大夥兒一聽，不禁爲之噴飯。可以想像，那兒的田地是多麼狹小啊。在這麼細狹的小塊土地上，零零星星地種些旱稻，聊以維持生計。一想到那兒的農民如此艱辛，但仍然世代與土地共存，不忍離去，就會爲他們熱愛鄉土的精神所感動。俗話說得好：「故土難離！」

我不禁歎詠道：

山坡耕地細如掌，猿谷村上秋風涼。

×月×日

今天，學校開運動會，小清又遲到了。小清是五年級學生，我想讓他參加村與村的接力對抗賽。小清平時賽跑成績頗佳，讓他參加哪個村好呢？嚴格地說，小清那個村只他一人，

沒有資格編組參加接力賽。結果，小清參加了岡津村小組，因爲岡津村跟他那個村最接近。

×月×日

又要給小清上課了。我讓他隨便畫點什麼。他畫了一個像瑞士畫册裏的那樣秀麗的山村，村子裏家家都有牆壁雪白的庫房，不論哪家的房子都一式是古色古香的建築，用修飾得很美的茅草作屋頂，而庫房的屋頂則鋪着整齊的、別具一格的陶瓦。

「好漂亮的庫房啊！」我說。

「我們那兒全是瓦屋頂。」小清說。

聽說那屋瓦是猿谷鄉農民自己燒製的。小清的畫格外清秀，我很高興，就評了「優」，並且貼在教室的牆壁上。

×月×日

「卡路桑」是裙褲。「臺考」是草筐。「學桑」是很多的意思。「屯加」是尖頭兒的鍬。「色路」是在山上採果。

這些詞兒都是從小清的作文《挖白薯》中摘下來的猿谷鄉的土語，我請他一個一個地翻譯出來。

×月×日

我們從三棵松海濱划船繞過了岬角。同去的有會津和佐佐田老師。船夫是難波江村的一位姓徹的人。我們想去釣一些黑鯽魚。在那裏，我們看到了高聳的氣勢非凡的觀音崖，眞是不虛此行。崖上鬱鬱葱葱，一片深黛顏色。崖的另一側有幾處顯得晦暗，像是水浪長年沖刷形成的石窟，洞裏的死水和絕壁中的寂闃使人感到顫悸。

像海一樣的山桃樹林！山風吹來，暗綠色的葉子翻捲過來，葉子放射着閃閃的銀光，白皚皚的一片，彷彿微風從下面掀動着什麽動物身上的長絨毛在輕輕地飄動着，又像是晶瑩剔透的雪花在天邊緩緩地消融……大概是因爲濕草地帶的山壁凹凸不平，陽光照射下來，就現出了這種似晴若陰、明暗斑駁的景色吧？難怪會津說，山桃被錯看成牡丹。傍晚時分，我們聽到了猿猴的嘯聲。猿猴成羣地在岩壁上來回地奔跑，忙着採摘山桃的青色果子。可惜山霧很大，看不見那些猴子的精彩表演。

會津、佐佐田詩興大作，順口各吟了一首：

青峨路遠，雪山櫻樹初綠。

觀音崖上，暮春猿猴嘯聲哀。

我也口占一首，記述見聞：

山桃暮春蔽斷崖，猿嘯猴啼結羣行。

×月×日

今天同小清談起他的父親。他一反常態說了很多。問他父親的健康情況，像是還不錯，可是他又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

「我爸爸一直在庫房裏躺着，不穿衣服。」

後來我跟會津說起這件事，他說小清的父親瘋得很離奇。這瘋子喜歡擺弄玩具，似乎整天待在庫房裏。我想多問一問，但不知爲什麼心情感到沉甸甸的。會津說他也是這種心情。只好慢慢再問了。

×月×日

小清缺席，今天已是第二十天了。

關於猿谷鄉的情況，笠井的日記就寫到這裏。另外一本題名爲「猿谷鄉筆記」的本子裏什麼也沒寫。小宮上次從東京寄來的關於宇田甚平的調查材料，還夾在這個本子裏。

第二天上午九點半，東京來了電話。

山西立卽同富山方面進行了聯繫。據報告，日本萬金膏醫藥股份公司和鈴木長平藥品商店在近兩個月內都沒有向福井縣派過推銷員，聽說要到十一月中旬才去。這個情況同大井刑警從高濱町「花家」旅館老闆那裏得到的報告完全吻合。

「那麼說，靑峨山出現的賣藥商不是富山的商人？」

小宮對着話筒大聲地說道。

「是啊！我讓他們又轉問了其他兩三家藥品批發商，都說富山沒有派人去那兒。我把商人的服裝和派到福井縣方面的推銷員的名字都詢問了，你要不要記一下？」

小宮一一記下來。他稍微想了一下，接着問道：

「山西，在富山藥店工作的職員中，最近有沒有辭職不幹的？」

「都嚴密調查過，可以說無一遺漏。據富山方面的記者報告，那些藥店的工作人員沒有變動。藥店講究信用，店員必須賣藥和兼收零散戶藥錢，二者缺一不可。沒有那種進進出出的店員。」

「謝謝！你幫了大忙。以後有情況再打電話。」

小宮想，山西講的這些情況應該馬上告訴大井刑警。

「雪子，從今天起請把自行車借給我用用。」

小宮知道屋簷下停放着笠井用過的自行車。小宮騎上車，在木材場上，前輪接連兩三次撞上

了杉木，眞是好久不騎車，車子也不聽使喚。

在混凝土築成的防波堤上，車子輕快地奔跑着。早晨的太陽照得路面發光。一兩艘漁船正駛向海灣。海鷗像白點在碧藍的海面上飛翔。

小宮到了分局，見到大井。兩人上了二樓。大井刑警穿着灰夾克，眼神顯得睡眠不足。

「昨晚我值班。」

大井說着，給小宮遞了支煙。

「大井，報社有了答覆。據我們富山分社調查，富山藥店根本沒有向福井縣派過推銷員。」

「啊？……」

大井迷惘地望着小宮。

「你怎麼知道的？」

「怎麼知道的？通過分社了解的。報社這種機關，爲了報導特訊，什麼方法都會使用的……這個賣藥商究竟是什麼人，我們心裏還沒數。但他是一個最引人懷疑的人物。從目前情況分析，旣然他上了山，就肯定是到猿谷鄉辦事；卽使他不是富山賣藥商，那也是同猿谷鄉四戶人家中的某一家有瓜葛的。現在最需要藥品的，就是宇田清這家吧？」

「嗯。這可要愼重從事啊！」

大井兩眼盯着房間的角落，把沾滿口沫的香煙頭捻熄。

「小宮，現在必須再去一次青峨車站，向市村源吉問清賣藥商的相貌和其他別的情況。」

說着站起來，拉開了門。正在此刻，一個穿西裝的人出現在走廊裏。

「原來是你啊？」

大井像是同他早已認識。那人無拘無束地走進屋子，一見小宮就笑了，很客氣地說道：

「是東京的小宮先生吧？初次見面，久仰！我是坂根，小濱通訊員。」

這個人看上去不過二十五、六歲，小圓臉，剛進門時，小宮就覺得他像個記者。

「今天早晨福井方面來了電話，說小宮先生要來這兒，要我來協助調查那個案子。」

「大概是山西讓他來的。」小宮想，也可以說，正是坂根的那篇詳細的報導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他一面望着這個動作敏捷、體型匀稱的年輕人，一面回味着那篇動人的報導。

「咱們走吧！」大井說道。

「關於案子的大體情況。剛才中込巡警跟我說過了。」

坂根跟在大井和小宮的後面走出來。

在分局的大門旁邊放着一輛坂根騎來的自行車。

「小宮先生，這個案子我挺納悶。你同笠井先生很熟悉吧？」

坂根一面蹬着車一面問道。小宮在路上簡單地介紹了他和笠井的交往情況。

「明白了，原來是這樣。」坂根喃喃地說。一邊蹬着車，一邊點點頭。他們並肩騎着車，坂根告訴小宮，他從京都R大學畢業以後，在大阪報社社會部工作了半年多，後來被整掉了，就換到小濱市去，已經三年了。

「來到鄉下輕閑多了。在大阪時的那些令人眼花撩亂的東西，全忘得一乾二淨了。一句話，這兒很少出事，可以經常睡大覺。大井，你說對吧？」

坂根望着大井刑警笑着說，大井微微一笑，繼續騎車前行。

「可是，這回……」

大井對坂根說道。

「這回呀，你可要立大功啦。」

「哪兒的話，全靠小宮呢。」

小宮默不作聲。

說着話，他們來到青峨車站前面，他們在一座瓦頂的矮房子跟前停下車，大井說道：

「就是這兒，那個見證人的家。」

從裏面走出一個老太婆，身後尾隨着一個男的，個子不高，穿着短身藍色和服，手裏提着一桿稱菜用的秤子，一見到小宮他們，就畏縮地停下脚步。

「市村大伯，又來打攪了！還想請你再講一講那個賣藥商的情況。」

市村的臉上立卽露出不太耐煩的神色。

「還是那一天的事？」

他從秤上取下秤砣說：「……六點左右，從東京開出的火車很快就要進站了。我那天往小濱送山芋，在小件行李存放處旁邊正看見那個賣藥商在買車票。他肯定是富山賣藥商，和往常來賣

藥的人一模一樣，手裏還拿着一把傘，後襟掖在腰帶上。他是個矮胖子，戴一頂灰色帽子，年紀有四十二、三歲的樣子。」

「那時候車站的候車室裏有多少人？」

「嗯，……七、八個。有剛下班的人，還有學校的佐佐田老師，他家住在小濱。」

「還有認識的人嗎？」

「下班的人我都認識，一看就知道。」

市村舉出一個農業協會的職員，兩個農業協會書記，兩個土地改良事務所的職員的名字。

「謝謝！」

大井把名字記下來，坂根也記了下來。小宮環視了一下車站前面廣場的景物。這是個典型的鄉下車站，很冷清。五、六家店鋪連成半圓型，圍着廣場。有的前門朝着廣場，有的可以看見後院。其中有一家門前掛着「冰小豆」的旗號，是間簡陋的木板房，兼作候車室。

「咱們上那間冷飲店去打聽一下吧。」

小宮問大井的意見。

「查問過了，誰也沒看見。」大井說道。

「那麼，咱們去見見站長，怎麼樣？」

三個人向車站裏面走去。

青峨車站是一個小站。站長、副站長，還有一名工作人員，總共才三個人。室內明淨寬敞，

只有站長和副站長的兩張桌子，靠窗口是櫃臺。站長頭戴金絲線邊的帽子，坐在正中間那張桌子前面。大井對站長說道：

「站長先生，想請你查一查上星期六那天六點二十分從東京開往地方去的那趟列車的車票都賣給什麼人。」

「那好辦。」

站長十分爽快地說。從後門進來一個白臉瘦長的年輕站務員。

「喂。」

站長向站務員吩咐說道：

「你拿五日——星期六那天的車票登記簿給我看看。」

站務員從靠窗口的櫃臺抽屜裏拿出車票登記簿，放在站長的桌子上。

「這是鄉下的小車站，不像東京、大阪那樣，查起來並不費事。」

站長嘀咕着翻開星期六的那一頁，給小宮看。

那上面記載着：

若狹和田　一
米原　丁
敦賀　丁

木之本　丁

加斗　一

若狹本鄉　一

只賣了九張票！這其中一定有賣藥商的一張。

站務員看着小宮發話道。那睜大的眼睛顯得很機靈。

「你們要查誰？」

「一個像是富山的賣藥商的人坐了這趟車，你沒注意吧？」

「賣藥商？」

站務員立即接着說：

「有，有！戴着帽子，四十多歲。當時他匆匆地趕來，買了一張去若狹本鄉的票就向檢票口跑了。」

鄉下的車站，從窗口遞出檢過的票是常有的事。站務員說他檢票的時候還瞅着賣藥商的臉。那商人略低着頭，拿了票，一路小跑穿過無人檢票口奔向月臺。

若狹本鄉站，從青峨站算起是第四站，列車大約要運行三十分鐘，是靠海邊的一個小站。當時天已黑，賣藥商爲什麼還要到那個地方去呢？難道眞的是到若狹本鄉賣藥嗎？果眞如此的話，

那麼六點二十分上車，到達若狹本鄉時也快七點了，天已經黑了，又怎麼賣藥呢？或許是住在那兒的什麼地方？

「確實是若狹本鄉吧？」坂根又追問了一句。

「沒錯，才一個星期的事，我記得。」站務員說。

「那麼……」

大井同小宮、坂根交換了一下眼色，對站長說：

「站長先生，請允許借用一下這裏的會客室。」

說着，大井就向他熟悉的後門走去。那是站務員吃便當的地方，房間很小。小宮和坂根也跟了進去。

「先在這裏待一會兒，有必要把思路理一理。小宮，你說呢……」

大井刑警似有所思地說，注視着小宮和坂根的表情。小宮瞅了大井一眼，說道：「要徹底查清那個賣藥商的去向！若狹本鄉離這兒近嗎？」

「很近，沿着海岸下一個町就是。去年町村合併時改名叫大飯町。說是個町，其實跟青峨村差不多，是個小町，半農半礦。」

「半礦是什麼意思？」

「原來有座礦山，出產鎳和錳，戰爭時期挺繁榮的，現在却快成爲廢礦了。」

「賣藥商在若狹本鄉下車眞的是要作買賣嗎？」

「快七點才到那兒，已經天黑，還作什麼買賣！」

「他大概是寄住在一個什麼地方。」

「一定要跟踪那個人。我現在就到若狹本鄉去，你們在這兒休息等我一下，我會給你們帶來滿意的答案。」大井說道。一看手錶是十點三十分，坐上十分鐘以後從東京開往敦賀的列車，十一點多就能到若狹本鄉。

小宮想，大井是個可靠的人，況且自己和坂根還有別的事要辦。

兩人在車站同大井分手以後，推着自行車，走向通往村子的路。小宮語調低沉地說道：

「你同我到笠井先生家去一下，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第五章　兩個男子

小宮邀坂根同行是打算把自己的一些構想跟他一起推敲一下。從昨天到今天，事態發生了變化。小宮邊蹬着車邊想。

——那個賣藥商到猿谷鄉去幹什麼呢？恐怕是到宇田參平家去了。據笠井日記的記載，宇田參平家那個瘋子好像整天都待在庫房裏。是不是他的老病需要一種什麼特殊藥品呢？也許是他家的人從報紙、雜誌上看到推銷某種藥的廣告，就跟藥店聯繫，藥店就派人來賣藥。若是這樣，賣藥商在宇田參平家賣完藥就回去，在路上便遇見正在上山來的笠井早男了，相遇地點應該是在田毛樹的三叉路口，其中一條路通往觀音崖，而這時日向傳吉在「中溝背」看到了他們；相遇的時間則應在下午三點左右，這時笠井的手裏還拿着那個尼龍包。兩個人向山桃林的方向走，在樹林裏摘了紅艷艷的山桃吃。之後，可能是誰提議說：「到崖上去看看吧，那兒的風景美極了。」膽小的笠井或許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願意登上觀音崖，實現他久已渴望的夢想。他們來到這座斷崖，大約是三點半前後。兩個人在崖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猛然間，可能發生什麼事情，賣藥商馬上朝山麓折回。他幾乎是跑下山來的。不到六點的時候，賣藥商來到那條唯一的通路上。這時，津岡村的姑娘從洗澡間的後門看見了他。他走上大路就向火車站狂奔，市村源吉又看到他買車票。……當然，那時笠井早已死了，墜落深崖死了！

小宮思考着，緩緩地蹬着車。向青峨車站開過來的火車穿過隧道。不一會兒，開車的汽笛響了，可以聽到火車頭發動的聲音，列車慢慢地加快速度，在山巒之間迂迴前行。從火車頭升起的白煙，輕悄飄渺地消失在青峨山的濃綠叢中。

「大井刑警就在這列車裏！」坂根突然說道。

「小宮先生，方才我在火車站跟大井先生說話的時候，在腦海裏產生了一個微妙的幻覺。」

「……」

小宮蹬着車，側耳靜聽坂根的談話。

「爲什麼會有這種幻覺，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當時我從車站辦公室的玻璃窗向外望，青峨山的峰巔高插入雲，山的對面就是猿谷鄉；想起笠井先生上山的情景，刹那間，我似乎覺得猿谷鄉這個村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秘。不，與其說是神秘，不如說簡直就像一座魔窟！上次向總社寄去稿件時，就有過這種預感，所以隨便寫了自己的想法。但這次不同，這是實感！我覺得自己的想法跟現實十分相近。」

小宮睜大了眼睛。

「你說的實感是什麼？」

「喃，要我說具體的，又說不出來……」

「小宮先生，你難道不覺得那個村子有什麼奥妙嗎？」

「奥妙？……確實有。我在東京時就有這種感覺。但是我的思路跟你不盡相同，我覺得笠井

先生的死和那個神秘的村子之間並沒有什麼奧妙的關係，而是實實在在的關係。」

「你的意見是——」

「笠井先生是星期六到猿谷鄉去的，對吧？」小宮說道。

「這完全是我的推理，但可以以他的日記作爲佐證，證明笠井先生比一般人更關心猿谷鄉。當然，在星期六之前，他同猿谷鄉沒有什麼瓜葛，只限於關心。——如果說有點兒聯繫，那就是他班上的一個學生住在那兒，這僅僅是師生的關係。可是就在星期六的那一天，事情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笠井先生第一次經過田毛樹出現在猿谷鄉。這就是說，除了宇田清以外，笠井先生還同猿谷鄉的其他人發生了聯繫。可以設想，這是一件出人預料的『聯繫』……宇田甚平的匾額，宇田清畫過的像瑞士田園似的秀麗風光，一股腦兒湧現在笠井先生的眼前，難道他沒有觀賞一下就離開了？爲什麼要離開呢？……也許半路上碰上了賣藥商勸他離開了？要嘛就得相信猿谷鄉的人所說的：『笠井老師壓根兒就沒去。』總之，中途遇到的這個人，同這個案子有直接的牽連……賣藥商，對！這個人肯定是個關鍵人物！」

「如果是這樣，蓋子就可以揭開了。到猿谷鄉去一趟，詳細查明賣藥商的來龍去脈不就眞相大白了嗎？」

「……」

「這樣不就水落石出了嗎？」

「我也這麼想過。但，貿然行事是會打草驚蛇的。我已認定賣藥商同笠井先生的死有關。如

果這一點不錯，那麼猿谷鄉村落的更深的隱秘就會暴露出來……」

小宮冥思着，那個裝着笠井骨灰的盒子突然在他的眼前升騰起來。

「笠井呀，你那一天是不是看到什麼東西了？」

小宮吟咏着，口中念念有詞：「因爲看到了什麼，所以你死了！你不是那種輕易自尋短見的人，你是被人謀害了！笠井，你把尼龍包丟到哪兒去了呢？」

忽然，他眼裏閃爍着照人的光澤。

「坂根，今天你就和我到猿谷鄉去。怎麼樣？」

坂根的脚着地，剎住了車。

「你能不能從報社要一本訂購《每朝新聞》的單子和寫有《每朝新聞》專賣所的布帶子，或者蓋有報社的圖章之類的東西？」小宮說道。

坂根明白小宮的用意，並習慣地點了兩、三下頭。

大井刑警在若狹本鄉車站下了車，向町中心走去。路上盡是砂，很難走。太陽當頭普照，熱得滿身大汗。

這個町的派出所歸高濱分局管轄，大井曾多次來過，路子很熟。町的中央緊挨郵局就是派出所。石山巡警部長和大井是老朋友。可是他今天恰好不在，只有須永巡警一個人值班。桌上的花瓶裏插着一支美麗的山花，但這對大井來說却覺得氣氛很不對勁兒。大井向須永詢問了町內僅有

的四家旅館的名稱，並且記了下來：「龍宮」、「西村」、「清賓樓」、「花乃家」。

「發生什麼案子了嗎？」須永問道。

「不，有點事要找一個人。」

大井簡單答了一句，並且說立即就走，等以後再找部長詳細談談。說完就沿着遮陽的走廊飛快地走了。

大井按照地圖找到了「龍宮」、「花乃家」和「清賓樓」三家旅館，都說沒有住過賣藥商。他查看了住宿登記簿，確實沒有。就只剩下這一帶第一流的旅館「西村」了。大井步履沉重地向「西村」走去。他越想越感到失望，但他想，不管怎樣也得去看看。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加快了腳步，來到了掛着「農業協會先生宴席」的牌子的門口。原來這家「西村」旅館兼營飯店。

出來一個管家，大井抱着一線希望問道：

「……請問，五號晚上……」

「請等等！」管家把大井讓進屋子，鋪上坐墊請客人坐下，然後朝一個少女說：

「小花，那個賣藥商是五日晚上回去的吧？」

一句話使大井刑警的眼瞳閃閃發光。

「小花，拿杯茶來。」

管家近五十歲的樣子，說話慢條斯理，舉止穩重文雅。然而，大井卻急得要命。

「是。」

少女端來了茶水。

「是五日晚上。你說的是富山賣藥商嗎？」

大井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意外的收穫使他頭上滲出一片細汗。

「你能不能說得詳細點？」

「好的。把登記本拿來。」管家說。

少女很快從裏面桌子上拿來一本很厚的簿子，管家翻看紙頁，找了一會兒，說道：

「喏！在這兒。刑警先生，這兩個人都是越中長命堂的推銷員。一個叫松木貞次郎，一個叫寺田要吉。松木四十二歲，寺田二十九歲，他們是三日傍晚來的。年紀大的松木出去過，那個年輕的寺田說是頭痛，一直待在屋裏……。好像他五日那天也總是躺着。傍晚，松木一回來就跟着一塊走了。」

「噢！松木是個矮胖子，對嗎？」

「是的。……胖，個子也不高，體格挺壯實，性情挺穩重。年輕的精瘦，面色蒼白。」

管家瞇縫着眼睛慢吞吞地回憶說。

「肯定是富山賣藥商？」

「兩個人肯定都是賣藥商。」

「手裏拿着什麼東西？」

「東西拿得不少。大熱天，他們却都穿着厚料子衣服，一看就知道是賣藥商。登記簿上也寫

客人是難得的。我就讓他們住在『竹之間』那屋子裏。」

「特別嘛……反正我們這兒很少有這樣的商人住宿，當時我也有點兒納悶。這清閑的季節來

「這兩個人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

的是越中長命堂。」

「當時負責招待的是哪一位？」

「我們這兒只有這個姑娘和另一個女招待，還有我老婆，三個女的。那天，『竹之間』是小花服務。」

小花一直站在後面聽他們的談話。大井轉向小花問道：

「你沒跟那兩個人談起賣藥的事嗎？」

「嗯。……」

小花揉搓着她那雙圓胖的手。

「年輕的那個從四號就一直躺着，我心想，富山的賣藥商可眞清閑自在。他說頭痛，想到海邊去散散步。四號和五號的早晨他到海邊去過。出去時帶着隨身用的旅行包，藥品包却放在屋子裏。出去一會兒功夫就回來了。我送晚飯時問他：『身體怎麼樣？』他說：『沒什麼，我們是賣藥的，有的是藥，病了不用擔心。』記得我和歲子一起對他說，帶了那麼多藥，頭痛了三天都治不好，全是些破藥。說完我和歲子都笑了。」

「關於那個年齡大點的松木，你能說點什麼。」

「這個人四號一早出去，在外邊住了一宿，直到五號天黑才回來。」

「什麼？在外邊住了一宿？」

「是的，四號夜裏只有寺田一個人住在這兒。」

「松木住在外邊？……他們說話有富山口音嗎？」

「我不懂富山方言，聽來像是流利的東京話。」

「嗯。」

大井看着少女的臉尋思着。少女接着說道：「管家說是賣藥商，登記簿上也寫着『越中長命堂』，我沒有任何懷疑。」

這時，歲子和管家的妻子從二樓走下來，看見大井刑警坐在那兒就走了過來。可是，不論歲子還是管家的妻子，都沒有提供什麼新的情況。

「那兩個人是五號七點半左右離開這兒的？」大井問。

「是的。他們說是乘火車走。就朝車站走了。……是七點半左右，走得很匆忙。照理說火車發車時間是八點十分，時間很充裕，但不知怎的他們那麼心急火躁。」管家看着大家回答說。

「是啊，我們都出來送他們。兩人都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時間是七點半。肯定沒錯！那天，町公所的人正好在『松之間』聚會，是晚上八點。那兩人先走的，所以記得很清楚。」

管家的妻子也補充說。

「謝謝！」

大井擦了擦頭上的汗，走出「西村」旅館。下一步他應當去若狹本鄉車站。

大井同若狹站的站長見過兩三次面，早就認識。很湊巧，站長、副站長都在屋子裏。跟青峨站相比，這兒足足大上一倍。候車室裏有十幾個鄉下人模樣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等着檢票。

大井從後門走進去。

「站長先生，我又想調查一下。」

「這麼熱的天氣，眞够辛苦啊！」站長抹着脖子上的汗。

「五號那天晚上賣車票的站務員在這兒嗎？」

「五號？……嗯，在。」副站長邊看了看坐在窗口正在點錢的三十多歲的站務員說道。

「高野，五號晚上是你賣票嗎？」

「是的。」高野捆着鈔票答道。

「富山賣藥商打扮的兩個人是乘去東京的車走的，還是乘東京開往別處的車走的？八點十分兩路列車不是在這兒錯車嗎？」

小濱線是單線鐵路，不管是開往東京，還是從東京開往地方的火車，都必須在若狹本鄉站錯車，因此在這兒停車三分鐘。如果有一方遲些，另一方就必須在這兒停車等着。

「我查一下。」

高野從抽屜裏拿出登記簿，查五號那一頁。這和大井在青峨站見到的完全一樣。

「開往東京的賣了十二張，開往敦賀的八張。」

站務員說着，突然叫起來：

「想起來了，去東京的票還賣了兩張。」

「去東京？……」大井自言自語地說道。

「是富山的賣藥商。當時我覺得賣藥商去東京的很少有。我心想，這個時節怎麼會有人從東京到這兒來賣藥！這可眞新鮮。所以我記憶猶新。那個商人的樣子我還記得，是個年輕人，蒼白的長臉，身段細長，穿着一件有點發黑的上衣。」

大井的心情突然緊張起來，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東京有「越中長命堂」的總公司嗎？

他這樣想著，屋子外面那夏季明媚的景色似乎變得黯淡了。

第六章　從東京來的男子

小宮雄介和坂根沿着那條唯一的山路，騎車向青峨小學奔去。車把上都掛着《每朝新聞》專賣所的布帶子，坂根的車子還有收款用的帆布袋。美麗的幔坂倒映在水田裏，沿山是石階小道。兩人只好推車向上走。到了學校門口，小宮深情地凝視着陳舊的「ㄈ」形的校舍。兩年前笠井先生帶自己到學校聽課，就是在二樓角上的那個教室裏。小宮回想着。他看了一下手錶，是十一點十分。他想立即進去看看。

那一天，笠井就是在不到一點鐘的時候，從這兒啓程登上猿谷鄉的。現在不妨也在同一個時間出發，實地考察一下笠井當時的踪跡。這時離一點鐘還有一些時間，最好先去見見會津先生。從笠井日記中知道，會津比誰都了解猿谷鄉。

在校園一角，低年級學生正在上體操課。進入校門，是露天運動場。牆壁上貼着好些標語，諸如：「清潔第一」、「言行一致」、「勇敢堅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等。

小宮和坂根來到教員室向校長和副校長遞上名片。本來只是想順路來看看學校，却了解到意料不到的情況。

「專程從東京來的？太感謝了！」

校長說着，彬彬有禮地接待客人。副校長插嘴說道：

「校長先生，今天怎麽這麽多東京來的客人，有什麽新奇的事嗎？」

「是啊！」校長邊說邊看着小宮。「剛才還有一個從東京來的人，查詢猿谷鄉宇田甚平的事。」

「啊?! 查詢宇田甚平？從東京來？……」

小宮驚愕地瞪大眼睛，坂根也頓時感到手足無措。校長看得出客人的異常表情，說道：

「崎山先生，請把名片拿來。」

崎山站起來，從校長辦公桌上取來一張名片。

「就是這位先生，認識嗎？」校長指着名片說道。

名片上印着：

眞正信用調查所編輯部　井關信吉

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堀留一條一號

山武大樓五樓

電話：茅場町（66）四〇四二

小宮把名片交給坂根，示意他記下來——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信用調查所啊！小宮心裏一震。

小宮對校長說道：

「信用調查所竟到這麼遠的地方來，眞够熱心的嘍！」

「猿谷鄉的宇田甚平在東京好像享有盛名，看來發跡得很快。……我們的校舍殘破成這個樣子，在這窮鄉僻壤經費又不足，不請那些在東京飛黃騰達的大人物捐助一筆錢，怎麼行呢？……所以這裏的人們常常提起宇田甚平。」

校長帶着卑微的苦笑繼續說道：

「正在這種時刻，今天眞正信用調查所紳士錄編輯部的先生光臨了。編輯先生說，他曾到東京宇田甚平府上拜訪過，但甚平說他還不是能上紳士錄的人物，推辭地不願講述自己的生平——可是這位甚平先生向信用調查所的捐款名列前茅。因此編輯部在出版紳士錄的時候也不能叫這位第一名捐款者的經歷空着。這就是他特地來校查訪的原因。青峨是甚平先生的母校嘛！不，剛才我已經向編輯先生作過介紹。」

「噢。」

小宮看着校長的眼睛。看樣子校長對「眞正信用調查所」相當敬重。校長的目光似乎在說：「爲了調查一個紳士的生平，專程遠路來到這樣偏僻的山村，要不是一個資金雄厚的調查所，如何出得起路費！」

「那個人是什麼樣子？是不是到猿谷鄉去了？」坂根開口問道。

校長和副校長轉向坂根。

副校長說道：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說像個東京人，穿着很考究，四十一、二歲，是一位有派頭的紳士。當我們詳細介紹情況後，他認爲材料已經够了，說不必再爬三里山路到深山去見宇田家裏的人了。依我估計，他可能坐下一趟火車返回東京去了。」

遠處傳來汽笛聲，看來開往敦賀的列車開動了。坂根瞥了小宮一眼，然後對校長說道：

「您向那位先生介紹的情況我們也很想聽一聽呢！」

「關於宇田甚平，倒有一段奇妙的傳說。」校長得意揚揚地說道。

「他在這所學校讀完了高中，畢業後就離開家鄉。他曾寫過一個相當漂亮的匾額，叫作『男兒有志憤離猿谷，功業不成至死莫歸』，掛在村子裏的『猿彥神社』裏。這塊匾額現在還掛在那兒。他那時很年輕，竟能說出『憤離猿谷』的話，可以說是一個少年勇士。不過這也充分說明他想青雲直上的壯志吧！」

「這麼說……」

小宮皺着眉頭。宇田甚平匾額上的話過去聽笠井說過，笠井的來信中也提到過。說實在的，小宮本來對它並不在意。因爲小宮討厭那種想青雲直上的人。而眼前的這位校長還以讚賞的口吻提到它，可見在這裏，不僅是過去宇田甚平上學的時候，而且直到如今，還在進行如何出人頭地的教育，給學生灌輸青雲直上的思想。從校園牆壁上的標語口號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學校在鼓勵兒童刻苦奮鬥，一步一步地離開現實環境。這種教育，使得在青峨村大自然裏成長起來的孩

子們心中，產生了離鄉出走的思想。一家中不僅老二、老三，甚至老大都不願意留在家裏，而憧憬他鄉。

「猿谷鄉也確實太偏僻了，在三里多的深山裏。村邊是緊靠海洋的岬角，村裏就只有孤單單的四戶人家。原來青峨山又被當作軍事要地，沒人敢涉足其中，這村子完全與世隔絕，過着原始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文化別提有多落後。就說我們這些人，一年到頭也難得見到村裏人一面。現在那個村莊只有一個孩子在這兒上學，過去曾有五個孩子來上學，後來因爲在來學校途中遇到大雪崩，其他孩子死了，只剩下一個孩子繼續上學。……校方曾向縣裏建議對偏僻山村採用特別敎育措施，但那裏只有四戶人家，說什麼也無法考慮設立分校，派一個專屬敎師吧！頂多只能多季去，其他也無法考慮。學校經費不足呀！現在只剩一個孩子唸書，就更顧不得去想了，只好任其發展，閉眼不管了。這樣落後的敎育情況，現在在東京發跡的宇田甚平是十分清楚的。他在這裏學習時，八年中一天課都不肯缺，每天往返爬走三里山路，從不遲到，因此成績出類拔萃。他的刻苦精神、頑强意志，對本校來說，乃是一大值得自豪之事。當年笠井老師對他頗爲嘆服。宇田甚平終於抱着堅定信念出走了。怎麼說呢？『憤離』，就是另攀高枝了！」

校長臉上依然保留着剛才向信用調查所的人介紹情況時的那種與致勃勃的神色。

鈴聲響了，第四節課下課了。敎室裏滿是課桌蓋碰碰撞撞的聲響，接着是一片喧嘩聲湧向校園。孩子們跑過走廊，有的把頭靠在玻璃上，往裏瞧。敎師們陸續走進來，瞟了小宮他們一眼就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去。

「老師們，我介紹一下。」校長說。「這位是東京《每朝新聞》的記者，是去世的笠井先生的朋友……。」

教師們站起來，像孩子似地一齊向小宮鞠躬。其中有一個高個子的對小宮撫然一笑，走上來說：

「哎呀，歡迎您，我叫會津，兩年前同您見過面的。」

小宮對這位擧止灑脫的人已不大記得，感到有點兒尷尬。

「笠井先生慘遭橫禍……直到現在還令人難以置信。」會津說。

「正是有些事想問問才來的。」

「不論什麼，你只管問。我跟笠井先生感情很好，他的夫人跟我也很熟。」

會津把椅子移近小宮坐下。

小宮並沒有從與大家的談話中得到對於判斷案情有用的材料。而且使他很遺憾的是，與笠井關係很親密的會津，也確信笠井是「不愼而死」。校長、副校長當然更是如此。倘若不是，就不可能擧行盛大的校葬。教師們打從心裏爲笠井的慘遭不幸而悲痛。但對笠井的死，是自殺還是他殺，因爲碍於學校的面子，人們認爲與其查個水落石出，不如就說是殉職，這樣傳爲美談，豈不更好？

不過，會津後來介紹的宇田淸和他的父親宇田參平的事情，倒是引起小宮濃厚的興趣的。

首先是關於宇田淸的情況。

會津說，因爲村子與世隔絕，所以宇田清性格孤獨。有一天，會津來到學校時，看到校門旁邊圍着一羣孩子。會津以爲是孩子吵架，走過去一看，小清手裏提着一條大黃頷蛇，坐在地上，手上脚上沾滿了血。那黃頷蛇足有啤酒瓶那麼粗，離頭部五十公分左右的地方，被打破了一個大洞，血往外流，身子還微微扭動。

「怎麼沒有尾巴？」會津問道。

「放在笹谷的石牆上了。」小清說道。

「笹谷的石牆」，是上學路上山裏一個地方的名字。會津感到，這是小清想在衆人面前顯示自己的勇敢，以此來抵消低人一等的自卑感。

「他就是這樣一個孩子。上三年級時，同村的四個高年級學生都死了，就他沒死，人們都說這孩子命大。」

「這是怎麼回事呀？」

「說起來，也有點神奇。」會津先說了這麼一句開場白，接着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小清上三年級那年冬天，這一帶下了二十年來罕見的大雪。那天快放寒假，山裏狂風大作，雪花飛舞。看到這種情況，大家自然都以爲遠村的孩子不會來上學，何況青峨村的孩子更不可能到校。附近的孩子進了教室就自習。沒想到過了三個鐘頭，在山上白茫茫的大雪中出現了一個黑點，原來是小清。

「喂，都死啦！小勇、小徹、小良和松江都死啦！」

小清跑進校門，向着「匚」字型的校舍大聲喊着。

後來，發現三個男孩被埋在青峨山山腰雪底下，死了。這是第二天早晨，天氣放晴，消防團和村民們上山尋找時發現的，四個孩子圍成一個圓形，凍死在雪中。

小清為什麼沒死呢？後來弄清楚這一天他比別的孩子走慢了，落後了五十公尺，所以躲過了雪崩，免遭厄難。

「你說這孩子是不是命大？」

小宮一邊聽着，一邊想一定要見見這個孩子。

「我總覺得好像跟他的血緣有關……」會津又說。「你們也許已經知道，宇田清的父親是個瘋子。」

「什麼時候瘋的？」坂根問道。

會津說：「宇田參平什麼時候瘋的，不太清楚，反正是戰爭結束以前。聽說有一陣子病情有起色……宇田參平，是宇田甚平的哥哥，在學生時代成績優秀，戰爭緊張起來的那時節他才三十來歲，不知道為什麼精神失常了。他是宇田家的長子，所以由他繼承家業，燒炭或幹一些田裏的活計。他的妻子懷上小清以前不久，他就什麼活也不幹了。到山上去也是往那兒一躺，見了村人也裝作不認識，人們說他變得沉默寡言。可是有時候他嘴裏也嘟嘟噥噥，咕嚕着一些驢唇不對馬嘴的話。當時戰爭已打到快要決戰的時侯，糧食供應困難，是日子最不好過的時期，連參平也被征去當兵。但參平來到征兵官面前就脫褲子拉起屎來，帶領參平的人被臭罵了一頓，被扣上『國

賊』的帽子，村子的名聲也爲此受牽連。在這種情況下，小清母親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

「小清的母親也是同村人嗎？」小宮問道。

「是的，是矢田家族的。因爲只有四戶人家，表兄妹之間近親結婚……聽說宇田參平現在還關在庫房裏不讓出來。」

「老把他關在庫房裏，這未免太殘酷了吧？」

「是啊！我也這麼想。不知是什麼緣故，小清的祖父一直把他鎖在庫房裏。連白天也上着鎖。這是郵差說的，不會假的。你想，讓參平在家裏養蜘蛛，這誰能受得了呢？」

會津露出對蜘蛛十分厭惡的樣子說。

「蜘蛛？什麼蜘蛛？」坂根問道。

「這種蜘蛛在鄉下很多，生物學上屬於節肢動物科，大的有五十圓的硬幣那麼大，背上有三條金黃色條紋，經常在樹枝上或屋簷下結網，捕捉自投網中的昆蟲。這你不知道嗎？」

坂根說曾經見過一、兩回。

「小清的爸爸從山裏捉了幾十隻金黃色的蜘蛛，養在庫房裏的牆壁上，讓蜘蛛之間互相爭鬥，他在一旁欣賞作樂。」

「爭鬥？」

「對，叫作蜘蛛戰爭，十分有趣。一隻蜘蛛出其不意咬住另一隻的弱處，被咬的一隻從體內滲出一種粘液，就失敗了。當然也不是很快決定勝負的。一隻蜘蛛咬住另一隻蜘蛛時，彼此之間

都用吐出的粘絲，想把對方纏住。爭鬥可劇烈呢！直到敗者不能動彈了，勝者才把敗者拖回自己的陣地……。」

「大蜘蛛一夜能產許多卵，在金黃色的繭子上常有幾千隻小蜘蛛。老實說，看一看這種蜘蛛的生活和『戰爭』，對於我們頭腦清醒的人來說，也未嘗不是有益的事。」

小宮心裏覺得很不舒服。讓這些蜘蛛爬在牆上，整天同牠們生活在一起，那不是瘋子又是什麼呢？

「小清就跟這樣一個父親生活在一起。敎師們都用憐憫的心情對待宇田清一家。我敎了宇田清兩年，笠井先生也敎過，爲他十分操心。小清的長期曠課就成了笠井先生死於非命的導因。我自己也尋思過這件事。」

會津的介紹戛然而止。小宮從會津的眼神裏感受到一種善良的稚氣。回想過去笠井眼裏也是這樣充滿一種善意的光。也許正是這種善良之心，驅使他們長期安心在如此窮鄉僻壤從事敎師工作。

十二點四十分，小宮和坂根離開了學校。依會津的意見，自行車存放在學校裏，帶來的東西由坂根拿着。

走出校門剛五十公尺光景，坂根忽然問道：

「小宮先生，我們到學校前，有一個從東京來的人，這是偶然的巧合嗎？」

小宮心裏也正想着這件事，被坂根點破以後，驀然回首。

「爲什麼是巧合？」

「我有點兒擔心。」坂根說道。

「我正在想這個問題。剛才會津談話時我也在琢磨。」

「調查宇田甚平的經歷……這家信用調查所眞積極哩！」

「是啊！」

「可能是我多慮了，——有沒有必要立卽搞清信用調查所的那個人？」

「你是說他和笠井先生的案子有關係？」

「這麼說也未免武斷……」坂根說着有點兒猶豫。

「信用調查所要出版紳士錄，難道肯如此破費，進行調查嗎？我所了解的調查所人員都是兼任徵集廣告的合同工。這些買賣人到處遊說，向村長、農會會長一類想升官發財的地方人士進行訪問，乘機施展騙術。要買紳士錄，必須預付書款，這些錢就成了買賣人的旅費。紳士錄的價格十分昂貴，那些企圖揚名顯世之流，認爲只要能使自己的大名和玉照登上紳士錄，儘管多出一點錢也算是占了大便宜。所以他們往往不僅買一本，而且訂十本，送給親戚、朋友，廣爲炫耀一下自己的身價和名望。」

「會有這樣的調查所？」

「像剛才聽說的那種調查所，竟跑到這個地方來調查，殊屬可疑。」

「你是說那個從東京來的穿西裝的紳士？」

「不！調查所不願讓紳士錄上宇田甚平的經歷空着，就特意跑來調查一番。當然，如果宇田甚平出大錢，這倒不是不可能辦到。但我感興趣的是……紳士錄這種東西，只要肯出錢就可以大書特書一番，把他吹成第一流紳士。例如岸信介❶這樣並不太出名的大臣，只因爲出了大錢，也就被大書特書一番。從剛才校長談的情況看，信用調查所得到了宇田甚平一筆大錢，才肯到這兒來查詢他的身世。——奇怪的是，『眞正信用調查所』在東京從未露過鋒芒。看名片上寫着，住在『日本橋堀留一條一號』。那一帶是有名的紡織品批發商密集之地。如果調查所是跟紡織公司或駐東京辦事處有關，還情有可言，而說是編輯土木關係的紳士錄的地方，怎麼說也無法相信；還有，宇田甚平只不過是個臺東區的防犯委員，並非什麼大人物；再說，土木建築界也不是沒有名門高徒，爲什麼要一介區區架子工頭名列卷首呢？……設想，這個調查所不會太大，因而那本紳士錄的價值也不會太高。那麼，價值不高，又何以不惜代價調查宇田甚平的經歷？……那一定是受誰的委託，或者有什麼特殊的需要才這樣做的。崎山說的那個穿西裝的人，模樣倒像是東京人。爲了出一本不怎麼樣的書，却有必要專程來調查宇田的老家和上過學的母校，豈非怪事！」

「這豈不是更叫人摸不着頭腦了嗎？」坂根問道。

❶日本當代碩果僅存的政治聞人之一，曾出任戰後日本首相，與佐藤榮作首相是胞兄弟，因過繼而姓氏不同，兄弟先後俱任首相，一時傳爲佳話，岸信介曾多次訪華。

「不管怎樣，我今晚給東京打個電話，詢問一下有沒有這個調查所。」

小宮點燃一支煙。賣藥商、宇田甚平、宇田參平、宇田清，還有那個調查所的井關信吉——

這些人在腦海中輾轉盤旋。然而，這些人他都沒有見過面。

眼前是蒼茫的青峨山聳立在水田對面。

五號那天下午，笠井早男就是單身一人從這兒走過田中小道上山的。

至今能够斷定的就是這一點。

第七章　神秘的猿谷鄉

沿着山崗蜿蜒而上，水田逐漸變小。走了不一會兒，就是幾小塊種着甘蔗和大麥的旱地。再往前走，就見不到耕地了。視野驟然變得暗下來，竹林和灌木叢密密麻麻。過了一條峽谷，小道迂迴到對岸，到了岸邊又是一條峽谷，下邊是鋸齒狀的溝壑。巨大的岩石層層疊疊雜亂地堆積在一起。

小宮雄介和坂根來到田毛樹一帶的平地上，已經兩點五十分了，走了整整兩個鐘頭。這裏是三叉路。小宮是初次進山，感到相當疲累。坂根比起小宮來，顯得氣力壯一些。兩人在山中分不清東西南北。

「日向傳吉的炭窰不知在什麼方向？」

「可能是這裏吧？」

「啊！在那兒，小宮！」

坂根指着前面樹林中飄散着的鉛灰色的煙霧。

「那兒就是炭窰。」

但是，在煙霧底下却看不見炭窰。不過對方可以看見自己，而自己却看不見對方。山間種種奇異的景色使小宮的心弦繃得更緊。

今天早晨，高羽巡警也出發到炭窰去。中込巡警則從田毛樹向懸崖的方向走去，想弄清笠井從這兒經過的路。果然，通向海邊的路很狹窄，荆棘叢生。

他想實地觀察一下笠井墜崖的地方。

小宮催促坂根：

「咱們先上崖去看看。」

「這就是山桃！」

走了大約三十分鐘，被一片山桃樹林擋住去路。

「啊！結了滿樹的桃！」坂根說。兩人停住脚步，望着眼前參天大樹。

「七天以前，笠井也曾站在這兒吧？不是說解剖屍體時發現他的胃裏有山桃嗎？」

「笠井吃的是哪棵樹上的山桃呢？」小宮思忖着。

樹上雖然結滿了山桃，但手摸得到的枝上却一個果實也不結。再往前，就必須穿過這片濃密的山桃樹林。一股刺鼻的濕土氣味兒撲面而來。在密不見光的樹海下面，堆積着一層厚厚的枯枝爛葉，像見不到邊的巨大絨緞，令人生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笠井怎麼會孤身隻影來到這麼個地方！

「這樹眞高，不爬上去是摘不到山桃的。」

「我們找一棵矮一點的試試。」小宮看着下坡的方向說道：「笠井先生不會爬樹，他當時一定是找到了一棵矮樹。」

他倆繞過森林，向崖邊走去，一路上搜尋矮樹。但找不到一棵摘過的山桃樹。不僅如此，連地上人走過的痕跡也看不見。

「眞怪！」

「笠井先生確實吃了山桃，但却沒有任何樹枝折損的跡象，那一定是有人給了他山桃吃。是誰給他的呢？是猿谷鄉的宇田家裏的人，還是路上遇見的那個賣藥商？」

「再找找看。」

他倆在山桃林和濕土地帶的交界處仔細地找着，但仍沒有發現任何斷枝，在濕土地上也沒有留下什麼足跡。

於是只好向山下走去，耳旁傳來陣陣的海濤聲。突然，坂根盯着前方愣住了。此時，他向右側的絕壁指着，壓低聲音說道：

「小宮！看，那是什麼？」

一個人！在斷崖上徘徊！

他好像是從斷崖旁邊山桃樹海中蹦出來似的，急促地向斷崖頂上走去，突然又放慢脚步，緩緩地徘徊起來。那兒離小宮他倆只有四十公尺光景。

他是誰呢？猿谷鄉人？不，鄉下人穿的是在田裏幹活兒的粗布衣服。可是那人却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裝。他的禮帽壓得很低，只能看到背影，當然無法知道他的表情。無疑是城裏人！

再仔細一看，發現那人手裏擧着山桃的樹枝，就是他從剛才來的那個地方折的嗎？哪兒有矮

樹？——他，也許不是第一次到這兒來？

「仔細觀察他的動靜！」

小宮在坂根的耳旁說。他們伏下了身子，幾隻蜩蚊在眼前飛來飛去。

那人好像把山桃放在嘴裏，津津有味地嚼着。他隨意朝小宮這個方向望了望，好像沒有發現他倆，然後又向斷崖頂上走去。他站在一塊大岩石上俯瞰大海，一邊嘴裏吃着山桃，不一會兒，從上衣兜裏拿出香煙，縮着脖子，用打火機點煙。海風很大，點了好幾次才點着。

「小宮！」坂根把剛擡起的脚收回來說：「那個人肯定是信用調查所的。」

「怎麼見得？就不會是賣藥商嗎？」

「我有點預感……剛才崎山副校長說到信用調查所的那個人回東京了，不知怎麼，我忽然感到他沒有回東京，而是去猿谷鄉了！」

「是啊……那個人會到猿谷鄉去調查宇田甚平。」

「不過，他去猿谷鄉是來不及的，因爲他比我們只早來一個鐘頭。倘若他已去過，歸途却又上崖來，那除非他是飛毛腿。城裏人是不善於走山路的。」

「嗯。」

「哎，你看，那人取出一個什麼東西？」

那人拿出一張像報紙大的大白紙，一會兒看看大海，一會兒又看看紙面，對照着看了幾遍。然後又拿出一個閃光的東西，放到眼睛上眺望。

「望遠鏡！」

小宮的心怦怦直跳。

「坂根，我們裝作什麼也沒看見，走過去瞧瞧怎麼樣？他一搭腔就更好。」

「好吧。」

坂根向小宮使眼色表示同意，兩人閉口不言。

坂根和小宮走出樹林，通過平地向崖上走去。

那人聽到脚步聲猛吃一驚，轉過頭來。

這是一個四十五、六歲年紀，面色微黑的人，有點發胖，矮個子，穿一身時髦的灰底藍條的粗絲西裝，頗像崎山副校長所說的那個「穩健的紳士」，但還很難斷定是不是信用調查所的人。

他們走近那個人。

「今天天氣眞不錯！」坂根故意用鄉下人的語調搭訕。

那人機敏地把地圖裝進衣袋。望遠鏡也不知什麼時候收起來了。

他遠眺大海，但又時時提防着身後。

「這就是觀音崖吧？」坂根又問。

「……」

那個人先是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他轉過臉來，似乎難以維持長時間的緘默。他瞥了他倆一眼，刹那間眼睛裏射出威嚴的光。小宮心裏一震！過去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這種眼神，但

在什麼地方呢？

也許是猜透了小宮的這種無稽的念頭，那人開腔說道：

「你們是報社的？」

聲音低沉而又穩重。

「是的，到這兒徵求訂戶，聽說觀音崖風景很美，順便來看看。——您呢？」

坂根和顏悅色地說。

「我嘛，摘幾個山桃。」那人說。「這種山桃只在這個地方才有。果大味甜。來一個嚐嚐？這是從那邊的一棵矮樹上摘的。」

那人的臉上浮出一絲輕微的笑意。連枝帶桃擧給坂根。他的手細潤而白皙。

小宮見那人穿着一雙黑鞋，脚正蹬在一塊岩石突起的頂端。

——那不是笠井墜崖的地方嗎？

耳邊傳來波濤的吼聲，强勁的海風向小宮的臉頰撲過來。

小宮注意到那塊留着笠井鞋印的岩角——最大的疑點正被那人若無其事地踩在脚下。

「對不起，失陪了！」

那人覺察到小宮對他的懷疑。就從岩石上邁下來。那種泰然自若的擧止似乎暗示小宮：那我就換一個地方吧！

那人向小宮和坂根點了點頭，轉過身去，習慣地微聳着右肩大步離開了山崖。

他到哪兒去？是下山還是去猿谷鄉？

小宮和坂根看了笠井鑿崖的那塊岩角，發現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這當然加重了他們的懷疑。於是，決定尾隨那個人。他們已來不及去察看一下那人折山桃枝的矮樹了。

當他們趕到三叉路的田毛樹時，那人已無影無踪。怎麼辦呢？只好到猿谷鄉去！

「猿谷鄉快到了，可是那人却還是去向不明。好敏捷的腿脚！」坂根說。

兩人來到猿谷鄉入口處——江南竹林子，坐下歇了一會兒，抽了支煙。

他們走出竹林子，經過一百多公尺布滿碎石的小路，逐步接近了猿谷鄉。村舍平平常常，原來對這個村子的那種莫名的神秘感，頓時一掃而盡。

靠前的三戶人家——矢田本家、矢田分家、宇田分家。房屋的格式大同小異，都緊靠着欅樹或欅樹。小宮和坂根一面走一面朝屋子裏看，家家都又黃又暗，並不見那個紳士模樣的人。不但不見那個紳士，而且，連這個村子裏的人影子都沒有，簡直像死一般的寂靜。隱約聽到的，只是雄鷄打鳴、鳥兒驚飛、枯枝折斷、落葉飄零的聲音。

宇田甚平家在最裏面。挨着住房的那座庫房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兒也沒有那個紳士。

「他下山了？還是……」小宮迷惑地說。

「不管怎樣，先到宇田家看看。」

宇田家朝南，屋簷突出三尺來長。大門敞開着，因此裏面一間八張舖蓆大小的正房和另一間六張舖蓆大小的房間，以及中間的地板房都看得一清二楚。

「有人嗎？」坂根站在門口向屋子裏問道。

「……」沒有回音。

「有人嗎？」

小宮繞到廊前喊着。聽到裏頭有人走動和咳嗽的聲音。半晌，出來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站在走廊上。他穿着又髒又破的和服，已經很舊的深褐色的粗布細筒褲露在外面。他用輕蔑的眼光瞟着小宮和坂根，一看便知道他就是宇田清的祖父。瞬間，小宮全身緊張起來，不由自主地回頭望了一下坂根。

「我們是《每朝新聞》的。這星期是擴大訂戶周，挨家挨戶徵集訂閱，請您訂一份吧！」

「是報社的？」

老人慢吞吞地說。小宮這才移到側面，想望一望裏面那間屋子。

「不訂！」老人深陷的眼窩裏射出一種怪異的光。

「他幹嗎這麼警覺？」小宮想道。

「我們好不容易爬上山來，請您不妨先訂一個月……」

「這個村子能讀報的只有我們一家。」老人的目光從小宮轉到坂根身上，「其他人家都不識字！」

「那就更得請您訂閱了，請訂一份吧！」

小宮不時地朝屋裏面看，看見積滿灰塵的房柱，還有那間土房和一間地板房。土房中間是灶臺，熏得烏黑，周圍是破碎的陶爐，扁平的大鍋，鍋把，鍋墊和乾柴堆。牆上掛着紅色的女內衣，估計是小清母親的。其他普通衣服，掛滿了一橫竿。

在地板房子的廊下放着像是小清使用的一張舊桌子。

突然，小宮的眼睛停留在桌子上那半截蠟筆上。蠟筆盒上印着有「王様蠟筆」四個字！還有一些焰火線香、裝在印有「兩國花火線香」的盒子裏。這盒線香是新的，像是剛買來的，包裝紙很漂亮，紅黃相間。這焰火線香在周圍古老陳舊的色調中顯得新穎鮮亮。

「我也不識字，兒媳婦識字，可是地裏活兒多，她哪有功夫看報。有一份也就够了。」

這個老人面龐清瘦而健壯，表情有點兒神經質。皮膚顯得很光潤，不像七十多歲的人。

「您別這麼說。……我們的報紙最近開闢了適合您兒媳和小孩看的專欄，很有意思的。」

坂根還在同老人嘮叨着。

「我說不訂就不訂！你們——」

老人的眼裏竟放出令人生畏的兇光。坂根却不快不慢地取出煙來，坂根的目的是拖延時間。

小宮望着那座庫房。裝有鐵欄杆的門緊緊地關着，仔細一看，上面掛着鎖。門前大谷石砌成的臺階上並沒有放木屐。牆壁破舊剝落，二層窗戶很黝暗，看不清裏面。看來是宇田參平住的地方。這個瘋子也許正躺在那兒欣賞蜘蛛的毆鬥哩。

「哎呀！」

小宮心裏一顫，他發現廊前的那塊踏脚石上有一截小小的蠟筆頭和一根沒燒完的焰火線香。小宮趁老人不注意，揀起這兩樣東西，迅速塞進衣袋裏。蠟筆，這和笠井指甲裏的蠟筆粉末是一樣的嗎？星期六下午說不定笠井就是在這個走廊上教宇田清畫畫呢！

焰火線香的盒子是嶄新的，印有「兩國花火線香」，可能是東京出產的，這一定是什麼人從東京帶來的。那麼，是誰帶來的呢？

小宮突然催促坂根說道：

「走吧。」

坂根向老人點了點頭表示告別，老人却旁若無人地咳嗽幾聲快快地走進他那間陰暗的屋子。

小宮和坂根離開了小清的家。

小宮和坂根想到那個紳士會不會到村裏的那座神社去呢？會津介紹過，神社在村子最後面的高坡上，說不定那人正仰視着神社那塊匾額呢。

去神社以前，他倆還看了看這村子的其餘三家。但矢田分家和宇田分家連一個人也沒有，只在矢田本家的門口碰上一個年逾八旬的老太婆，正從鷄窩裏揀出一個鷄蛋來。當她看見小宮他們時，站在那兒木然不動，但十分警惕。

「老奶奶，村子裏的神社在什麼地方？」小宮問道。

老太婆用手指了一下，手指的方向是村後的山崗。

他倆很快就找到神社。但在這裏也沒看見那位紳士。

牌坊上寫着「猿彥神社」四個大字。

往裏走是很高的石階，神殿在石階最高處，占地約三百六十平方公尺。幹枯粗大的椎樹聳立在神殿背後。用扁柏皮鋪的神殿屋脊已經老朽，裏面雨漏得很厲害。小宮踏進一隻脚往裏面望，三塊匾額醒目地掛在廟牆上，金色的字跡依稀可辨。一塊寫的是「陸奥戰艦下水紀念」，一塊寫的是「黃海海戰紀念」，還有一塊寫的是「巡洋艦東午鶴登陸紀念」。匾額旁邊還掛着軍艦的照片。——大概這個村落裏有什麼人當年在海軍服務過。

主殿的窗格中有一面銀鏡，顏色灰暗。神殿前面用白布和麻線搾成一股粗繩，懸掛着一個長青銹的銅鈴。

忽然，小宮的注意力被兩根柱子間的一塊橫木板吸引住了。

板面上的字跡已經模糊不清。

「這就是校長說的那個字體清秀的匾額？」

「小宮，字不是寫得很笨拙的嗎？」坂根說道。

一點不錯，那是出自幼稚的少年之手：

男兒有志憤離猿谷　功業不成至死莫歸

甚平　十五歲

「一點不錯。我看像這樣的家鄉，出走的心情並不難領會。」坂根說道。

「家家都陰沉沉，看不清楚。爲什麼這兒的房屋都蓋在這麼個地方？」

「光線好的地方都用來種莊稼，所以住家只好選擇在這個低窪不見陽光的地方。當然還有一點，就是爲了抵禦海風。」

聽了這話後，小宮回想起笠井寫的那首詩：

山坡耕地細如掌，猿谷村上秋風涼。

此時，笠井的影子在小宮腦海裏一閃。他想，也許笠井沒見到這神社就死了，不，也許他星期六來過這裏。他登上舖滿潮濕落葉的石階，來到神社，站在神殿中間，閉目合掌……

那麼，村裏的人沒見到笠井也就不稀奇。剛才他倆走遍了四戶人家，全都沉睡了似地寂靜無聲，見到的人只有宇田清的祖父和矢田本家的老太婆，其他什麼人也沒見到過，因爲年輕人和孩子們都到田間幹活兒去了。

小宮又想，笠井那天來到這兒時，村裏可能跟今天一樣冷清，見不到人，當然也就什麼事也

辦不成。那麼，笠井究竟遇到了什麼呢？

小宮的思路至此碰了壁。

猿谷鄉，一個普通的貧困落後村子，除了樺樹、柞樹和欅樹圍着的四戶人家以外，還會有什麼稀世之寶呢？殺死笠井的到底是誰呢？

是啊，笠井或許沒有進村，準是被路上遇到的那個人殺害了？……

「坂根，咱們快下山吧！」

山那面有耕地，宇田清和他母親一定在那兒耕作，但已經沒有時間翻過山去看他們了。

小宮把手揷進衣袋，摸了摸焰火線香和那一小截蠟筆。

但腦海裏始終離不開那個穿西服的怪人。

第八章　開會的夜晚

小宮和坂根途中不停歇，一口氣跑下山來，但沒有追上那個紳士。

「這小子眞會跑山路。」坂根擦着滿頭大汗說。

兩個人從靠近山麓的最後一個小山梁下來時，突然發覺前面樹林裏走出來一個黑影，兩人不禁止步。

「是他……不對，是誰呢？」

小宮正問着。

「噢，是高羽巡警！」

坂根認出來了，是高羽巡警，小宮曾經從大井刑警那兒幾次聽到過高羽的名字。

「高羽，有什麼情況嗎？」坂根大聲地喊。

「啊！是坂根。《每朝新聞》的。……」高羽一邊高聲說着，一邊瞇着他那刻有深深的皺紋的眼角。

「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小宮雄介先生，是去世的笠井先生的朋友，我們總社的記者。」

小宮向高羽點點頭。

「你們兩位上哪裏去？這麼熱的天！難道爬到猿谷鄉去了？」

「我們想看看笠井先生死的地方。」小宮微笑地說道。
「高羽，你在這兒監視什麼人嗎？」
「一個穿西裝的人。」
「是穿灰色西裝的人嗎？」
「矮胖子，四十多歲，像個紳士。你們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了？」
「我們正想問你呢！我們是從猿谷鄉追下來的。」
「唔，你們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的？」
「觀音崖上。」
「唔……」高羽用手摸了摸汗涔涔的多皺的額頭，呆呆地望着前方……
「在崖上？」
「高羽，他是什麼人？」
「我估計是偸運私酒的掮商。不過，他爲什麼在崖上呢？奇怪！」
今天一早高羽巡警和中込巡警對田毛樹一帶進行了現場調查。高羽到日向傳吉的炭窰去，中込去田毛樹，並且約定了見面的時間。高羽巡警從日向傳吉的炭窰方向，看着在田毛樹下走動的中込巡警，弄清楚了賣藥商走的路子確實是通向觀音崖的。日向傳吉恰巧到山谷裏打水去了，不在炭窰。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一會兒，便在炭窰旁邊漫步，高羽聞到了一股濃重的濁酒味兒。
日向傳吉是私造濁酒的慣犯。炭窰一天到晚都燒着，旁邊總保持着一定溫度，正宜於酒麯發

酵。儘管酒味兒很重，但因爲在深山裏，也就不會被人發現。當然，高羽無事可做，索性趁此機會檢查一下濁酒。果然，在一間小屋子的床下取出了酒罎，一看，足足有三斗左右。但他馬上又放回原處，沒有聲張。——跟中込約定的時間到了。

高羽從日向傳吉的炭窰出來，趕回派出所向高濱分局作了報告。究竟是什麼人來買日向傳吉私藏的濁酒呢？望着街上過往行人，許多猜測和疑慮漲滿高羽的腦子。

高羽和小宮、坂根邊談邊走。高羽說道：

「上午十一點多鐘看到一個身穿灰色西裝的矮胖子，從學校出來，通過水田中唯一的小道，登上青峨山。當時我想，如果他進山的話，就等於走進了死胡同，因爲進出山的道路只有一條。那人一定是套購酒的掮商……但他又似乎是街上飯館的老闆。」

「飯館老闆？」小宮和坂根異口同聲地問。

「或者，是信用調查所的那個紳士？……」

「我想不會是飯館老闆，那人還帶着望遠鏡呢！」

「而且，高羽，那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前就從這兒走過。」

「奇怪！我一直在這裏埋伏，而且是在岔道口上，不論從什麼地方來都必須經過這兒的。」

「你什麼時候埋伏在這兒的？」

「四點過後。」

在這唯一的通道上居然沒有見到那個人，未免蹊蹺！他是從哪兒溜跑的呢？仔細一想，高羽

的埋伏也不能說毫無漏洞。高羽所在的地方，是長滿灌木叢的比較平坦的一塊地。從樹林底下穿縫而過，然後從濕草地帶那兒下山也不是不可能的。何況，只有高羽一人監視，都看得那麼準確也很難說。但是，那人爲何不從這兒路過，實在奇怪。或者他還沒有從這兒經過，那就是說他仍在山上逗留。不過已經快六點了，不會還留在山上的啊。

小宮催促坂根、高羽快走，說不定那人已經下山了。三個人進入山麓的水田地帶時，天已漆黑。暮色籠罩着，地裏的一切已經看不太清楚了。遠望前方，岡津村閃爍着點點暗黃色的燈光。

高羽白跑了一趟，感到頗爲掃興，在學校門口就同小宮、坂根告別了。小宮和坂根走進學校，想再打聽一下那個穿西裝的信用調查所的井關信吉的情況。但事與願違，會津、校長、崎山和別的教師都下班了，只有一個教二年級的叫佐佐田的教師在值班。

「東京那個調查所的人回去時來過學校沒有？」

「啊，沒人來呀。」佐佐田驚奇似地回答道。

「有什麼事……」

「沒什麼，只是打聽一下，佐佐田先生，今天上午來找校長的那個調查所的人，你還記得嗎？」

「記不清了，因爲當時正好輪到我的課。」

小宮和坂根從辦公室裏推出自行車，急急蹬車而去，用十分鐘時間趕到車站。

六點二十分從東京發車的下行列車剛剛開走，候車室裏空無一人。小宮走進車站辦公室，對

站長說道：

「請問，在下行列車裏見到過一個穿灰色西裝的紳士嗎？他買的哪趟車票，請告訴我們一下。」

恰好一個年輕的站務員正在秤小件行李，他眼睛盯着秤標，高聲說：

「是不是一個矮胖的四十出頭的紳士？」

「是的。」

「穿灰色西裝，還戴著帽子。」

年輕人頗爲得意地說，似乎想顯示一下自己的驚人的記憶力。

「我看到這個人乘這趟車走的，手裏還拎著幾枝山桃。他買的是去若狹本鄉的車票。——怎麼，出了什麼事嗎？」

此刻，高濱分局樓上的會客室裏的時鐘正好響了八下。天氣異常燥熱，窗戶大大敞開著，飛蛾聚集在電燈周圍。燈光下，大井刑警雙手抱着腦袋，兩肘支在桌子上。

坐在島田部長旁邊，還有中込、高田、田所、高羽巡警，新來的幾位刑警來島、時野和日下也在場。八個人都一聲不響地盯著大井刑警。人們個個面帶倦容，額上冒著汗，閃出油亮的光彩。

「我認爲有必要制定一個偵察計劃。」時野說道。

「大井，要不要撤掉『不愼身死』的結論？」來島說。

大井睜開眼，那眼珠四周布滿血絲。他用舒緩的語調說道：

「撤掉笠井先生的死因還要往後放一放。我覺得，在我們的偵察線上出現的賣藥商是必須弄清楚的人物。兩個賣藥商，從三日到五日住在若狹本鄉的『西村』旅館。其中一個四日晚上住在外邊，而且五日三點鐘在青峨山的田毛樹一帶有人見過他。可以設想，這個人四日晚上住在猿谷鄉，他同那個村落有某種聯繫。——當然有待查證。此人在三點左右同笠井先生相遇，然後一道去觀音崖，這也是明明擺著的事實。只是，當時笠井先生是從山上下來的呢，還是在去過猿谷鄉的宇田家以後再上山的呢，還搞不清楚。如果相信宇田清的祖父所說的話，那就是說笠井先生沒去過猿谷鄉，是上山途中跟賣藥商相遇，搭伴朝海邊斷崖方向走去。笠井先生死後，賣藥商倉皇下山，從青峨站回到若狹本鄉，同他的那個夥伴急忙離開旅館，乘八點十分的火車返回東京。賣藥商說的「越中長命堂」，我們曾詢問了富山縣警察局，富山市和其他地方都沒有這個字號，顯然這是揑造出來的。這一點肯定無疑。至於「松木」、「寺田」這兩個名字，會不會也是冒充的呢？……商人爲什麼要用假名字並投住「西村」這樣一流旅館呢？又爲什麼把同夥丢在旅館而單身匹馬去猿谷鄉呢？對此，我是這樣推測的。那個冒名松木的商人和另一個叫寺田的人原來有什麼事要去猿谷鄉，兩人爲了辦他們的事，從東京直接來到那兒，有必要投宿在避人耳目的若狹本鄉。然後，那個松木讓另一個人留在旅館，自己單身上青峨山。他四日晚上就住在猿谷鄉四戶人家中的一家。五日下午三點左右，松木離開猿谷鄉，恰巧同來訪宇田清的笠井先生相遇。兩人交

談著，來到田毛樹底下，這點已有目擊者作證。他倆在那兒吃了山桃，山桃是從哪棵樹摘來的，這不知道。中込和高羽都調查過，沒有發現摘過山桃的樹。這樣，笠井先生是怎麼樣吃的山桃，成了一個待查的問題。但不管怎樣，他們兩個一同走上了觀音崖是無疑的。正是在『觀賞風景』時，松木將笠井先生殺害了。很容易明白，松木只需把笠井先生輕輕推一下就可以致命。那懸崖陡壁，像一塊屏障由數以千計的岩石重疊而成，笠井先生被推下海，這中間幾十次撞在岩石上，自然遍體鱗傷。可以估計，從崖上落下來，一撞在岩石上便失去了知覺，然後很快就死去了。我的這個推理也許是武斷的。」

大井刑警一口氣說完，然後挺起胸脯。

「嗯。唉！」島田部長嘆了一口氣。

「可是，殺人的動機是什麼？松木會無緣無故地殺人嗎？」時野說。

「那仍需調查。最初發現屍體時，吉田醫生的意見和校長的介紹先入爲主，給人的印象很深，從而判斷笠井先生是『不愼而死』，根本沒有考慮他殺的可能性。當時想等屍體解剖的結果再說。可是屍體在水裏泡的時間長了，也沒法判斷是怎麼死的。至於尼龍包不翼而飛，也認爲只能是掉到海裏而沒有過問。現在看來，那個尼龍包還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呢！」大井說完又挺起了胸脯。

「要嘛掉到海裏，要嘛掛在崖石上，還能到哪兒去呢？」中込插嘴說。

「已進行過現場調查，並沒有新的發現。當然，如果是掉到海裏去了，那另作別論。」

「要是掉到海裏，也應該浮在海面上，可是沒發現呀！」高羽巡警說道。

這時，走廊的門開了，一個小個子巡警進來說道：

「《每朝新聞》的坂根在樓下，說有急事要談。」

大井看着大家的臉。島田部長問大井：

「怎麼樣，讓他進來吧？」

說完，向小個子巡警說：「讓他進來！」

坂根風塵僕僕，熱汗涔涔在燈光下閃閃發光。

「大井，我們到猿谷鄉去了一趟。」

大井驚喜地望著坂根：

「小宮呢？」

「他今晚乘夜班車回東京了。」

「回東京？」

「是的。我正要談這個問題。」

坂根坐在椅子上望着一張張疲憊的面孔。這八個人，坂根全都認識。

坂根敍述了他同小宮到學校的情形和山上見到井關信吉的經過。

「那是一個神出鬼沒的人。他爲什麼要調查宇田甚平？又爲什麼在觀音崖上查對地圖，使用望遠鏡呢？這一切不能不令人懷疑。小宮說他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人，可能是在東京，但怎

麼也想不起來……他很着急。」

「噢。」大井激奮起來：

「是從『眞正信用調查所』來的井關信吉，嗯，我也好像在哪兒見過這個名字……是在哪兒呢？」

「對，你應當記得。你是在『西村』旅館的登記簿上見到的。那人在『西村』住過。」

「什麼？你說什麼？」

「這是小宮打來電話以後才知道的。小宮曾到若狹本鄉去追索那個人，調查了所有的旅館才知道那個人在『西村』住過。而且還知道今天早晨大井也去調查過那兩個賣藥商。聽旅館的管家說，井關信吉從本月一日晚上到三日早晨在『竹之間』的隔壁『櫻之間』住過，出去一次，六日又返回，一直住在那兒。」

「什麼？『櫻之間』？兩個賣藥商是三日晚上住進去的，而井關三日、四日、五日這三天都不在！偏偏六日又回來了，而且恰好住在賣藥商的隔壁。」

「你不覺得可疑嗎？從表面上看來，那個人同賣藥商毫無關係，但實際上都是從東京來的，分作兩批。叫信用調查所也好，叫富山賣藥商也好，作爲到地方去作推銷工作，都是名正言順的職業。」

島田部長和大井刑警對視了一下：

「今晚井關信吉還會住在那兒吧？」

「是的。旅館的管家說現在還不像要走的樣子。他每天早晨都到海濱散步，回旅館後又說要到附近村子去辦理紳士錄的廣告業務。可是他到青峨學校時却不談什麼廣告的事，而是說要調查猿谷鄉的宇田甚平。究竟哪個是眞話？」

「每天早晨去海濱？去散步？」大井性急地問。

記得在「西村」調查賣藥商時，女招待說過那個自稱寺田的賣藥商因爲頭痛總是躺在那兒，但他也到海濱去過兩次。……在若狹本鄉的海濱他們會不會搞合謀的勾當？

島田部長高聲喊道：

「給我要若狹本鄉派出所的電話！」

中込聞聲跑到樓下去，不久就叫通了。電話轉到會客室，島田面色蒼白，表情衝動。接電話的是須永巡警。島田命令派出所嚴密監視住在「西村」的井關信吉。

「聽懂沒有？不管他到什麼地方都要盯住，別讓他走掉！我馬上派大井到你那兒去。行了吧！」

高濱分局二樓掛鐘的指針正好指着八點四十三分，從若狹本鄉車站開往敦賀的末班車同去宮津的車同時發車，已經開出二十分鐘。井關信吉正在去敦賀的列車上。井關下車，在旅館吃了晚飯、洗了澡，悠閑地看着報紙。女招待來鋪床。

井關低聲問道：

「請問，去東京的末班車還有嗎？」

「有。九點十五分開車。」

井關看了看手錶，還有十分鐘。

「我要走了！」

說着立即就打點行裝，作出發的準備。女招待感到迷惑不解。但客人有急事要走，又有什麼法子！她趕緊結了賬，並把客人送到大門口。

井關信吉提着包袱和旅行包快步走了，包袱外邊還露着山桃枝呢！——一到車站就買到了去東京的車票，剛好趕上發車的時間。列車共有六節車廂，井關在後面第五節車廂。列車好像一等井關上車後就開動似地發車了。

小宮雄介也在這趟列車上，同井關信吉相隔三節車廂。命運使他倆在抵達東京以前暫時沒有發生任何接觸。

第九章　焰火線香

六月十三日這一天，東京從早晨起就下着細雨。雨後路面乾燥，反而滿街灰塵飛揚。

小宮雄介十一點離開在高圓寺的家，在有樂町下了車。他想找山西談談。一走進報社，看到山西剛理完髮，容光煥發。山西說道：

「你回來得好快！」

兩人一起走出報社，來到一家熟悉的茶館。

咖啡一端來，小宮就開始談起從十一日早晨起到達青峨山以後的種種情況。山西專注地聆聽着。

「下一步打算怎麼幹？——看來那個賣藥商和信用調查所的紳士不是一個人。」山西說道。

「絕對不是，但他們之間不能說沒有關係。」

「等等，現在立即查查那個信用調查所。」

山西拿過小宮的筆記本、查找眞正信用調查所的電話號碼，一邊說道：

「自己打個電話問一問，不就清楚了嗎？」

「我一到東京就打過電話了！那個所謂信用調查所的樓房倒是有的，但電話號碼却是纖維業經營的服裝文化通訊社。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說根本不知道有個『眞正信用調查所』，也沒聽說

過有個井關信吉的名字……她話中的語調很不耐煩。」

「那麼，跟『越中長命堂』一樣，也是個冒牌貨兒？」

「是假名字。在有名的帝國調查所裏，有我的一個朋友，我打電話問過他，他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眞正信用調查所』，至於要出版什麼土木建築業界的紳士錄，那更是聞所未聞。當然，他也說同行很多，或許有那麼個調查所，也說不準。」

「噢。」

「可是，井關信吉的正式名片上印着日本橋堀留一條一號山武大樓和那裏的電話號碼。這是一個眞實的地方，他爲什麼敢於利用？」

「那我想一定是那個人同服裝文化通訊社有什麼關係，不然怎麼敢用人家的地址？這不是太冒險嗎？——也許是秘密地使用，接電話的女人不知道這件事……」

「二者必居其一。那人揑造了一個假的信用調查所，目的是偵察青峨山。……此人究竟是什麼人？」

「他究竟爲什麼要調查宇田甚平呢？」

「我心裏大體有數。」小宮急忙改變語氣說：「我有一個近似離奇的設想，但這或許是一條線索。我認爲宇田甚平是一個關鍵人物。他現在是臺東區菊屋橋土木建築商的經理。從小離開猿谷鄉到東京來，苦熬苦鑽才有了今天。他現在是三、四十個工人的頭頭，比起當苦學生來，神氣多了。儘管稍有發跡，但也不情願回猿谷鄉。年輕時還回去過，三十歲以後就再也不回鄉了。單

是這件事就很費解：他爲什麼如此厭惡他的老鄉故土呢？或許他認爲現在還沒有眞正的飛黃騰達，還沒有實現『功業不成至死莫歸』的夢想。但是已經年過四十的人，仍然對此奉若神明，捧着自己幼年時代的信條，未免異乎尋常，如果不是有這種怪癖就是另有什麼原因……」

「說得有理。」

「我曾親眼看見了猿谷鄉，確實是窮鄉僻壤，是個陰森晦暗，很少見到陽光的地方。宇田甚平的哥哥是個瘋子，長期住在庫房裏，我只是從外邊看到了這座房子。」

「甚平會不會是討厭他的瘋哥哥？」

「也有可能。我的遐想正是從這兒揷上了翅膀！」

小宮呷了一口水。山西聽得入了迷。

「……也就是說，宇田甚平偶爾回過猿谷鄉，是和另一個人一起的，這個人是他的同伴，也是他的心腹。可是村裏人都不知道他回來，因爲他化了裝。」

「富山賣藥商？」山西領悟地問道，對小宮的大膽推論感到趣味盎然。

「你感到可笑吧？但我斷定富山賣藥商是喬裝打扮的。宇田甚平扮成賣藥商回了一趟猿谷鄉，村裏只有少數人知道。雖然他十五歲時寫的匾額還在神社裏，但他絕不會爲實現那個『金科玉律』而忍痛不歸的。我覺得他另有目的。」

「他要幹什麼呢？」

「這更是我的推想，他在東京幹土木建築商；不過是一塊公開的招牌。他利用家鄉的偏遠和

荒僻，身背貨物來往於東京和猿谷鄉之間。」

「……」

「他帶的貨物同一般賣藥商一樣，並不重，因爲要爬兩個半小時的山路呢！他把貨物帶到猿谷鄉，然後背着空箱子下山……。」

「那會是什麼貨物呢？」

「可以設想，並不是很難運的貨。比如痲藥之類的玩藝兒。這些東西大概存放在庫房裏，庫房上了鎖。其實他哥哥並沒有瘋到非關在屋子裏不可的程度。瘋子在庫房裏逗蜘蛛玩，弄得一塌糊塗，誰也不願意進去……但這對宇田甚平是個有利的條件，在那兒可以藏匿許多東西，諸如痲藥、走私手錶等等。」

「嗯。……可是這也够他累的。」

「如果是專程從東京到猿谷鄉……那當然够他辛苦，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在若狹本鄉向旅館主人了解過兩個賣藥商投宿時的情況。那個叫寺田的人自稱頭痛留在旅館裏，以便有機會接連兩天到海邊去散步。後來出現的那個井關信吉也是每天到海邊散步，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什麼……」

「有船來嗎？」

「我去過海邊。那裏雖是一個小町，但有一個像樣的港口。港口岸壁約長兩公里，兩端的岬角像螃蟹爪子，環抱着海港……」

「噢。」

「而且在兩端的岬角上有一個早已廢棄的鎳礦。這個礦是戰爭中建起來的，儘管蘊藏量甚微，但當時政府一再催促採勘挖掘，一時曾經搞得很熱鬧。那裏叫裏見礦山。我去看的時候，已是入暮時分，看不太清楚，整個半島方圓估計約有十五公里長，簡直像被剝了皮似的，裸露出紅色的山脊，不見一草一木。海邊還有當時的冶煉廠和礦山宿舍，在其旁邊零亂的木材和生了銹的鋼筋等等，堆積如山。聽說現在着手整理。因此在那一段細長的海裏停泊着三、四艘貨船。」

「嗯。」

「好像是往什麼地方運木料。想想看，在混亂嘈雜的港灣裏。即使開進一艘什麼船隻的話，也並不那麼顯眼，我想那裏一定會由於疏忽而造成漏洞。」

「走私？」

山西被小宮的推理吸引着，急於知道事情的底細。

「那倒說不準。不過，井關信吉的出現大概與此有關。他到海邊去是等船，但船沒有來。那個賣藥商突然離開『西村』也與此有關。也許賣藥商走前就已經從船上取到了貨物並且運到猿谷鄉去了。井關如果不是賣藥商的同夥就是聯絡員。我們在觀音崖上看到他，他拿着望遠鏡望着大海，其實是等船。……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在獨自進行偵察。……依我看，他在獨自進行一種什麼偵察活動的可能性更大些。因爲他曾使用調查所的假名片到青峨小學去調查宇田甚平的經歷，這就是證據之一。」

「你的設想很有意思。不過，這些情況同你的朋友被害又有什麼關係呢？」

山西還想聽下去。

「我想是這麼回事：笠井先生在星期六三點左右到達猿谷鄉，見到了那個自稱松木的賣藥商——實際上就是宇田甚平。笠井先生並不認識他，就對他說出自己的疑慮——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他不應該看的東西……。於是宇田甚平心裏立即產生了除掉這個意外出現的鄉下敎師的念頭……怎麼除掉呢？觀音崖是個下手的好地方。那兒的懸崖絕壁，岩石重重疊疊像魚鱗似的，從上面直插入海裏。只要從崖壁上掉下去，就可以立即由於碰撞在岩石上而致死。下面又是深不可測的大海，是自殺還是不愼失足而死，無法査究。而且行動起來非常簡單……只要稍微從身後一推就了事了。」

「你的設想不無道理，但有一點是含糊的，就是說他殺害笠井先生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動機？含糊？」

「是的。笠井先生在無意中看到不可告人的隱秘當然是危險的。可是那時宇田甚平在不在場呢？……卽使被人發現隱秘，也沒有必要把人引到崖上害死。何況，笠井先生是宇田淸的老師，殺害了笠井先生必然會被發現，宇田甚平豈不是伏首自縛？」

「你說的倒也是。可是，笠井先生是怎麼死的？不愼墜崖……你相信嗎？退一步說，就算是不愼墜崖，那麼賣藥商是目擊者，爲什麼不光明正大地去向警察報告？不管怎麼說，這其中必定有文章，這文章就是同你所說的『動機』聯繫在一起的。目前嘛，只好先含糊着吧！」

「你還有什麼打算？」

「你看這個！」

小宮從衣袋裏掏出用手帕包着的一小節焰火線香和一塊蠟筆頭。

「這兩件東西可能幫助我們找到殺人的最初動機。」

「唔，是這樣！」

山西接過手帕。小宮微笑着說：

「蠟筆是託坂根到小濱警察局鑑定的。要查明笠井先生指甲裏的蠟筆粉末同這個是否一樣。還有焰火線香，我正託人調查呢！」

替小宮調查線香的人叫西見修一郎，是藏前化妝業《日日新聞》商情快報的記者。《日日新聞》是化妝品、玩具、飾品等行業的公司和批發商的專屬報紙。目前西見已是編輯部次長。他從事報導工作的資歷跟小宮差不多。西見是個好說話的人，很痛快地承諾了，並表示一定能查清。

誰都知道，從淺草橋到藏前的那條大街是銷售全國化妝品、玩具、裝飾品的批發商業集中的地方。西見和他手下的記者分頭把報社附近的玩具、焰火批發商都問遍了，很快查明了「兩國焰火線香」的出售點。

據了解，那種焰火線香是五月中旬由批發撲克牌、瓶花的小松商行發售的。他把小宮保存的那節線香頭給小松商行管家過目。管家接過來，一句話也沒說，把紅色包裝紙撕了下來，露出裏面又一層的綠色包裝紙。

「他買的是一種少有的線香。這是把存貨重新包裝以後出賣的。」

「您的意思是——」

「就是說把存貨和退貨重新包裝出售。」

據管家說，批發商是把存貨或退貨用漂亮的包裝紙重新包裝一番，當作新產品出售。剛才撕下的紅色包裝紙就是後來貼上去的，而原來的包裝紙實際上就是剛才所看到的裏面那層綠色的。

「賣這種東西的零售店，您知道在什麼地方嗎？」

「請等一下。」

管家瞥了一眼西見修一郎帶來的商業界馳名的「西見」名片，雖然有點嫌麻煩，但還是查找了一番。結果查到這批貨主要是批發給下町的文具和玩具店。六月初下町一帶有過節的習慣，需要放焰火線香，所以批發下去。

「只要看一下發票就知道了。時間早了一些，估計沒賣出去多少。」

管家說着，一邊翻查賬本。

「請看，只賣出十二盒。」

西見看到賬本上記着，十二盒焰火線香發售到五個小店：

谷口玩具店	千代田區神田多町二號	一盒
鶴田商店	松戶市上矢切三十五號	四盒

勉强堂　　　　　臺東區三條町電車站　　　　　一盒

二葉屋　　　　　日本橋東兩國一條　　　　　一盒

筑紫商店　　　　臺東區雷門一條五號　　　　五盒

小宮回到東京的第二天就接到西見修一郎的報告。西見特地趕到有樂町，把「兩國焰火線香」的新產品交給小宮。那盒子的式樣，同放在宇田甚平家走廊上宇田清使用的那張破桌上的一模一樣。

小宮與西見告別後，立卽開車去調查五家玩具商店。

下午，雨停了，陽光透過雲層投射下來，路面開始乾燥。

在調查計劃中，小宮把松戶市上矢切的鶴田商店排除在五家小商店之外，因爲它在城外。其餘四家打算先調查雷門一條的筑紫商店，然後是臺東區三條町的勉强堂和東兩國的二葉屋，最後是神田的谷口玩具店。這是按路線順序考慮的。

小宮到了雷門的筑紫商店，一問「兩國焰火線香」，雖然進貨五盒，却一盒也沒有賣出去，而別的品種的焰火線香都賣光了。沒有賣出去，小宮感到慶幸，因爲十二盒中有五盒在這兒，另外七盒的下落是容易查淸的。小宮在筆記本上畫了一道紅線，然後就去勉强堂。一問，勉强堂也是一盒沒賣。這兒離宇田甚平家，只需走十分鐘的路。

——這裏是最有可能的地方，如能查到是從這兒買走的，該多好啊！

然而，這兒的一盒盒也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裏，這又使小宮感到沮喪。勉强堂的線一斷，跟宇田甚平也就連不上了。

他步履沉重地回到車上，然後向菊屋橋駛去。途中，向左一拐就是宇田甚平家。他很想親眼察看一下這個宇田家。

在狹窄的胡同裏，有五、六個小孩在玩耍。小宮的車子徐徐地開過去，拐到宇田家的正門。他用手揩拭了一下車玻璃，清楚地看到那門上掛着「宇田組事務所」的牌子。圍牆裏的房子靜悄悄的，午後的陽光照在二樓朝南的窗戶上，那兒有曬衣臺，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女人站在臺上晾衣服，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短袖衣。

「那一定是宇田的妻子。」

小宮屛息凝神把臉緊貼在車窗上凝視着。他讓司機開得慢一點，但又擔心車頭上掛的《每朝新聞》的旗子會被那女人發現，他必須在未被發現以前通過。

一刹那間，那女人的臉向側面閃了一下，是一位很漂亮的婦女，給小宮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她是宇田的妻子？未免太年輕了！那麼是佣人？——也不像，裝束又過於講究了。這個和宇田甚平同居的女人是什麼人呢？」

小宮兀自想着。

一年以前小宮到這兒來的時候並沒有見過這個女人，也許那次她沒出來。當時只在門口見到那個自稱叫寺西的目光敏銳、身材瘦細、臉色蒼白的人。

「我們經理可是有名的討厭報社的人。」

那人不耐煩似地說——那斷啞的聲音，至今還留在小宮的耳際。

車子出了巷子，上了機動車道路。

「請開到東兩國！」

不久，找到了二葉屋商店。這裏只賣了一盒，五月中旬進的貨，賣出的時間並不久。小宮心情興奮，向四十開外的老闆娘探詢線香的去處。

「是在藥研堀廟會的那天晚上……」

這麼說是來趕廟會的人買走了。這可就「踏破鐵鞋無覓處」了。小宮正在躊躇，老闆娘說：

「是廟會那天晚上，襯衫店的小杉先生的兒子買走的，——一個小學生。」

「小杉？」

「就是那邊的商店。」

老闆娘走到外邊，用手數着第五家的大門。那是一家襯衫批發店，門口堆放着一箱又一箱的白色襯衫，人們進進出出。門上牌子寫着「小杉運動衫批發商店。」

「這會兒還不是賣焰火線香的時候。」

老闆娘說道。

小宮離開了二葉屋，就立卽去小杉商店。結果，小學生的焰火原封未動，當然查不出什麼名堂。

「還有一個神田多町谷口玩具店。」小宮自語道。

汽車隨即駛向神田。很快找到了谷口玩具店。只見櫃臺裏面擺滿了小學生的文具和玩具。小宮拿出名片，一個瘸腿店員接待了他。那人好像在尋查什麼，小宮心裏直發急。

「一盒也沒賣出去呀。」

那個店員說道。

「你看清楚了沒有，是兩國的彩色商標？」

「是這個吧，客人？」

店員拿給小宮看。小宮失望了。四家小店中，除襯衫店的小學生買了一盒以外，哪兒也沒賣出。

他回到車上，一邊擦汗，一邊掏出香煙點上了火。

「還到哪兒去？」司機問。小宮想了想，說道：

「請開到松戶去！」

老實說，小宮對城外的那家商店並不抱什麼希望，但又不能不去看看。因爲剩下的四盒只能從那兒查到出處。本來是排除在外的，現在倒成了最重要的目標啦。

「請開快點！」

小宮點上了第二支煙。

好一陣子才到達鶴田商店。店鋪十分狹小，裏面擺滿了玩具和雜貨。這時已近黃昏，最後的

陽光被印有「鶴田」店號的布棚擋住，屋裏很暗。小宮懷着一線希望遞上名片並說明了來意。

「請等一下。」

出來一個少女，像是這家的姑娘。她的聲音有點粗啞。

「還沒怎麼賣。」

姑娘走到裏面看了一下，粗聲粗氣地說：

「賣給了杉山夫人一盒！」

「杉山？」

小宮懷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聽錯了：

「你是說杉山？」

「嗯，杉山。」

「什麼時候賣的？」

「噢，好早以前的事了。」

姑娘好奇似地望着小宮的臉說道：「是這個月初，我記得是二號吧，杉山夫人來買洗衣皂和海帶時順便買走的。記得當時她突然想起什麼似地，要看木頭娃娃，我故意問她：『您的小孩幾歲了？』我知道這位夫人是沒有孩子的，她可能是給別人買禮品。我這一問，她不好意思地把目光挪開，轉移到紀念章、小佩刀上面。我想她可能是給男孩子買禮物，就問：『買盒線香，怎麼樣？』我把小松商店批發來的兩國焰火線香給她看。她一看，很高興，說原來還有這玩意兒，太

少女調皮地抿嘴笑了笑。小宮的心情頓覺豁然開朗，他心裏知道少女爲什麼對這位夫人發出輕蔑的嗤笑。

「杉山夫人有多大年紀？住在哪兒？」

「從坡底往教會方向走，那座紅色的磚瓦房就是。家裏還有一隻德國種的尖嘴狗，一看就知道的。她大概有三十歲，是個美人兒呢！」

「坡底在什麼地方？」

「從這個公共汽車站往前走，下一站就是。那裏有一家牛奶鋪，往前再往左拐，就到了。」

姑娘指着通向市川市的公路說。那又寬又直的公路上塵土飛揚。

在若狹本鄉的「西村」旅館住過的那個賣藥商在登記簿上用了「松木貞次郎」的假名。如果松木同杉山夫人有什麼瓜葛的話，那麼二號賣出焰火的時間是正確的。可是松木眞會同這個女人有什麼關係嗎？或者這個女人的丈夫同松木有什麼關係呢？——松木就是杉山？有可能！「松」和「杉」是兩個十分相近的字，把「松」改成「杉」是很自然的。小宮恍惚產生了松木即杉山的靈感。但假如那個作案的人很老練，就會使用差別很大的字作假名，——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說不定那個狡猾的杉山在這裏留下了把柄……，然而目前沒有任何證據。沒有孩子的女人買焰火線香幹什麼呢？她要把焰火送到哪兒去呢？而她買的確實是十二盒當中賣出去的兩盒之中的一盒！

「松、杉、松木、杉山……」

小宮喃喃自語，對這偶然的巧合，簡直難以置信！這裏是千葉縣，跟福井縣的若狹會聯繫在一起，未免想得太遠了。蒼鬱的青峨山、霧繞的猿谷鄉、波濤拍岸的觀音崖、黑暗的樹海——這一切深深印在小宮腦海裏的若狹風光，同眼前白花花的公路溶化在一起了。

「松木、杉山……」

這並非啞謎，而是眞眞確確地找到了賣掉的兩盒焰火中的一盒！那位杉山夫人一定是託人把焰火線香帶到了猿谷鄉送給宇田清作禮物。要是這樣就太妙了！至於杉山和宇田家族究竟是什麼關係，不久就會眞相大白的！

小宮照姑娘示意的路線立卽登程，從牛奶鋪前往左拐，果然有一座紅色磚瓦屋頂的小房子，門關得很緊，奇怪的是在大門上釘上了木板。

是空房子？這不可能！剛才鶴田店的姑娘說那個杉山夫人是住在這兒。

小宮在房子周圍巡視了一番，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深感詫異，只得去敲鄰居的大門。出來一個年輕女人，說道：

「杉山夫人嗎？突然搬家了！不知搬到哪兒去了。兩天前，來了一個女人說是夫人的親戚，兩人一起收拾了行裝……後來用一輛中型三輪卡車裝上行李就走了。臨走時跟我們連句告別的話也沒說！」

第十章 幕後

設在東京都警視廳裏的《每朝新聞》辦公室，由總編輯戶田源一郎帶領境、湯本、千葉、地引四位年輕記者在這兒工作着。

十五日傍晚，戶田源一郎意外地接到小宮打來的的電話。

「你怎麼在那兒打電話呢？你不是到福井去了嗎？」

小宮在松戶掛電話。比小宮大兩歲的戶田問起話來總是單刀直入，但使人感到格外親切。

「有什麼好消息嗎？」

「我想向您打聽一下，偵緝二課最近有哪位刑警到松戶來了？您知道嗎？」小宮拉着長聲問道。

「松戶……不知道，最近二課爲山洋精糖公司事件傾巢而出，沒聽說派人到松戶。」

「是嗎？那麼，一個高個子，穿灰色西裝的刑警是二課的哪位呢？」

「這很難說。不過，肯定是二課的人嗎？」

「我想是的。」

「那麼再查一下吧！你發現什麼了，跑到松戶去？……幹什麼東奔西跑的？」

「電話裏說不清楚，我想今天晚上回去見您。您晚上十點鐘還在嗎？」

「在，今晚我在這兒待到十一點。」

戶田掛上電話，覺得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小宮爲什麼到松戶去呢？他說馬上回來，總不會空着手來見我，肯定是有什麼特殊的事情。

戶田想，暫且先把小宮電話上說的事了解一下再說。二課的岩田組在十號房間，他們都穿灰色服裝，其中曾田和刈崎兩個刑警，身材高大。這個組負責偵破公共治安方面的案件。可是，最近沒聽說派人去松戶啊！

從小宮電話上說的情況看來，戶田多少覺得是岩田組的人在行動。偵緝二課現在密而不宣。爲了查封山洋精糖公司的賬簿，別人都出去了，十號房間只有岩田一人在。岩田是曾田和刈崎的頂頭上司，專門接受偵破集團犯罪案件。此外還有一個叫鐮井，也是個能幹的刑警，自從轟動社會的「卡車部隊」❷案件破獲以後，記得岩田曾說過，鐮井回家休假了。

戶田來到十號房間，推開門進去。岩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使戶田嚇了一跳。

「岩田，你幹嘛這麼兇？」

「什麼……我眞的那麼兇嗎？你看錯了吧。我正閑着沒事，你有什麼好消息嗎？能說給我聽聽嗎？」

❷ 一九五七年日本警方破獲的一起案件。作案的是被日共開除的志田重男等人，代號「卡車部隊」，把非法獲取的物資用卡車運走。

岩田那噘着嘴的有點黑黝黝的臉，開始露以愉快的神色。

「聽說你們的人到松戶去了，你知道吧？」

「不知道呀……」

岩田拿出一包香煙，彈出半支，伸到戶田臉前。

「我倒想聽聽你的高見。」

「還是那個丸田產業事件吧，我看就是那幫籌措政治資金❸的人幹的。」

「好，就像你們寫的那樣，這個案子總算告一段落。你還有什麼想了解的，找所屬警局去，我脫手不幹了。」

丸田產業是在日暮里的一家銷售布匹的公司。十幾天前，那裏的常務董事和會計合謀，要了一個鬼把戲，把公司兩千萬圓借給別的公司，而借錢的公司却立即倒閉，這才發現兩千萬圓原來另作他用了。警方認爲這些不詳事件都跟某些政黨籌措政治資金有關，一直在暗中進行偵察。

「你們知道的很多嘛。」

說罷，岩田從抽屜中拿出剪指甲刀，不再說話了。岩田就是這樣一個人，不讓你沒完沒了地問下去。無奈，戶田只好走出門外。

戶田回到辦公室，點着岩田給的香煙，一邊心想：曾田、刈崎、鐮井，一個個都不見面，是

❸ 這裏指用非法手段爲某政治集團籌措競選資金。

不是又發現第二個丸田事件了呢？

岩田組的做法就是絕對保密，他們認爲報紙的報導反而有碍偵破工作。煙霧飄渺中，岩田那嚴厲而又裝聾作啞的樣子浮現在眼前。但今天他的眼神異乎尋常的嚴厲，可以預感到發生了什麼新的案子。這種預感是小宮雄介帶來的。

小宮那時還在松戶，杉山夫人怎麼跟誰都不打招呼就溜之大吉了呢？小宮走訪了這個女人可能走過的許多地方——米店，牛奶鋪，洗衣店，還有鄰居……把許多人提供的情況綜合起來，對那個女人有了一個大致上的了解。

洗衣店的人說，這女人叫杉山怜子，她住的這所房子是一年前租來的。據說杉山是個大戶人家，住在小岩。她現在住的這所房子是蓋成以後初次出租給她的。房子四周用竹牆圍着，建築面積約三十三平方公尺，由四張半鋪蓆大小和六張鋪蓆大小的兩間房間以及厨房、走廊組成，顯得小巧緊湊。全部家產只用一輛中型三輪卡車就裝運走了。大門上總是掛着兩個牌子：一個是「杉山怜子」。另一個是「杉山貫一」。名叫貫一的這位戶主鄰居都沒見過，有人說怜子可能是誰的姘頭。她約三十歲，時髦的短髮同她的臉型很相稱，中等個兒，長得苗條，經常穿着緊身衣服，以顯露肉體的線條美。她不但打扮得妖艷，而且舉止輕浮，甚至使人一看就知道她是風塵女子。

「夫人一個人生活嗎？」

牛奶鋪的人曾經這樣冒失地問過她。因爲有一次牛奶總批發商要招待一些訂戶組成工廠參觀

團，曾想請怜子參加，但她却一口回絕，嬌聲嗲氣地說：
「我不行，沒有人看家，也沒有人給太郎餵食。」
太郎就是那隻尖嘴狗的名字。於是牛奶鋪的人到處宣揚說，「杉山貫一」的牌子掛在外邊不過是爲了防盜，其實天知道她是誰的小老婆！據鄰居的那個年輕女人說，杉山夫人家常有客人，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但好像沒有一個人留宿。
正當小宮向洗衣店的人表示感謝，準備啓程的時候，一個店員無意中說出了一個頗有價值的情況：
「曾經有人兩次來探詢杉山夫人的事。」
小宮心裏一喜，又問道：
「什麼？……在什麼時候？」
「是信用調查所的人。」
「什麼時間？那個信用調查所的名稱你還記得嗎？」
「十天以前。是眞正信用調查所。」
小宮興奮地咽了一口唾沫，問道：
「你有他的名片嗎？」
「有，請等一下。」
店員立刻取來名片。——這同他在福井縣青戲小學見過的那張別無二致。

「這個男人有四十二、三歲，矮胖子，對嗎？」
「不，個子比較高。」
「奇怪！穿一套考究的灰色西裝？」
「考究的……是灰色的。」
說着從衣架上拿來兩三件，指着說：
「先生，喏，就是這種顏色。」
小宮看了一下，同觀音崖上那個人穿的不是同一種顏色。
「高個子？」小宮兀自忖思：難道這個假名片有兩個人在使用？他突然感到背上痲酥酥地痙攣起來。
杉山怜子的搬家是爲了躱避信用調查所。這就說明杉山怜子同賣藥商松木有密切的關係。那麼，那位熱衷於調查宇田甚平的井關信吉爲什麼突然來到這兒偵察杉山怜子呢？……
「是岩田部長搞的，須愼重！我想，使用井關名片去松戶的那個人，不是二課的曾田就是鎌井。」
「警察用假名片偵察松戶是不大合乎情理的。」
「你說在觀音崖上……矮胖子、四十二、三歲，可能就是鎌井，他確實有點像信用調查所的人。……一個穿着新西裝的人！」

「那人穿着考究的西裝。」

在警視廳一樓食堂的一角。時間是八點鐘。戶田和小宮要了一盤咖哩飯，戶田壓低嗓門說：

「也不一定是刑警。刑警怎能用假名片到處轉呢？那樣反而不好工作。那個人如果是刑警，也不能不同高濱分局事先打個招呼就在那兒轉來轉去——我又覺得井關這個人不是警察。」

「不是警察又會是什麼人呢？」小宮疑慮地說道。

眞正信用調查所，實在讓人捉摸不定。那人爲什麼要調查宇田甚平呢？笠井之死至今還被認爲是「不愼失足」致死。報紙也是這樣報導，似乎已成定論。對此，只有小宮、坂根和大井刑警抱有懷疑。此外，好像也有人懷疑而且在暗中行動。這個人是誰呢？

「越來越神乎其神了！說不定青峨山發生的人命案是我們走向一座更大的山洞入口呢？」

他把咖哩飯的盤子拉過來，環視了一下周圍，「咳，先餵飽肚子再說。」說後狼吞虎咽地吃起來。戶田身材魁偉、紅光滿面，神態酷似指揮在第一線奔走的記者的統帥。小宮對他總是十分敬畏。戶田吃完後，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又說道：

「井關信吉爲什麼要向洗衣店打聽杉山怜子呢？杉山怜子是你在調查焰火線香時新出現的可疑人物，而那個到青峨小學調查宇田甚平的信用調查所的人也在跟踪她……怪透了！應當認爲宇田和杉山是有關係的。這麼說，怜子是跟松木有關係的女人，表面上她的丈夫叫杉山貫一，實際上是松木。那個井關，除了焰火線香之外，好像又發現了一條新的線索……否則，就說不通了。總之，我認爲必須把井關這個人查清楚才對。」

「我也這麼想。假如他不是刑警，是誰指使他這樣搞的？豈非怪事！」

「你不是說日本橋的堀留有一家服裝文化通訊社嗎？你就先從那兒查起。它不會同信用調查所毫無牽扯的。——名片上明明有這個地址，而且電話號碼現在也使用。這個人一定很熟悉服裝文化通訊社。我們從這裏揷進去，就能把井關的眞正面目揭示出來……井關的問題一弄清楚，杉山、松木、宇田以及周圍的人都會瞭若指掌的。然後，再調查松戶的恰子，這個女人跟松木究竟是什麼關係，現在上哪兒去了，這也是必須立卽查清的問題。我跟主任講一下，這個案子以你爲主，加强力量，地方部的山西也讓他來幫忙。境和地引去小岩了解杉山家庭的情況，讓湯本去菊屋橋監視宇田。你呢，去偵破那個信用調查所。這樣安排，你看怎麼樣？」

戶田的眼睛如同狼犬要撲向獵物似的接着說：「偵緝二課的鐮井，你知道的，在那次南部鐵路罷工事件中，是他發現操縱暴力團打工會幹部的就是潛伏的豪田元吉派。鐮井的本領眞是名不虛傳！後來豪田又搞了一夥人爲籌備某政黨的資金而進行搶刼，又在品川車站商店搞販賣痲藥，這些事件都有他的份兒。鐮井在到處追查，但豪田却不公開露面。那個傢伙手下有成羣的打手，分布全國各地，有的甚至當上國會議員，可見捧他的人不算少。輿論界認爲豪田可能跑到外國去了，但唯有鐮井不相信……至今已偵察好長一段時間了。岩田組歷來奉行絕對保密主義，從沒有絲兒透露，一直在埋頭破案，一旦發表結果，就一鳴驚人，這是他們一貫的做法。我感到，豪田案件同青峨山案件的幕後背景有着微妙的聯繫。……看樣子岩田組正在行動吧。」

「同笠井先生的死有關係？」

「對！岩田組讓曾田、刈崎、鎌井形成一條偵破線，已經開始活動了。最近他們像是預先商量過，岩田組的人很長一段時間不來上班。也正是開始什麼行動之前的一種徵兆。如果在松戶用名片的是刑警，那麼在青峨山使用名片的則是另一個刑警。」

「這就是說，兩個人都是四十二、三歲。」

「這些刑警肯定是岩田組的人。但他們是追捕豪田元吉呢，還是宇田甚平？宇田幹了什麼勾當？豪田和宇田有什麼勾結？這就是問題的核心。」

「宇田與豪田有關係……是可能的。總編，宇田是東亞大學畢業的，豪田說不定也是東亞大學的？——如果是這樣，他們的結合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您說這同笠井先生的死有牽連，這種推測不能不說是判斷上的飛躍。」

「是的，飛躍得過分了。不過，你發現青峨山跟松戶有一線相聯，提出你的推測也頗有意思，雖說是飛躍，但產生疑念也是自然的。」

戶田以雄辯的口吻說道：

「現在的日本和過去不同。無論是東京還是地方，交通十分發達，所謂遠距離的概念早已不復存在，因此，犯罪作案的方法也就巧妙得多！如果我們仍按照老框子想問題，未免過於愚蠢。你知道，營生事件中，大分縣鄉下派出所的警察作了案，並且嫁禍於人。日本，現在的日本是一個罪犯的窩！在這個窩中有各式各樣的罪犯，並且互相交織在一起。」

「完全同感！我也覺得是這樣。這次去福井，站在笠井先生落海而死的斷崖上，一種恐怖的

感覺油然而生。這可不是一個鄉下教師的普通之死，不能不說跟別的事有關……這種預感激勵着我去追根問底。正如總編所說，日本是一個罪犯的窩。各種犯罪事件如同蜘蛛網一樣互相交織在一起……」

小宮拿起水杯，一飲而盡。然後隨同戶田走出食堂。戶田拍着小宮的肩膀說道：

「去偵緝二課看一下，岩田可能在那兒，我給你們介紹介紹。然後去找地方部的山西，向部長提出，讓他跑外勤，他一定很樂意幹吧。」

當天夜裏，小宮在高圓寺的家裏收到福井縣通訊員坂根的來信。信裏寫道：

小宮雄介先生：

諒您奔波勞動，一定很辛苦了。調查焰火線香有什麼結果嗎？我一直在等您的消息。我已經把蠟筆頭和笠井先生指甲裏的蠟筆粉末一起帶到小濱市鑑別科去了。因爲從笠井先生指甲中得到的蠟筆粉末，數量甚微，所以鑑別非常困難。鑑別科開始時表示爲難，聽了我們的說明和請求以後，好不容易才接受了。大井刑警也一塊兒去的。大井刑警在您回東京那天晚上，就立即前往若狹本鄉的「西村」旅館，調查井關信吉。但井關已回東京，說不定跟您同坐一趟列車呢。「西村」旅館的管家還是認爲井關是眞正信用調查所的人，但大井調查的結果，證明井關所謂徵集廣告云云純屬揑造。他查詢了當地的農業協會，燒炭協會，都說沒見過井關，只是漁業協會有兩件事令人可疑。那裏的漁業協會總部設在高濱町，各村有支部，

井關信吉走訪了其中的若狹本鄉支部和鯉川村支部。這兩個支部都很小，只有十四、五個漁民。他們都沒有獨立的辦事處，以支部負責人的家作爲聯繫地點。井關信吉從負責人那裏抄了會員名單，他要漁業協會的名單有什麼用呢？我覺得他並不是搞什麼紳士錄。而是另有用途。我也感到如你所說的同船有關係。望你在東京一定要把井關的老巢查個明白。大井刑警也同樣有此要求。他說一有空，還想去走訪漁業協會成員，了解井關都幹了些什麼。大井說有空才去，我對此實在生氣，爲什麼不馬上去呢！當然，高濱町前天剛死了町長，馬上面臨繼任人選問題，警察局也確實忙得很。還有，高羽巡警提供的情況，這位老巡警懷疑井關信吉是某飯館的老闆。他說進出青峨山只有一條路，而咱們在山上遇見的那個人却能躲過高羽巡警的埋伏，脫身出山，這絕非尋常之輩！因此，推論此人可能是燒炭夫的同夥，上山購買私造濁酒的掮客，熟知進出山的其他途徑。高羽目前還沒有拘留日向傳吉，目的正是爲了捕捉那個掮客。島田部長仍然代理局長，忙於各派出所的行政會議。自從您走了以後，我感到這裏又恢復原來風平浪靜的狀態。但我覺得這種平靜正是風暴來臨的前兆。小宮先生，祝您工作順利。如有情況請同分局聯繫是盼。我打算明天再去訪問一下三棵松的磯次，他是最早發現笠井先生屍體的人。餘容再告。

坂根時二郎　謹上

第二天，小宮訪問了在日本橋堀留山武大樓的服裝文化通訊社。

登上五樓，很快找到服裝文化通訊社。一進門就看到一個大房間，桌子排成「川」字形，有四五位職員辦公，桌上雜亂地擺放着各種書報紙張。很難判斷這個公司到底是幹什麼的。靠門的一個姑娘站起來，小宮遞上了名片。這位姑娘將小宮介紹給一位負責人，那人聲音低沉地問道：

「您有什麼事？」小宮看了名片，知道他叫布施秀夫。

「我來打聽一下『眞正信用調查所』。」

「『眞正信用調查所』？不清楚。」布施答道。

小宮有點兒失望。

「聽說就在這兒，所以來打擾了。有一位井關信吉的，您知道嗎？」

「噢，就是您上回打電話來問的那個人吧？」布施說道：「我們這兒是廣告代理業，是爲與服裝有關的雜誌提供廣告稿的，根本不搞調查所的業務。」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現在有一個調查所的人拿着你們的名片到處鑽呢！那上面印着這裏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有這樣的事？好大膽的傢伙！我們搬到這兒已有兩年，也許是以前在這兒住的人在使用舊名片，我們肯定會接到許多電話，但事實上你是第一個來訪的人。」

布施神色有點兒緊張，似乎暗示對方搞錯了。

小宮無話可問，但心想如果這樣離去，那麼那個叫井關的人就成了難解之謎。

「……那麼，貴公司的職員中，有人認識這個人的嗎？」

布施有點兒不耐煩，轉向職員，粗聲粗氣地問道：

「你們誰知道『眞正信用調査所』？誰認識叫井關信吉的人？」

職員們面面相覷，異口同聲地回答：「不知道！」從他們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對小宮這位不速之客，深感好奇。

小宮無奈，只得離去。在等電梯下降的間隙，通過窗戶可以看到對面樓房的屋頂。那上面是簡易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山武大樓細窄，每一層只有兩間房子。小宮看到隔壁那間的房門扃閉着。掛着「加明古洋行結算事務所」，新木板作的牌子。

「加明古洋行？……」小宮默默地唸着。

他好像在哪兒聽見過這名字。

加明古，英文爲Coming，意思是「正在到來」、「將來有望」、「未來」、「從今開始」。記得這好像是某商品的商標，後來被用來作爲公司的名字。

電梯下來了，開電梯的還是那位姑娘。在電梯下降中，小宮問她：

「五樓有一間屋子掛着加明古洋行結算事務所的牌子，那是什麼公司？」

「加明古洋行嗎？」

少女使勁兒扭動電梯下降的把手，一邊說道：

「是西裝店，詳細情況就不知道了。」

「公司有多少人？」

「很小的一間屋子，就一個專務董事和一個女職員，沒別人。」

「是做西裝的公司嗎？」

「聽說過去叫加明古洋行，相當大的批發店。最近破產了，兩個月以前搬到這兒來的，現在是處理善後事情的事務所，所以不需要什麼人。」少女說道。

「對不起，能不能再說詳細點？」

「請到這邊來吧，大樓的管理室主任在那兒，他或許能多談點兒。」

到了一樓，姑娘拉開電梯的門，引小宮走進最靠裏頭的一間辦公室。裏面坐着一個四十四、五歲滿臉鬍碴的人。

「打攪您了。這棟大樓裏有眞正信用調查所這個單位嗎？」

「沒有。」

「這裏是一條一號吧？肯定是在這樓上的五樓。」

「五樓？只有服裝文化通訊社和加明古洋行兩家，沒別的。」那人生硬地答道。

「對不起，請允許我提一個怪問題。服裝文化通訊社和加明古洋行的電話是屬於這個樓所有的吧？」

「是的。兩個電話內線，一個是四〇四二、一個是四〇四三。」

那人又看了看小宮的名片，問道：

「出了什麼事嗎？」

「不，沒什麼。」

「電話有什麼問題？」

小宮曖昧地笑了笑。心想：電話只差一個號碼，四〇四二變成了四〇四三。在印名片時字排錯了。沒有校正就印刷了，這是常有的事。一個號碼之差，也是容易搞錯的，不過使用名片時，用圓珠筆改過來就行了。如果同對方無需電話聯繫，不改也可以。井關信吉的名片也許跟加明古洋行有關，因爲都在同一層樓上最容易搞錯電話號碼，但加明古洋行是西服批發店，跟調查所怎麼聯在一起呢？跟出版土木建築業界的紳士錄又有什麼關係呢？小宮思索着，大樓管理室主任口氣和緩地說道：

「唉！加明古洋行遭大難了。這年頭企業互相吞併，十分激烈。稍不留心就被吃掉。連一年經營額四億元的加明古大洋行也一夕之間就連樓房都變賣出去，落到只好借敝樓一隅苟且偸生的地步。纖維業界的競爭實在可怕，即使地盤多大，也是一陣狂風轉瞬卽逝啊……只因一張空頭支票，就全完了。銀行也眞是只顧大發橫財，見死不救呀。聽說洋行經理精神失常失踪多日了。」

小宮看出來，大樓管理室主任把自己當作採訪經濟部門消息的記者。對主任介紹的經理因破產而失踪的事，記得在那兒聽說過。小宮轉念一想，委託調查所了解業務上的情況和經理的去向，這種事也未嘗不會有。不過，調查所跟公司二者同設在一起，這就奇怪了。

此時戶田源一郎的話在耳邊廻響：

「那個籌措政治資金的犯罪集團，爪牙深入各地，遠未肅清。只要查清井關信吉，就可以搞

清楚宇田甚平，說不定這背後還隱着大傢伙呢。豪田元吉因掠奪政治資金之事敗露而正在潛逃之中。岩田組展開行動了，這跡象表明可能來到了一座大山洞的入口處……」

小宮向管理室主任道了謝，走出山武大樓。來到大街上，找到公用電話亭，向總社掛電話。

「喂喂……是總編嗎？您知道有一家叫加明古洋行的纖維業公司嗎？」

「這……加明古洋行？請等一下，我想一想……」

戶田說着，思索了一會兒。

「噢，想起來了，有這個公司。在神田一帶，是家批發成品公司，對吧？……兩三個月前，上了詐騙犯的圈套，破產啦，經理苦於債務如山，不知逃到哪兒去了，你說的是這家公司吧？」

「不錯，就是這家加明古洋行。」

「怎麼啦？又有什麼新發現？」

「這家加明古洋行設在山武大樓五樓上。我去找服裝文化通訊社毫無所獲，出門時恰好看到隔壁房間招牌上寫着『加明古洋行』。據大樓管理室主任說，電話號碼四〇四二和四〇四三只錯一個字，很可能就是跟加明古洋行搞錯了。所以引起我的疑心。那張名片是不是跟加明古洋行有關呢？……名片上寫的是山武大樓五樓，而五樓上只有服裝文化通訊社和加明古洋行兩家，電話號碼當然是它們兩家容易搞錯了……總編，您看怎麼樣？」

「嗯，原來是這樣。恐怕是公司破產，經理失踪以後，公司委託調查所調查宇田的背後……你稍等一下，當時寫這件事報導的是湯本，我讓他跟你說話。」

戶田放下電話耳機，接着傳來年輕的湯本記者的聲音：

「小宮，你好！我是湯本。你說的那個加明古洋行，二月初讓一個叫『野見山』還是『野田山』的年輕詐騙犯用現代商事這樣一個假公司名字給坑了，此人假造了一張六千萬圓的票據，把貨物裝上卡車拉走了。這個事件喧騰了一個來月，向警方報案以後，偵緝二課才倉促上陣，但那已經遲了一步，那一幫子騙子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反正作案相當巧妙，不留痕跡。後來，洋行經理痛苦不堪，離家出走，已經一個多月了。警方的加治部長在負責偵破這個案子。只因罪犯精心策劃，因此越查越墜入五里霧中，成了解不開的謎團。有一次我碰到加治部長便打聽偵破得怎麼樣啦，他說無法查下去，正在苦惱，臉色很不高興。」

「是這樣……明白了，謝謝。」湯本又接着說道：

「小宮，加明古洋行是在岩本町。還有，我見過那個經理古石田，是個胖子。據他說，他之所以被那夥騙子勾上，原來是給他蓋樓房的一個土木建築公司的人介紹的。」

「什麼，土木建築公司？……」

「是，一點不錯。連警察也感到不可思議，後來調查了，一無所獲。是那人，毫無問題。」

「土木建築公司，又加上了這個傢伙。」

「喲，這又有什麼呢……反正，是那人，毫無問題。」

小宮掛上電話，手微微發顫。他走出了公用電話亭，在街上大步地走着。

「土木建築公司？」小宮想，那也許是宇田甚平，對，準是他！

第十一章 欺詐

在靠近岩田町交叉路口的一家纖維批發商店裏，小宮雄介打聽加明古洋行大樓座落在什麼地方。一個年輕的店員瞥了小宮一眼：「加明古洋行？破產了！現在那裏是一家婦女服裝商店，叫吉野商行。」店員告訴小宮，朝兩國大街方向走十分鐘左右，靠左邊有座四層的樓房，就是「吉野」。

果然，「吉野」是一家婦女兒童服裝商店。門口雜亂地堆放着一些模特兒，四、五個店員正忙着給模特兒穿戴打扮。小宮向一個店員打聽加明古洋行。

「咦？加明古洋行是從前的公司，你有什麼事嗎？」

「你們哪位了解加明古公司？我想打聽點事。」

「噢，好吧。」那店員朝裏面大聲喊道：「老頭子在裏面嗎？叫他出來一下。」

過了一會兒，從裙子和服裝堆後面走出一個大約六十開外的矮個子的禿光頭兒。

「找我嗎？」

「想打聽點兒事，」小宮很客氣地說道，「只打擾您十來分鐘，行嗎？」

老頭子打量了一下小宮說：「那好吧，跟我來。」說完就領着小宮走到地下倉庫裏。倉庫裏成捆成捆地堆放着呢絨料子和襯裏布，好像排炮似的、滿屋充滿了沖鼻子的生布氣味兒。倉庫的

盡頭有一間六張鋪蓆大小的房間，屋角的天花板上有一個三尺見方的窗口，從那兒射進一道白亮的光線。

「這屋子裏擠得很，將就點兒請坐吧。」老頭兒說道：「我叫細野治平。加明古洋行還在這裏時我就在這兒看門，守夜……，這兒就是我的房間。」老頭兒談話的神情像個小伙子，乾脆俐落，同他那蒼老的面容不大相稱。

「你想了解什麼事兒？」

「您能告訴我加明古洋行是怎麼破產的嗎？——我想您一定很清楚。」

細野治平略顯出得意的樣子，隨卽就饒舌有興味地談起來，並且對答如流。聽他的口氣，似乎已經有人向他多次打聽過這件事了。

小宮一面聽一面想，這眞是罕見的詐騙案！經理竟然失踪一個月去向不明，這豈不蹊蹺？

「……已經報告警察了。可是自稱是野見山的那個人和充作北海道的科長的那個人，還有說是會計的那個女人，都下落不明。交貨以後早點兒提防一下現代商事公司就好了。等發覺時已經晚了，已是票據要下跌的時候了。也怪我們這些人太粗心大意！」老頭兒懊悔地垂着頭。

「您剛才說一點兒也沒有提防，是不是指專務董事或經理沒問一下京橋的現代商事公司？」

「不。他們設下了一個巧妙的騙局……」細野老人接着作了如下的說明：

石田經理爲洽談商務來到京橋樓，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看見野見山已經在那兒等着。野見山畢恭畢敬地出門迎接，並且指着面對馬路的三樓窗戶說：「三樓就是我們的公司。」石田經理

擡頭望去，玻璃窗上並排寫着「現代商事公司」幾個金色的大字。那座樓的門面有六十尺寬，是一座三層的鋼筋水泥建築，窗戶很大，幾乎佔去了三層樓房的大部分面積。雖說是租用的樓房，但僅僅辦公室就占用這麼多房間，足以使人產生一種信任感。

「辦公室稍擠些，在二樓還租了一個房間作會客室。北海道的二階堂科長已經在那兒等候着您。」野見山一邊上樓一邊說着，把石田經理帶到二樓緊挨樓梯的一個房間，這房間面對着一條光線昏暗的走廊。房間裏空空蕩蕩的，大約有五坪左右，像是剛剛粉刷過，亮堂而明淨。屋裏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這種簡陋的擺設，顯得有點兒寒酸。二階堂叼着煙坐在那兒看見他們走進來，於是就交換了名片。

看上去二階堂有點像煤礦上的人，性情豪爽，爲人精明强幹。石田放心地商談生意，忽聽有敲門聲，野見山去開了門，有人送來了咖啡，從門外傳進一個女人說話的聲音。石田想，可能是三樓服務員送來的咖啡，就喝了。大約只用了三十多分鐘，生意就談妥了。

「本來想一起吃頓飯，可是二階堂科長馬上要離開東京到九州。現在正醞釀春季大罷工，事情很多，二階堂科長是抽空來的……我因爲要送二階堂科長去東京車站，也只好失陪了，合同就這樣談定了吧。明天還要打擾您。」野見山說完，送石田經理出了大門，隨即轉身跑上樓梯。

這就是加明古洋行方面會見野見山和現代商事公司給我留下的印象。成交後，他們再也沒人來聯繫過。事後一想，在整個這次交易的過程，加明古洋行方面既沒有主動打過電話，也沒派人去過，好像爲了省略一切繁雜的手續似的，一切都由現代商事公司方面來聯繫的。所以，石田經

理看見現代商事公司僅有那一次，一般說來，這種情況並不稀罕，風雲多變的商業交易主要是依靠信用來進行的，這種做法有利於使他們成爲長期保持買賣關係的老主顧。野見山絞盡腦汁策劃了那次洽談的騙局。加明古吃虧就在於太輕信對方。

事後，警察嚴密調查了這座現代商事公司的樓房。結果，誰也不知道有野見山這個人。野見山用的二樓會客室是一間空屋子。那裏的管理員曾登過出租廣告。旁邊是經營罐頭交易的甲陽罐頭公司，有時也借用這間屋子堆放東西。如果有了新用戶，屋裏的家具就搬到走廊裏去，但這必須經過管理員的應允。那天，野見山擅自佔用那間空屋達二十分鐘之久，竟無人發覺。警察局認爲雖然這可能出於偶然，但委實是一件怪事。

「有三個人使用過這個房間，你們誰也沒看見嗎？」

當罐頭公司的五、六個職員聽到刑警這樣提出問題時，一個個目瞪口呆。有兩個人說曾聽到屋裏有說話的聲音。其中一個人是兼做勤雜事務的女職員。

「我聽到裏面好像有人說話。可是，我想管理員經常帶人來借用這間房子，以爲又是什麼借戶來了，所以沒介意……」

另一個年輕的職員補充說道：「我在經過走廊的時候也聽到裏面有說話的聲音。可是沒聽出有三個人，以爲只是管理員。」年近六十的管理員惶恐地回答說：「是呀，我發現房間有人用，但以爲是甲陽罐頭公司的客人。因爲我說過，房間閑的時候他們可以隨便使用，所以也就沒留心……。」

三樓的現代商事公司當然毫無例外地受到詳細查問。這是一家販賣紙張的公司。問遍了所有的人，結果證實所謂野見山和北海道工會作電料器材買賣的人，全是胡扯，野見山究竟是什麼模樣兒，誰也沒見過。

「眞是一樁令人大惑不解的事件！」刑警想。如果樓裏沒有內線或同夥，是不可能在那個空房間裏表演這齣戲的。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一個足以懷疑的人。送咖啡的那個女人也被查問了，她也只不過是附近「泡尼」茶館的女服務員。

「我們經常送茶上門。那天有一個三十二、三歲的男人要了咖啡，吩咐我們送到二樓甲陽罐頭公司的隔壁房間去。錢當場就付清了。我們都是收現款，從不賒賬的。」女服務員還這樣說道，她是在走廊裏把咖啡交給一個人的，不可能看見屋裏的客人。一小時以後去收拾屋子時，已經沒人了。

野見山怎麼知道這兒有一個空房間呢？討論了所有的可能性，進行了各方面的搜查，總算找出了一個似乎有力的線索，這就是在案件發生的大約十天前，有一個男人看了報紙上的廣告來看過那間出租的房子。管理人陪那個人來看房子的時候，那個人一邊留心地察看窗戶和戶外，一邊問道：「這兒的桌椅一起出租嗎？」「不。這是隔壁公司暫時存放在這兒的。」那個人微笑地沉吟：「看來要借房子還得買下這些東西啦。」不一會兒，就告辭走了。從那之後就再沒來過。管理員對那些愛開玩笑，善於惡作劇的來客已經司空見慣，所以也就不以爲然。

「了解房間情況的只有那個人。」管理員說：「衣着嘛……穿着小號的筆挺西裝，個子不算

高，瘦瘦的，還留下了名片呢！……這就是他的名片。」

刑警立卽找到了名片上的那個人。可是，這個人有足够的材料證明他當時不在作案的現場。那麽，野見山到底是從什麽地方聽到這個空房間的呢？案件充滿疑團，陷入了迷宮……

「不管怎麽說，我們經理的這種作法簡直像走鋼絲一樣冒險。他輕信了對方，談完買賣就回來了。石田經理可眞算不得聰明人啊！」細野老人苦笑着說。

「後來二階堂和那個叫津野的女人又怎麽樣了呢？」

「這兩個人也都溜得無影無踪。警方認爲野見山是主謀，野見山專門雇這兩人來搞了那天的騙局。叫津野的那個女人臉蛋兒長得挺漂亮，像個女演員似的，十分惹人注目。但還是沒法找到她的踪跡。」

「查過裝運服裝的卡車嗎？」

「當然查過。連僞造票據、印章這件事都通報全國的印刷行業進行過調查。警方這樣大規模出動，可以說前所未有的。但是，罪證銷毁得很徹底……所有一切都被抹掉了。人們都墜入了五里霧中。」

「是個叫宇田甚平的人介紹野見山同經理見面的吧？那麽，查問過宇田這個人，也是當然的嘍？……」

「警方開始時認爲這個人最可疑。因爲在這個案件中浮在面上的只有宇田一個人……可是，

宇田說他自己也只見過野見山一兩次，是野見山來推銷洗衣機時認識的。宇田還親自來道過歉，說介紹了這樣一個來路不明的人，給經理添了痲煩，很對不起。宇田這個人是在苦水裏泡大的、信得過。我也只見過他一次。」

「什麼時候？」

「那還是剛剛修建這幢大樓的時候。大約是兩年前吧，當時，經理把建築上的事全都委託給今田承包公司。今田公司下面有一個宇田組，專門差使架子工，頭頭就是宇田甚平。宇田是個很幹練的人，會用人，經理很佩服他。我曾看見他倆一起在建築工地上談笑風生。他臉膛紅潤，看上去很敦厚，聽說是靠勤工儉學唸完了大學。石田經理也是一生操勞，兩個人眞有點意氣相投。因爲是宇田介紹來的人，經理當然就相信了……誰又會想到變成這個樣子呢？聽說宇田本人對此也勃然大怒，說一定要親自找到野見山的下落。他還到警局那裏去過好幾次，給警察提供了許多線索。我怎麼也想像不出宇田會是罪犯的後臺……可是，刑警似乎還是揪住他不放。」

細野老人的話確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可是，小宮心想，這大抵屬於老年人的思考方法。

「這樣的話，石田經理離家出走是在什麼時候？」

「唔，那是事情發生以後，清理善後工作的事務所搬到堀留不久的事，他突然就消聲匿跡了……實在令人覺得莫名其妙！」

「多少有點兒線索沒有？」

「這個嘛，失踪的那天早晨……石田褲腰帶斷了。繫着兒子的腰帶去上班，到了公司以後，

打開報紙和來信，看了一會兒，說要出去買東西就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買褲腰帶？」

「不錯，後來回想，那天眞是不吉利。偏偏是去買褲腰帶，實在叫人擔心。」

小宮的腦海中閃電般地掠過一個念頭，這會不會同野見山有關聯呢？

「報告警察了嗎？」

「當然報告了。事情發生後，過了一個月，警方也覺得其中必有緣故，開始進行調查。但那幾個人的去向一點也弄不清楚。這世道，這類案件多如牛毛，警察也不會認眞地對這樣一個離家出走的人費心勞神的，恐怕是漫不經心地丟在一邊了。」

「沒有一點別的線索嗎？」

「有用的線索沒有了。要說還有的話，就是日本橋百貨商店的售貨員，曾記得石田失踪那天的十一點左右，有人來買過褲腰帶的就是石田經理。那售貨員說是兩個男人一起來的，年紀大的買了褲腰帶，然後和另一個人一起走了。百貨商店顧客很多，無法斷定是不是石田。」

「兩個男人同時出現在百貨商店……」

「售貨員的記憶很模糊，刑警只得乾着急。卽使弄清了石田到百貨商店的來龍去脈，但想掌握進一步的去向還是枉然。至於說那天早晨的來信可疑的話，因爲石田經理把信帶走了，也就無法知道到底是誰來的信。」

「石田是什麼體形？」

「魁梧肥胖。性格也比較好勝，有點蠻勁兒，有時連一樓都能聽到他在三樓訓斥店員的吼叫聲。因爲他身子壯實，看上去比他的歲數要年輕的多。社會上都說他是因爲逃避債務而失踪的，可是他並不是那種膽小怕事、心胸狹窄的人。」

「請問，您知道加明古洋行的殿山專務董事住在什麼地方嗎？」

「知道。現在還有信寄到這兒來，都是從這兒轉給他的。」細野說着，拿出大小兩張複印的名片：一張是殿山住家的地址，另一張是公司事務所的地址。殿山專務董事的家住在中野區住吉町三二〇號。

公司倒閉。經理逃走的事並不罕見，可是，石田經理的情況似乎不同尋常，而且加明古洋行事件的背景極其複雜。警察局爲什麼不把經理出走和野見山一夥的行踪聯繫在一起進行偵查呢？……小宮的思路斷了，他感到這個事件的後面一定會有什麼骯髒的勾當。

負責調查宇田的岩田組正在進行工作。他們會不會是某一政黨籌措資金集團的黨羽在匆忙中露出了馬脚呢？不管怎麼說，這絕不是單純的公司倒閉事件。那夥人至今去向不明，僅此一點就很值得懷疑。

小宮決定去找殿山專務董事。

第十二章　影　子

那天傍晚，小宮雄介從東中野車站下車後，在車站食堂吃了點東西，在將近七點的時候找到了住在吉町的殿山理助的家。他走進大門，一個四十出頭、瘦長臉的女人迎了出來，好像是這家的女主人。她接過小宮的名片、問明了來意。

「他爹，有人找。」

女主人回身走進裏屋去，從裏面傳出悄悄的說話聲。過了一會兒，殿山理助出來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小宮，說道：「請進來吧，屋裏挺亂的。」

小宮對他這種和氣的態度頗有好感。過道旁邊六張舖蓆大的屋子裏，孩子們正在嬉鬧。

「請這邊坐吧！」小宮進屋後坐在黑檀木的桌子旁邊。

「啊……晚上來打擾您，很抱歉。有點兒急事想請教您……」

殿山那嚴肅的臉上毫無表情，把煙灰缸給小宮遞了過去。

「你打算在報上寫我們的事嗎？」

「還沒有決定寫報導。想向您打聽一個人。」

殿山瞇着的兩眼閃了一下。

「問題可能提得有些突然。殿山先生知道井關信吉這個人嗎？」

「井關？不知道，這是頭一次聽說這個名字。他是幹什麼的？」

「據說在眞正信用調查所編輯紳士錄。」

「眞正信用調查所？……」殿山困惑地自言自語。他的臉上露出疲憊，看樣子不像是說謊。多年當私人公司工頭的辛勞，在他的面龐上刻下了深深的紋路。

「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小宮想，既然殿山不知道，也無須解釋自己的身分。

「我負責採訪加明古洋行倒閉的原因，還有與此有關的野見山一夥人的情況。偵緝二課在處理集團犯罪案件時，對關係複雜的事件守口如瓶，不露一點兒風聲，所以無法了解目前搜查到什麼程度。尤其是這次加明古洋行事件，更是神乎其神，您有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

「您可眞是個熱心腸的人。」殿山說：「我也希望能幫您一點兒忙，可惜愛莫能助，無可奉告。警方好像也沒弄到什麼新情況。前不久各報社的人曾一起到岩本町那座樓房去看過。那時，我把該談的都談過了，再沒有什麼新情況可告訴您了。野見山、二階堂、津野鳥枝全都消聲匿跡。這些人好像都在利用各種假名字到處招搖撞騙，而且一個名字只用一次，所以很難找到他們。看來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請見過他們的人每天到街上去找。他們隱蔽得如此巧妙，使人覺得實在不可思議。」

這種看法也許有道理。不過，他們總會留下一點兒什麼痕跡吧。首先，他們騙取的八千件服裝到哪裏去了呢？

「八千件服裝突然不翼而飛，豈非怪事？一件也沒有找到嗎？」

「問題就在這裏……連我也不相信。要說怪就怪在這八千件服裝居然全都不見踪影。加明古是英文『Come』一詞的進行式，商標上有一個年輕人伸展雙手闊步向前的標記和用金線繡成的英語字母，但這個商標很容易拆掉。只要把商標一拆，就和其他商店出售的東西毫無二致了。」

「這麼說，八千件服裝全都是這樣的嗎？」

「不錯。這種西裝料子和布裏那兒都有。因爲是批量生產，不使用特殊料子。因此，其他商店也會有同樣料子的服裝。只有商標才是加明古洋行唯一的標記。在百貨大樓或分月付款的商店都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商標。百貨大樓出售的服裝，實際上不是自己做的，是我們這些批發商提供的。百貨商店貼上商標，當作自己商店的東西出售。當出現大量退貨的時候，批發商店就必須另找銷路。那時就要動員店員或雇用臨時工把這家百貨商店的商標拆下來，甚至一下子要拆幾千件呢。」

「那麼，可以說野見山一夥也可能把商標拆下來，把衣服轉到別處去？」

「有可能。當時我們只聽說貨已經運到箱崎町的倉井田倉庫裏，也就放心了。後來又聽說在那裏和電器工具一起裝箱發送到北海道去了。但事後到箱崎町那一帶倉庫調查時，才知道根本就沒運進服裝，完全是詐欺伎倆。」

「可是，要拆掉八千件服裝的商標，工作量也很可觀，而且場地很容易露出破綻哩。」

「看來全是預謀，事先已經進行了周密的布置。前一陣曾探聽到一點兒風聲，警察着實忙亂

了一陣子。」

殿山理助接着又談了下面一些情況：

有一個刑警爲了追查服裝的下落，曾調查過卡車運輸界和卡車的主人，偶爾打聽到有一輛運載馬匹的卡車扔在千葉縣木更津附近的海岸上。那天，刑警無意中路過秋葉原的一家運輸公司。

「喂，那種運馬的車是什麼樣的？」刑警問年輕司機。

「先生，您不知道吧？最近爲了愛惜馬匹，賽馬用的馬都不用貨車運了，改用特別的運輸卡車。這種卡車比普通車廂高出很多，有車棚，後面還有一個三張鋪蓆大小房間那麼大的車斗。」

「那完全可以裝進八千件衣服嘍？」

「也許。總之裏面相當寬，裝得進兩匹馬，還有可以讓馬頭從小窗戶上伸出頭來。可是把窗戶一擋，就誰也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

刑警立即認眞起來：「是在木更津的什麼地方？哪一天？」

「大概是二月底的一天，我運貨到館山去。一大早從兩國大街出發，經過千葉街，到木更津大概有九點左右吧。只見那輛卡車自個兒滑進離街道很遠的松林深處去，車上並沒有司機。」

「後來呢？」

「我也覺得奇怪，因爲這兒沒有賽馬場。我想可能是從中山賽馬場來的，就開着車過去了。回來路過那條街時，看見卡車還在那兒停放着。心中好生奇怪，是誰把馬運到那種地方去呢？」年輕人說着，若有所思地歪着腦袋。

刑警急忙趕到中山賽馬場，調查當天運馬卡車的出入情況。但是，一無所獲。中山賽馬場當天沒有一輛卡車開出去過。刑警更加感到可疑，趕忙又飛跑到木更津。經過一番調查，證實確有一輛卡車在那兒停了一整天，但不知什麼時候又不見了。這樣，刑警通告全國有關單位，調查那輛奇怪的運馬卡車爲什麼要停放在那兒。但直到現在還沒找到有用的線索……

「你說怪不怪，小宮？」殿山說道。

「警方四面出動，到處奔波，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竟沒有一個人知道那輛卡車爲什麼會丟在那兒。」

小宮對警方的疑問是能够理解的，但他又想，運馬的卡車在全國區區可數，如果遍地都布下搜索網，應當很快就能找到那輛卡車的。假使那夥人眞是用卡車運送服裝，那可眞算是巧妙地鑽了漏洞！然而車子又是如何弄來的呢？難道對卡車進行了僞裝？有可能進行這種勾當的只有宇田甚平，野見山和二階堂、津野都幹不了這種事……

「……殿山，恕我冒昧，您認爲宇田甚平這個人怎麼樣？」

「宇田？……是個架子工。」殿山微笑着說道。

「自出事以後，您見過他嗎？」

「唔，見過……」

「看來宇田頗有些可疑。我認爲，加明古洋行案件的起因可能在他那裏。也許這是不了解情況的旁觀者的主觀臆斷……是否有必要再對宇田進行一些調查呢？」

「警察已經進行了多次調查。我也問了他很多事情，總覺得他和這個案件沒有什麼牽扯。」

「您的意思是……」

「我是說他和野見山一夥的罪行沒有關係。他既不藏也不躲，是個講義氣的人，您見到他就會了解的。從外表看，有點凶神惡煞，可是談吐却富有人情味，挺淳樸的，我想是個好人。」

「這跟犯罪是兩碼子事，您說呢？」

「不，說起來，並沒有什麼證據。最近我完全被石田經理的想法同化了，石田一點兒也不懷疑宇田。」

「一點兒也不懷疑？……」小宮驚訝地問。

「關於石田經理失踪的事，警察當局徵求過宇田的意見嗎？」

「可能去問過。不管怎麼說，這個人是個精明強幹的人。現在正承包建築雛鳥織編襪子公司的大樓，每天起早摸黑地和工人們一起幹活兒。」

宇田的勤勉倒是可以相信的，小宮想。青峨村的校長也這樣說過。當年，宇田每天上學要爬三里山路，他居然可以做到八年不遲到、不曠課。與其說他勤勉，不如說他頑強地表現了自己的個性，或者說這種勤勉可能是某種本質的假象。

「殿山，您知道宇田的家庭情況嗎？」

「不了解，沒去過他家。聽說只有夫妻倆，沒有孩子。」

「襪子公司建築工地在什麼地方？」

「在離兩國大街很近的石原町一條，離大地震死難者的靈堂很近。」小宮牢牢地把地點刻在腦子裏。

殿山爲什麼對宇田毫無懷疑呢？這實在令人費解。小宮默默地想着，聽殿山說下去。

「我雖然不懷疑宇田，但警察當局的岩田等人却口口聲聲說宇田是一個大可懷疑的人物。」

殿山第一次提到刑警的名字，這使小宮的眼睛炯炯發光。正如戶田所說，偵緝二課果然起用了岩田組。

「岩田是十號室的，還有其他刑警嗎？」

「起先有十幾個人，後來漸漸少了，現在只有刈崎、鎌井、曾田。這些人我都熟悉。」

「唔！這四位都是警視廳有名的幹將。還有加治部長沒有參加嗎？」

「加治？不知道這個人。」

「加治爲什麼不參加偵破加明古洋行案件？」小宮思忖着。「今天湯本在電話裏明明說最初指揮破案的是加治，而殿山怎麼會不知道他呢？是想爲加治隱瞞呢，還是有人下了保密令呢？加治不露面，這說明什麼問題？」小宮兀自想着。

「您說的加治是個高個子嗎？」殿山問。

「說實話我也沒見過，只知道他的名字。這個人是在偵察『卡車部隊』案件時出名的。」

「卡車部隊？」殿山的目光閃了一下。

「那是一夥專給政治家籌措資金的人。他們把一個公司搞垮，然後巧立名目把資金全部裝進

自己的腰包。」

「不錯，目前的案子也是屬於這種性質。」

「我對那個案子至今還很感興趣。那些作案的人也是去向不明的，報紙上叫『潛行』。什麼『去向不明』、『潛行』等等這一類詞兒使我變得有點神經質了。我們經理是四月二十五日失踪的，已經一個半月了。包括經理在內，行踪不明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到底躱到哪兒去了呢？」

殿山的情緒活躍起來，接下去說道：

「眞的，『潛行』是個古怪的詞兒。我曾問過刑警，但回答很模糊，令人摸不着頭腦。記得昭和二十四年，共產黨的八名幹部正在鬼路川溫泉開會，突然警方下了逮捕令，八個人當天都失踪了，接着又有十二名共產黨幹部也潛入了地下。『潛行』究竟能潛到那裏去呢？後來，那些人又一個個露面了……從佐賀縣、京都府、秋田縣等地冒出來了。警察當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都無能爲力，但人家却不約而同地一下子浮上來了。當時在搜捕這些人時，不是也曾想一網打盡嗎？結果一無所得。現在不僅左翼的人利用『潛行』的手段，就連一些在野黨的議員，右翼暴力集團的頭目，甚至學校的敎員，都開始這麼幹，而且屢見不鮮。對一些人，是下了公開的逮捕令的，他們理所當然要『潛行』。但還有一些人看來是無緣無故地『潛行』，也突然地消失了。我認爲他們總是同某種犯罪案件有牽連。據說，下山總經理是因爲性格突然變得孤僻而隱姓埋名掩蔽行跡的，這屬於極少有的特殊情況，而大部分人是由於畏罪。社會上有人說石田經理患了精神分裂症，可能在什麼地方流浪呢。我不相信這種說法，石田經理肯定是在外方的脅迫下不得不掩蔽行

踪的。可以說，野見山一夥和石田經理的去向有直接的關係。因爲只有經理一個人在現代商事公司的『會客室』見過那夥詐騙犯。對二階堂，他又是僅有的目擊者。爲了銷贓滅跡，完全有可能綁架經理。石田失踪的那天早晨不就收到過一封來歷不明的信件嗎？石田把信掖在衣袋裏，從此再沒回來。從石田那種豪爽、不拘小節的性格來看，連私人信件都可能扔在桌子上而不介意，爲什麼要特別把這封信裝在衣袋裏呢？其中必有文章。進一步推想，去百貨商店買褲腰帶的那兩個人裏如果有石田經理的話，那麼另一個人就可能是綁架他的罪犯。這不過是我們一種推測。經理就算是死了，也應該找得到屍體。我越來越痛感警察的無能，這麼一個狹籠般的日本，罪犯果眞得以藏身嗎？警察是在認眞搜查嗎？報社又在幹什麼呢？」

「報社的人每天都在踏破鐵鞋到處調查呢！」小宮强調地說。

殿山的疑問不無道理。正像殿山所說，在日本失踪的人口實在太多了，謎一樣的案件有增無已，彷彿在狹小的日本國裏有許多洞穴，讓這麼多罪犯得以安然存活似的。

「殿山，剛才您聽我問到加治部長時，好像有什麼話要說。」

「嗯……」殿山結結巴巴，面帶難色。「那人是不是加治，我不敢斷言。不過，有一件事我覺得有點名堂。」

「什麼事？」

「半個月前，警察曾叫我去辨認過一個死於非命的人。」

小宮聽着，不由緊張地向前探着身子，緊緊地盯住殿山那略顯扁闊的臉龐。

第十三章　一個死於非命的人

事情發生在十五天以前。殿山一早到堀留事務所來，事務員末野美子對他說：偵緝二課的刈崎打來過電話，說一會兒還要給您來電話。不知刈崎發生什麼重要事件，殿山一直等着。過了十幾分鐘，刈崎果然打來了電話：「殿山先生，請您幫個忙，能不能抽出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殿山答應後，刈崎說馬上派車來接，請殿山在事務所門口等着。一會兒，刈崎開着警視廳的車飛馳而來接走了殿山。

「請您一起到醫院走一趟。有一個摔死的人被送進醫院了，很像是二階堂……想請您幫助辨認一下。」刈崎說道。

殿山大吃一驚，心想是不是野見山一夥敗露了？二階堂不就是冒充N煤礦工會供銷科長的那個傢伙嗎？

刈崎接着說道：「出事的現場在横山町和淺草橋中間的眞田貿易建築工地。這是一家皮革製品的批發商行，正着手修建一幢四層的樓房。工地上剛埋好鋼筋，正在澆灌水泥。有三十個工人在搭鷹架。鷹架是Z形的。那天傍晚有個工人順着鋼筋過鷹架時踩空了腳，從最高處摔了下來。也許是到了傍晚肚子餓了，脚一軟摔下來的，臉全摔爛了。」

「啊！……可是，刈崎，我沒見過二階堂，不認識他。」

「還有誰能認得他呢？如今石田經理不在，只有請您來辨認一下了。」

「我沒有親眼見過二階堂，但多次聽石田經理談過，只在腦子裏有一個朦朦朧朧的形象。其實卽使見了他，也不一定能認出來，更不用說是一個臉部全被毀壞的人。」殿山正在想着，刈崎說：

「出事現場在工地的樓下，二層剛剛挖好地基，鋪上了水泥，幾百根尖頭的鋼筋像鐵梳子一樣直豎着。那人簡直是倒栽葱似地摔到鋼筋上，然後又跌到水泥地上，頭蓋骨粉碎，臉全被鋼筋刮爛了……

「後來，經過詳細調查，才知道死者曾在菊屋橋的宇田組幹過活兒。目前橫山町的工程由今田公司承包，那個人就是今田公司的。今田公司正是修建加明古洋行大樓的建築公司。宇田經常在今田公司承包的工程工地上幹活兒，可是不知爲什麽這次在眞田貿易工地却是例外，並不見他的影子。當然，也可能是由於交叉使用工人的緣故？一接到當地警察局的報告，曾田和岩田就火速趕到現場。當聽說這件事同宇田甚平有瓜葛，刑警們立卽緊張地忙碌起來。

「據了解，在通常情況下是不會從鷹架上摔下來的，是不是鷹架有不大牢固的地方呢？進行現場調查，由於天色已黑，只能暫且向在場的人大體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經過。後來把屍體送到大學醫院去。

「第二天清早，我覺得這死者的身分有點怪。這個人叫做工藤修吉，住在深川永代橋附近的今田公司單身宿舍裏，沒有一個親人。他去年年底曾在青森縣弘前附近的石灰窰推過小車，到東

京後加入宇田組，過了一個月又轉到今田公司。他今年三十二歲，胖嘟嘟的，聽今田公司的頭頭說，說話帶有青森口音。曾田刑警先到宇田組找宇田了解工藤的情況，但是宇田不在，他又跑到石原町的雛鳥織編襪子公司建築工地找到宇田。宇田回答說：工藤是個很能幹的人，只是有點呆頭呆腦，叫人不大放心，可是我看中了他那種踏踏實實的作風。他不喝酒，也不玩女人，假日總是一個人憋在家裏，或坐在曬臺上吹吹口琴。三十多歲了，還有一點兒孩子氣，同他交往的人也沒說他有什麼不好。這個人塊頭挺大，但膽子却很小。正在他剛從青森吃了上頓顧不了下頓的家裏出來的時候，我雇他作了臨時工。他做了一個月，就轉到今田公司去，是因爲那裏的宿舍比較好。他的想法很實在，我也贊同。我還特意請今田公司的頭頭關照他，他離開我這裏並沒有別的原因。

「當宇田得知工藤摔死的消息時，頓覺惶恐：『……不知現場什麼樣兒？如果不是下雨天，出現這種事故是無法想像的。因爲鷹架的板子上都有防滑設備……當時有人跟他一起嗎？』曾田刑警的神經高度集中，目不轉睛地瞪着宇田甚平的表情。宇田剛才的判斷倒確像是一個內行的工頭作出的，可是總使人覺得他話裏有話。所以想請您來辨認一下屍體。也許有一種可能性——他的同夥把他弄死了，然後僞裝成工作傷害意外事故。儘管工藤已經轉到今田公司，但要想把他置於死地是不難做到的……。」

「宇田可能到醫院來過了。屍體放在太平間，請一起進去看一下吧。」刈崎說。

到了醫院以後，刑警領着殿山穿過通往外科病房的長長的走廊，在種滿美人蕉的花壇旁邊等候。過了一會兒，刈崎帶殿山來到太平間，那裏有一個穿白大衣的醫生模樣的男人，還有一個女的，大概是助手，另外還有一個青年工人和穿西服的人。刈崎和殿山進去後，青年工人和穿西服的人就出去了。冰涼的鐵床上鋪着草席和油氈，屍體臉朝上放着，醫生把屍體上的白布從脚部往上掀掉。

死者那張血肉模糊的臉令人慘不忍睹，屍體已出現了暗紫色的斑點。血從頭頂流到右面頰，沒有血跡的部位好像用什麼藥水擦過，如同黑褐色的油汚一樣泛着光，顏色宛如枯草。顯然，這副樣子使人很難認出死者生前的模樣。

「看不出來……」殿山搖了搖頭，離開了屍體。從這張臉上難以判斷是二階堂還是野見山，或者是他們的同夥。死者頭部破碎，面部也完全變了形。

殿山從太平間出來，刈崎還在門外等着。

「您是加明古洋行的殿山先生嗎？」一位彷彿專門等候殿山的人迎上前來問道。這人四十二、三歲年紀，紫紅色的臉膛，相貌又凶又醜，穿一件舊的灰色西裝。他像是要躲避殿山驚疑的神情，急促問道：「想打擾您一下，從石田那裏您沒聽說過二階堂的臉上有個黑痣？」

「什麼？」

殿山神經質地叫道。是的，想起來了！石田是說過二階堂的臉上有個黑痣。站在面前的這個人是警察——殿山立即意識到對方的身分，因爲只有警察才可能知道二階堂的名字。「是的，石

田是說過。但不清楚這個黑痣是在臉的那一邊。」

「您還聽說過門牙是鑲金的嗎？」

「這倒沒有。」

「謝謝，再見。」那人匆匆地穿過走廊，在美人蕉花壇的後面消失了。

「眞奇怪。」殿山想道。「他旣是警察，應該同刈崎打個招呼；如果不是警察，那就可能是我從堀留事務所出來時跟踪而來的什麼人。他怎麼會知道我要來辨認二階堂的屍體呢？是誰告訴他的？刈崎帶我到這兒來，他又怎麼知道的？」

當時我眞是毛骨悚然，簡直弄得我神經衰弱！我回到事務所以後兀自琢磨，甚至懷疑是末野透露了消息。因爲除了警察以外，末野是唯一知道我們去向的人。殿山微笑着，繼續說道：「回想起來，那個人會不會是加治部長呢？否則，簡直不合邏輯。」

「難怪。是個胖胖的人？」小宮問道。

「對，而且聲音有點兒沙啞。」

「殿山，」小宮加重語氣說：「這個人多半是井關，就是我最初去調查過的井關信吉，是個有點胖，眼神遲鈍的人。」

「胖是胖一點，可是……個子似乎比較高。」

「是井關，沒錯。」

「井關說他是私人調查所的人。如果眞的是他，那麼是誰委託他幹的呢？」殿山說：「那時，只有警察才可能提到二階堂的名字，後來同刈崎說起這件事，他只說了聲『奇怪』，沒說別的。我只好猜測又有新的刑警參加了破案。」

個子有點高，穿西服，聲音嘶啞……這是在松戶洗染店出現過的那個人，不是井關信吉又是誰呢？

九點左右，小宮向殿山理助告辭。殿山送小宮到門外，當小宮同殿山並排站在門檻之外的一刹那，小宮心裏一動，差點兒叫出聲來：殿山也只有五尺來高！松戶洗染店的那個店員也是個矮個子。小宮去找他的時候，他站在櫃臺裏面，小宮站在外面，櫃臺裏高出一截地板，那個店員恰好同小宮一般高。這麼說，看見過井關的那個店員和殿山理助一樣是個矮個子嘍？

那麼，當初一定是把觀音崖上碰到的井關看成是高個子了。井關不會有兩個，這是無疑的。

第二天，小宮雄介又去調查了杉山怜子的新居。

小宮首先訪問了怜子的房東。事先，戶田源一郎叫記者境查閱了松戶市政府的住房登記簿，查到房東的名字叫黑岩豐太郎，在小岩車站南口二百米附近經營着一個點心鋪。

黑岩撫摸着自己的禿腦袋，和藹地說道：「那所房子是我去年三月蓋的，準備隱居時再用，只有三小間。房子閑着不合算，就託市川車站杉原不動產公司幫助找一個租戶。過了五天，杉原就回話說有人要用。我想這房子將來自己要住進去，所以想親自挑選一個比較講究整潔的住戶，

於是就跟租房子的人見了面。」

「是杉山怜子吧？」

「不，是個男的。名字叫什麼來着……忘記要名片了。那個人三十歲出頭，算得上是一個美男子，個子高高的，有點兒英國紳士派頭，穿着上等料子的西服。」

「有兩排扣子？」

「是不是兩排扣記不清了，只記得西服的顏色發黑。」

小宮邊作筆記邊想，這個人或許是野見山。

「那人要租房子嗎？」

「說是給他表兄夫婦租的。他自己在日本橋的藥品公司工作，還沒結婚，說在公司經常出差，住在現在的公寓就行了。因爲表兄最近剛從大阪調到這兒來工作，所以要租一套房子。」

「原來是這樣。」

「從衣着、言談來看，那人挺實在的，我很相信他。臨走時，他說回去跟表兄夫婦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那您是什麼時候和他們夫婦見面的？」

「十天以後。地點還是在市川車站前的杉原不動產公司。租戶的主人叫杉山貫一，四十二、三歲的樣子，臉色紅潤，矮個子，其貌不揚，給人一種懦弱的感覺。他給我看了名片，是越中長命堂東京分店的店主……」

「什麼？越中長命堂？叫杉山貫一？」小宮追問道。

「對，對……在社會上，只要一說富山的醫藥公司的分店店主，誰都會信賴的。當然，這種人對房子會很愛惜的……他還說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出差，在家的時候很少。意思是說，他老婆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多一些。我想，把房子租給這樣的人不至於弄髒……當場就答應了。過了一年，他們又突然說要搬家，我吃了一驚，這是怎麼回事呢？」

「是誰告訴你要搬家的？」

「是杉山夫人。」

「沒說搬到什麼地方去嗎？」

「說她丈夫要調回富山總公司工作，得把家搬走。我問她是不是也要一起搬，她回答說一起搬，可是我總覺得她的回答很勉强。當然嘍，人家往哪兒搬本來與我無關，因此也就沒有詳細打聽。」

「黑岩，您到杉山的家裏去過嗎？」

「那時每月去一次，收房租。起初杉山夫人說她自己送來，可是我是房主，不能把房子交給別人就不管不顧，這樣就藉收房租的機會去看了房子。」

「您去杉山家裏有什麼感覺嗎？」

「沒有特別的感覺。房間收拾得乾淨俐落，杉山夫人也挺和氣的。房間比較窄，家具都是些必需用的，沒有別的擺設。杉山可能眞是經常出差，我一次也沒有碰見過。平時只是杉山夫人和

那隻德國種的尖嘴狗一起過日子。」

「是普通的德國狗？」

「不錯。是隻黑鼻尖的純種狗，挺好玩的。」

「您沒察覺有什麼外人在那兒住過嗎？」

「一次也沒有。這個女人不像是那種丈夫不在家就亂搞的騷貨。她穿的和服講究而得體，有點像是藝妓出身的那麼一種派頭。跟她談起話來，就會感到她骨子裏蠻有主意的——不過，帶有農村人的那種執拗勁兒。」

「她長得什麼樣兒？」

「是個標致的仙女兒呢。高高的鼻樑，泉水般清澈的眼睛裏露出一種微微的冷冰冰的光……那麼端正的臉龐還不多見呢。」

小宮暗暗思量着：這和津野鳥枝的長相頗爲相似。

「對了，不記得在什麼時候我見過她妹妹一面，姐妹倆長得很像，都挺漂亮的。她妹妹大約有二十二、三歲，說是在東京工作。」

「妹妹？是不是杉山夫人的妹妹幫着搬的家呢？」

「您知道她妹妹的地址嗎？」

「不知道。那天她妹妹帶來一大捆手紙。我當時覺得挺稀奇，哪有拿這種東西送禮的呢？所以印象很深。」

「嗯。」手紙？小宮閃出一個念頭，專注地思忖着。特意從東京帶來手紙？這位妹妹從哪兒買來的呢？東京和松戶的手紙價格所差無幾。莫非那位妹妹是在賣手紙的商店工作？紙商？啊！現代商事公司？那恰恰是賣紙的！小宮竭力抑制住自己激動的心情。

黑岩又大聲對小宮說：「還有一件事。……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大概是這個月的月初……天氣晴朗，陽光和煦，照例是杉山夫人一個人在家，坐在向陽門簷下吃着一種果子，還請我品嚐了一下呢。」

「果子？是野果？」

「有點像草莓，但又不像，說是叫山桃。我還是第一次吃這種山桃。我是經營點心鋪子的，有時也用水果當原料作點心，所以對水果還是比較在行的，可是那種山桃却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形狀像草莓，味道非常甜。杉山夫人說是她丈夫從沿海的什麼地方帶回來的。不是我虛誇，那山桃實在美味可口呢！」聽到這兒，小宮握在手裏的鉛筆尖「咔嘣」一聲折斷了。

「那天的事？」

「七號。」

「完全清楚了。」小宮想，「杉山怜子吃的山桃正是從福井縣青峨山上採來的。這就可以證實那個賣藥商就是怜子丈夫貫一。貫一使用了松木的假名四處活動，而所謂『越中長命堂』壓根兒就不存在。那麼，詭稱因爲公司事務忙而經常出差的杉山貫一究竟是何許人呢？怜子又出於什麼目的請黑岩吃山桃呢？難道是她一時的疏忽？」

黑岩見小宮在沉思，於是輕輕地說道：

「是什麼案件？兩天前信用調查所的人也來過，刨根問底地提了許多問題。」

「是不是一個叫井關的？」

「對。年紀比較大，說是眞正信用調查所的。」

明白了。井關的觸角已經伸到這兒來了，小宮幾乎是順着井關的脚印走來的。井關信吉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四處奔波呢？

第十四章　接待室

地方報導部的山西，應戶田源一郎的邀請，重新調任外勤記者。這個消息，是小宮雄介從出差的地方打電話聯繫時，部裏的人告訴他的。

小宮聽後很高興。原來戶田是想讓山西協助小宮負責調查這次案件的。小宮走出小岩的黑岩點心鋪子，來到車站前的公用電話室，叫通了山西的電話。

「怎麼樣？重新調任外勤記者，有何感想？」

「你在哪兒呀？我從一大早就等着你呀！好久沒聯繫了，我以爲你怎麼啦……沒什麼別的感想，能跟你一塊兒走走，蠻有意思的，就是這些。我嘛，總而言之，得感謝戶田呀！」山西爽朗地說道。

「行啊！就開始工作吧，你先上我這兒來一下。」

「好！上哪兒？」

「在京橋的交叉路口等我。估計你會比我先到，有時間的話給部裏打個電話，了解一下湯本和境的情況怎麼樣。我讓湯本設法把宇田的照片秘密弄到手，不知弄到了沒有？我想了解一下。好吧，現在我就從小岩乘電車去……」

小宮掛上電話，穿過車站前的商店，正想跑向售票處時，突然停住了脚。

那兒有一個乞丐，戴着頂破兜帽，雙膝滿是塵土，斜靠着坐在蓆上。在乞丐的面前趴着一隻德國種的尖嘴狗，脖子上掛着一個空罐頭盒。那人的手指拉着拴在狗脖子上的繩子。狗好奇地瞧着眼前過往行人的脚跟。沒人給罐頭盒裏投錢。

「杉山怜子飼養的不就是這種狗嗎？名字叫『塔羅』。據說怜子用一輛中型貨車把家具連同那隻狗一起搬家走了。這隻狗能不能爲這次偵破工作提供什麼新的線索呢？」小宮兀自想道。

「目前所屬警察局已開始了眞正的偵破工作，記者正密切跟踪警察的行動，湯本記者也暗中監視宇田甚平。因此，總該得到一些新的情況了吧？」小宮思索着。

小宮從神田換乘地下鐵，兩點鐘到達京橋。山西已捷足先登，舉着手小跑過來。

「我先報告。」山西大聲說道。

「根據你的情況反映，戶田好像已經報告了岩田部長。岩田部長裝出那副神秘莫測的樣子，好像讓《每朝新聞》聽到一點兒風聲就會不得了似的。直到今天早晨才對這次搜查行動的核心秘密稍有透露。聽部長的口氣，看來加明古洋行案件還是跟宇田有牽連，好像已經查清了宇田和豪田元吉在東亞大學的醜行劣跡。看樣子這次案件也跟『卡車部隊』一類的罪行相似。警察似乎也已經了解到在松戶的杉山的情況，至於是從哪條線索上了解到的，警察當局則守口如瓶。戶田懷疑杉山怜子是不是宇田的小老婆？可是那女人現在搬到哪兒去了呢？宇田照樣還在兩國大街的工地幹活兒，根據湯本的報告，他好像沒什麼事似的，毫無動靜。還有，哪兒也找不到宇田的照片，說是他壓根兒就不喜歡照相，從小到現在就沒照過一張相片，連大學畢業的相片也沒有……

眞是個怪人。」

「原來如此！討厭照相，常是罪犯的一種特徵，他幹了壞事兒，還假裝鎭靜！」

「老兄眞有高見……話說回來，你說要辦的是什麼事？」

「老實告訴你，我是想去實地調查一下現代商事公司的情況。」

小宮向山西說明了從小岩的黑岩豐太郎那裏聽到的怜子的妹妹帶着一捆手紙作爲禮物送給怜子，從而懷疑這事跟現代商事公司是否有瓜葛？

「手紙？不會是特地從東京買了帶去的，只要了解到她是從哪家店鋪買到的就清楚了……」

「這件事兒頗値得玩味，現代商事公司就是一家紙舖……我從戶田那兒聽到加明古洋行案件時，就覺得這是屬於『智能犯罪』。我感到卽使不是專門爲了調查手紙的來歷，就是去看看那幢樓也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有必要去看看野見山製造洽談生意騙局的那間『接待室』。」

「看樣子野見山搞過電料器材公司的對外聯繫工作。宇田說過也是由於這點關係才和他相識的。事情卽使眞的是這樣，也無法想像他趁聯繫工作的機會，就能那樣詳細了解到那間空房的實際情況。一個毫不相干的人竟敢如此隨心所欲地使用這樣一間陌生的空房子幹壞事兒，簡直大膽透了！這背後難道不是有人暗中幫忙嗎？一定是有人向野見山提供了這幢樓的情況。推想起來，三樓的現代商事公司最可疑……」

「等等！甲陽罐頭公司就在二樓，那間空房就在隔壁，裏頭的桌椅也是甲陽罐頭公司的。管理人也明明看見是甲陽罐頭公司的人使用的……不如說甲陽罐頭公司的人更可疑。」

「可是，爲什麼野見山藉現代商事公司的名義，接連不斷地掛電話呢？……」

「電話準是從外面打進去的。」

「沒聽說過加明古洋行給現代商事公司打過電話，總歸一句話，三樓和二樓，其中一定有漏洞。我最近到山武大樓去調查時也有所覺察。在那個小小的樓房裏擠滿了很多公司。公司使喚的一些女服務員，三樓和二樓互相之間都有要好的朋友，彼此談起自己公司的內幕，一點也不奇怪。何況大家都共同使用一個伙房，女人家互相聊天的時候，對自己公司的醜聞，什麼都說得出來。」

「這話倒是有理。這麼說，你的想法……是說怜子的妹妹是某公司的服務員，由她跟野見山取得聯繫的？」

「更確切地說，這是近乎我的想法……如果不那樣去想的話，那手紙的來路就不可理解了。我的設想要是眞能得到證實，那杉山怜子就是聯結加明古和松戸之間的一條粗線。」

「不管怎樣，咱們快幹吧！」

小宮起身就走。從細野老人那兒已經打聽清楚現代商事公司在河邊的一幢小樓上。二人走了不一會兒，就看到了京橋警察局，隔河便是家電影院。在渾濁的水面上倒映着像隻船似的建築物的影子。

「瞧，就是它！」

電影院的旁邊，有一幢褐色的三層建築物，在三樓的大玻璃窗上，「現代商事公司」幾個金

色大字，看來格外顯眼。

「好大的字！眞是的，從外表看來，說它是個大公司，誰也不會不相信。」

繞過河，來到樓門口。一樓門房掛着「管理室」的白色牌子，旁邊有一塊橫放着的黑板，上面用白字寫着各公司的名字。

本樓內各公司：

一樓：日本金融公司、東京宣傳事業社

二樓：甲陽罐頭公司、油漆興業公司、綜合服務社

三樓：現代商事公司、吉野法律事務所、日之丸印刷鉛字製品公司

小宮從管理室的窗口往裏看，室內空無一人，於是就上了二樓。上了樓梯，迎面好像是盥洗室，旁邊是一間掛着窗帘、鑲着花瓷磚的小房間。透過門縫，看到裏面一個十七、八歲模樣的少女正忙着什麼，一會兒她端着茶具和開水出來，從兩人面前走過。

「對不起，請問……現代商事公司在哪兒？」

「在三樓。」

「謝謝。剛才那兒是厨房嗎？」

「嗯。」

少女對兩人打聽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投以不屑理睬的目光。二人推開寫著「綜合服務社」牌子的門進去。

二人在空蕩蕩的昏暗的走廊上走著。看到「甲陽罐頭公司」的黑字牌子。

「在這兒。」

那間空房應該就在它的隔壁嘍？但是隔壁的那間房間卻掛着另一家公司的牌子——「油漆與業公司」。

「看來已經有人把空房子占用了。」

小宮在那門口站了一會兒。用目光向山西示意上三樓。三樓房間布局同二樓一樣。走廊盡頭就是「現代商事公司」。

「好像沒有厨房？」

「三樓只有盥洗室嘛。」

「那麼。打開水得下二樓？」

小宮冷冷一笑。推開現代商事公司的大門。室內相當寬敞。靠窗戶並列擺着十來張新桌子。有五、六個公司職員正坐在那兒辦公。電話鈴響了，有人拿起電話筒。聽得出是在商談生意。靠牆壁立着一排漂亮的灰色櫥櫃。櫥櫃前面貼着各種紙張的廣告。一看廣告便可知道這家公司從捲煙紙到工業用紙，全都經營。看到有人推門，一個穿着藍色工作服的二十上下的姑娘趕忙出來接待。

「想找你們管人事方面的人談件事情，行嗎？」

小宮說着，遞上名片。不一會兒，一個身穿短袖襯衫的三十出頭的男子迎了出來。

「因爲要找一個人，所以來打擾您了，是關於在你們公司工作的一個女職員的事。」

「好的。上這兒來吧。」

那人招呼二人在用窗帘遮擋陽光的房間的角落的沙發上坐下。小宮立即開口說道：

「對不起，我想問一個可能使您感到突然的問題。你們公司的女職員中，有一個她的姊姊住在松戶的嗎？」

「松戶？」

那人面露難色，想了一會兒後說：

「不知道有這個人。公司的女職員共有七名。她們本人的住處我都知道，但是她們的姊姊在什麼地方，就不清楚了。」

「那麼，有沒有一個女的叫杉山？」

「杉山？……沒有。」

「曾經在你們公司工作過的人當中有沒有這個人呢？」

「一定不是叫杉山！杉山也許是她姊姊婆家的姓，或者是個假姓吧。」小宮心中兀自想道。

這時，山西說道：

「能讓我們看一下女職員的花名册嗎？」

「我是管人事的，隨便把職員的住處告訴別人要負責任。你們爲什麽要看花名册？……」

小宮默然不語。

山西說道：「出了一個小小的案件。爲了查清這個案件的受害者，我們想早一點兒找到她，告訴她。請您相信我們報社，讓我們看看花名册，也許能找到一點兒線索。」

「明白了。」

那人說後，轉身就消失在櫥櫃的後面。只過了一分鐘的樣子，他就拿來了花名册，放在二人面前。七名女職員的名字，兩人都不認識。沒有一個同松戶的杉山有關聯，卽使有關聯，他們也不曉得。小宮從七名中挑一個最容易記的「西禮子（二十三歲）住杉並區和田本町一號」，記在腦海裏。

兩人走出現代商事公司，來到二樓的甲陽罐頭公司。在小小的房間裏有五、六個職員。坐在門口的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看到小宮他們，立卽低頭打招呼：「請進來。」

「有件事想打聽一下，你們公司有沒有一個女的叫杉山？」

「啊？」

「那麽，有沒有一個她的姊姊住在松戶的？」

「啊？」

那女孩子又是這樣回答，對小宮直截了當的提問，表現出困惑的樣子。這時，坐在面向窗戶

的一個約莫二十八、九歲的長臉的男人轉過頭來，說：「姊姊住在松戶……」

那個青年一邊戴上黑色的套袖，一邊說道：「那不是吉野他們那裏的矢田小姐嘛。」

「矢田？」

小宮不禁自言自語了一句。

「矢田，這個名字好像在哪兒聽說過。矢田，對啦！是猿谷鄉的矢田！四戶人家有兩戶姓矢田，是宇田清母親娘家的姓。」小宮兀自想道。

「那位矢田小姐，現在住在哪兒呀？」

「三樓有個吉野法律事務所。她們那裏有一個女的叫矢田。最近不見了……我就住在松戶前頭的大柏樹底下，記得有一天在松戶車站偶然碰到過她。第二天，她跟我說她的姊姊在松戶。」

「謝謝！」

小宮和山西急忙跑上三樓，一下子就找到吉野法律事務所。小宮敲了一下門，裏面馬上有了答話，出來一個女的，大約三十來歲的樣子。

「請問，矢田小姐在這兒嗎？」

「她呀，已經不在這兒工作了。」那個女的回答說。

「冒昧之至，有關矢田小姐的事，希望能給我們談一下。」

小宮拿出名片。她把名片遞給一個坐在靠近窗前的四十歲模樣的男人。那男子一副法律家的派頭。他把目光從書堆上移開，一邊摘下眼鏡一邊說道：「矢田小姐的事嘛……不知道是怎麼回

事……」

他先來這麼一句開場白，接着就談了以下一些情況：

「矢田杉子大約在一年前看了報上的招募廣告來到這個法律事務所工作。她剛滿二十四歲，還沒結婚。她過去曾經在什麼地方工作過，不清楚。這個女孩子性格雖不開朗，但表情很美，工作踏實，是個端莊標準的女性，在法律事務所工作很合適，可是最近說是要結婚，急急忙忙要求離職。我雖然挽留了她，但她總是聽不進去。她就住在葛飾區龜有町三條十五號的柳明莊公寓，在公寓裏租了一間房間，自己一個人過活，倒沒聽她說過有姊姊在松戶。她長得很漂亮，五官俏麗，身材苗條，遠看簡直像個外國姑娘，只是性格不太開朗，這一點令人惋惜啊！」

「她的未婚夫的情況，您了解嗎？」

「不了解。說她性格不開朗，就是指她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從來不向別人談起過。」

「她是否談過有什麼人幫過她的忙？有什麼親戚？」

「從來沒有談過。」

「謝謝！」

小宮和山西了解到矢田杉子的住所，眞是意想不到的收穫！二人滿懷興奮的心情走出門外。

小宮心中想道：「矢田杉子跟杉山怜子準是姊妹關係！杉子在吉野法律事務所工作時，因爲厨房在二樓，她經常下樓打開水，從這裏了解到甲陽罐頭公司隔壁那間空房的詳細情況。」

小宮又想：「野見山一定是杉山的朋友或者別的什麼關係！野見山在籌劃這次罪惡事件時，

肯定曾爲找地方發過愁。杉子就向他談起甲陽罐頭公司隔壁的那間空房。『嗯，那小子倒是可能去，先讓我瞧瞧房間再說。』『那個地方不錯，問題是絕不能讓管理人和甲陽罐頭公司的人知道，要找一個管理人不在的時候行事。』『有這樣的好時機嗎？』『這個，難說哩。』『誰來端茶呢？由我來端不是叫人起疑心嗎？讓對面茶館的服務員送茶最好。』『有道理！好，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詐騙老手，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把這間空房編進了他導演的那齣戲裏去。這可是決定勝負的一着！要敢於大膽行事，就像不買票乘車還大搖大擺地走過檢票口一樣。野見山的陰謀終於付諸行動！」

走出京橋樓，他們就來到附近的「泡尼」茶館。

「就是這兒吧？」

兩人進到店裏。小宮要了一杯咖啡後，問一個年輕的女服務員：「你給對面那幢樓送過咖啡嗎？」他手指現代商事公司的窗口。

「不錯，送過。」

「有家甲陽罐頭公司，你知道嗎？」

「嗯，我知道。」

「吉野法律事務所呢？」

「也知道。」

「那麼說，你常常給吉野法律事務所送咖啡嘍？」

「是的。」

少女認眞地回答。

「那個事務所裏有個漂亮的姑娘，你認識嗎？」

「你說的是矢田小姐？」

「不錯。她跟你談過什麼？」

「不，沒談什麼。她是我們這兒的老主顧。」

少女走進裏面。小宮臉轉向山西，說道：「這裏頭的內情，這個女孩子比那些公司的人還了解得多。」

「刑警的眼光也實在太不行了，連這樣重要的地方也看不出。」

「我想刑警已經費好大力氣調查過了。但誰也懷疑不到吉野法律事務所的一個女職員身上。矢田杉子這個名字，沒有去過猿谷鄉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就連井關信吉的雙脚也沒來到這裏。」

「這對井關來說倒是沒有必要……」

「那是爲什麼？只要判斷出矢田杉子是加明古洋行案件的重要線索，就應該聯想到松戶的杉山……」

「不！還有另一條線索啊。」

「那是……」

「我現在還說不上來。不過，如果井關不知道矢田杉子的話，他爲什麼追查到松戶呢？……我覺得，井關信吉這個人雖然行踪神秘莫測，但已經可以推斷出他是誰了。他或許就是石田經理夫人雇佣的偵探。井關爲了了解石田經理的下落，才追查到松戶的。」

「不過，如果眞像你所說的，那殿山專務董事見到你的時候，談話中不是該流露出點什麼來嗎？井關爲什麼去松戶，追查到黑岩豐太郎的點心舖子呢？……這只能說，還是矢田杉子這條線索。」

「也許是。但是，我說還有一條線索，是說井關在石田失踪以後，調查野見山一夥的行踪，從而一直追查到松戶。我是從焰火線香的事和從松戶的黑岩那兒聽到吃山桃的事以後才得出這個結論。不過，井關是否還帶有別的什麼目的前往松戶呢？……」

「這個人也越來越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了。」

從「泡尼」茶館出來，小宮來到郵電局，向福井縣的坂根通信員發了如下電報：

望速告知猿谷鄉宇田和矢田兩家成員姓名及去向　　小宮

郵局的時鐘指着三點三十分。電報到達若狹是五點。

「下一步上本鄉元町找加明古洋行的經理夫人了解看看，你覺得怎樣？」

「這可能了解到井關的眞面目，好！」

兩人登車上路，從御茶水橋出元町，經過後樂園，在通向壹岐坂的途中下了車。這是一個僥倖免遭戰爭刼難的角落，戰前的建築物仍保存完好，環境幽靜。石田寅造的家是戰後興建的，屬於一般商人所喜好的平房，樣式相當別致。小官和山西來到門口，向孝子夫人遞上名片。

「恕我們唐突，請問夫人是否了解有一個叫井關信吉的人嗎？」

「是幹什麼的？你們要找的那個人……」

夫人歪着腦袋反問道。她個子不高，快四十歲的樣子，櫻桃小嘴，皮膚細嫩，顯得年輕，但臉色多少有點兒憔悴。

「是在眞正信用調查所工作的人。」

「不認得這個人。」

「夫人，您是否委託過信用調查所的人或者私人偵探調查經理的下落？」

「不，沒有過這種事。我只是報告了警察，全拜託他們了……」

「是嗎？那經理的情況，後來有什麼新消息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

夫人臉色沉着，不願多談。

如果不是夫人雇的，那麼井關信吉究竟是何許人呢？他的眞面目又一次開始變得模糊起來。

第十五章　矢田杉子

野見山假手現代商事公司的接待室策劃京橋樓騙局，可能是由於矢田杉子插了一手。還有，松戶的杉山怜子曾把青峨山的山桃給過小岩的黑岩豐太郞。這兩個情況觸及了警察當局搜查破案的意圖。岩田組至今對搜查情況一直嚴守保密，但被小宮記者摸到了這次案件的核心秘密。

第二天，岩田部長立卽召見小宮。

「你的雙脚跑得眞快呀。有些情況本來不該這麼早說出去的，現在只好跟你談談。實際上，福井縣的笠井早男先生死得不明不白，警察當局早就接到報告了。只是因爲擔心使事情複雜化，所以把調査任務委託給小濱警察局。我們這裏集中力量想摸淸宇田的後臺，就是說，指揮宇田的那個傢伙是誰？這才是偵破案件的核心。對這個問題，目前有說服力的材料還很少，疑點重重。例如，豪田元吉籌措逃跑資金，宇田像是參與了的。豪田在品川事件暴露後，因被點名通緝而潛入地下，到現在已經快半年了……該是他露面的時候了。」

「這麼說，你的意思是豪田將會因爲沒錢花而自己跑出來，還是說他計劃逃往國外？」

「是這樣的：我們要是抓住了豪田，就可以弄淸一個偸渡的秘密組織。」

「你說什麼？」

小宮一時愣住了。眼前浮現出井關信吉的影子。根據坂根通信員的來信說，井關好像去訪問過青峨山的漁夫。

「偸渡的秘密組織，是什麼樣的？」

「這組織把在國內非法搞到的金錢財物偸偸運往國外，最近在石川縣就逮到了一個人……」

「石川縣？」

「不錯。這傢伙是一個貨船上的大副，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在最近一次偸渡事件中被逮捕，現在患心臟病正住院。有跡象表明他曾坐過偸渡船。目前我們正和石川縣警察局協同作戰，並進行調查，但他就是死不肯交代。這個組織的特點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只有横的聯繫，所以沒法抓住別的什麼東西。石川縣警察局因此提出疑問，豪田也許同這條線沒聯繫？」

「那麼，這件事跟加明古洋行案子毫不相關？」

「不，有關係！二者都可以看作是籌措政治資金的那夥人幹的。至今還沒有材料表明八千套服裝落入國內工會組織的手中。」

「雖然說不上有什麼充分的證據……但是，岩田，我看他們好像是讓人把西服、大衣的商標拆掉，慢慢地脫手賣掉似的。」

「也許是這樣。他們經常不擇手段，欺詐騙取，然後把錢偸偸轉到南朝鮮去。小宮，你報告的情況很好，這幫了大忙，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宇田和野見山互相掛鈎的線索。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弄清矢田杉子就是松木貞次郎的老婆杉山怜子的妹妹，那宇田巢穴中策劃的這些陰謀就十

地說道。

之八九可以揭穿了。請你立卽電告你們報社的人開始調查福井縣方面的情況吧！」岩田充滿信心地說道。

「有關矢田杉子，我們報社已經和在福井縣的通訊員聯繫過了。矢田杉子是猿谷鄉人，很顯然，案犯肯定是跟猿谷鄉有關聯的人。可以說是宇田唆使矢田等人進行活動，又驚野見山一臂之力……」

岩田的目光變得深沉起來。

「那麼，宇田爲什麼要作爲主犯浮在面上呢？……杉山怜子的去向弄清楚了嗎？」

「還不淸楚。刈崎刑警正在追查她搬家時所使用的那輛中型貨車，今天早晨捎來了一個奇怪的情況，說是了解到今田公司有一輛運器材用的載重兩噸的中型貨車，搬家的那天借給了宇田組使用。現在刈崎正在作進一步調查。」

「那一帶，沒一寸閑地。」

「那麼，還是用他那輛私人汽車嘍？岩田，咱們來個出其不意，突然搜查一下矢田杉子的住所，這個辦法你看怎樣？怜子恐怕還沒有跑到龜有去吧？」

「她是不會跑到龜有去的，但我想她跟龜有總有什麼聯繫……刈崎要是回來，就讓他立卽上龜有去一趟。然後，讓他去找一下小岩的黑岩豐太郎——因爲他是杉山貫一的目擊者——安排他跟宇田見面。這樣一來，事態如果能發生大變化，那就太好啦。」岩田部長神氣十足地說道。

在宇田的周圍，在小濱一帶，刑警們紛紛來到，布下了天羅地網，大有連一隻螞蟻也不漏過

之勢。

「岩田，同宇田有關聯的，這下子可以全弄清楚了吧？但是，宇田或者他們一夥中的誰，爲什麼要去青峨山？爲什麼要化裝成賣藥的住在若狹本鄉呢？對這些又該作何考慮呢？」

「這個我就說不上來了。你說笠井先生死得離奇，但只要沒有確鑿的證據，什麼也不好說。我想，有關這些問題，到若狹去調查的鎌井刑警應該已經搞清楚了呀。」

去若狹調查的刑警，原來是鎌井刑警，那麼，井關信吉的行動又是怎麼回事呢？

「岩田，你知不知道有個信用調查所的叫井關信吉的人？」

「這個我不知道。信用調查所的人，他是幹什麼的？」

岩田把嘴上的香煙扔掉。

「什麼？岩田你會不知道井關，這也太離奇了！」

小宮吃驚地盯着岩田的臉，但岩田的神色如常，顯出泰然自若的樣子。

「是不知道呀，我……」

「那麼，岩田，你對加明古洋行經理失踪是怎麼看法的呢？」

「唉！這個嘛，我還是贊成這種說法，這是公司破產，精神受刺激，失去了常態，以致離家出走。說他因爲是這場騙局的目擊者，所以被野見山一夥拐騙走了，而且被他們幹掉，這是不可能的。這幫傢伙不會幹那樣的蠢事兒。你想，在這次詐騙事件中，他們巧妙地銷毀了罪證。正在要使這股餘熱冷却下來時，却拐騙受害者，引起社會輿論譁然，露了馬脚，哪有這樣的傻蛋！對

吧？」

「那麼，你認爲經理上哪兒去了呢？」

「離家不歸的人，全國有好幾百，你說是吧？各地警察局收到這類要求調查的案子不知道有多少呀。對石田經理的失踪，我們也是馬不停蹄地到處調查，但就是抓不到一點兒影子。」

岩田刑警說着，看了一下手錶。這時，門開了，刈崎刑警跑進來。

「主任，今田公司的那輛中型貨車，已經查清楚了，當天不在作案的現場，是運砂子到神奈川縣去了。」刈崎遺憾似地說道。

「是這樣……你辛苦啦。不過，你能不能和《每朝新聞》社的小宮記者一起馬上去一趟龜有？」

高個子的刈崎屁股剛沾椅子邊，一聽此話立即站起來，和小宮雄介一起奔出門外驅車上路。

小宮和刈崎刑警在龜有車站下車時，已經過了六點。兩人在車站前面向派出所打聽柳明莊的地址。

柳明莊離車站約有三百來公尺遠，在一個離大街較遠較僻靜的住宅區裏，座落在一所幼兒園的後面。這是一幢兩層黑色木造建築，四角飛簷突兀崢嶸。附近一帶鱗次櫛比地擠滿了平房。日暮西沉，家家冒起的炊煙，升起在灰暗的空中，像瀰漫白色的霧氣。

管理員是個年過四十的婦女，背上揹着三歲左右的孩子。刈崎刑警問起五號房的矢田杉子

時，她馬上回答說：「矢田小姐嗎？已經搬走了。」

她眼睛滴溜溜地上下打量小宮和刈崎的模樣。小宮發呆地站着。

「那是什麽時候？」

「三天前。」

「你不知道她搬到哪兒去嗎？」

那女人疑惑地看着他們兩人。

「不知道。」

她漫不經心地回答說。刈崎出示自己的身分證，她看後，嘴角浮現一絲輕蔑的笑意，很快地點了一下頭。

「我是不知道搬到哪兒去，她也沒說，只說急着要搬家，就在那一天搬走了，她在這裏剛住不到半年。」

「搬家時，有男的來幫忙嗎？」

「男的？你是說來幫忙的？有，是個女的，三十左右的人，司機是個男的，二十七、八歲的樣子。」

「什麽樣的車？」

「三輪運貨車，挺大的，比街上賣菜的車還大。」

「是中型貨車吧？」

「是中型的，還是什麼型，我不懂，總而言之，挺大的車。」

小宮聽後，心想來幫忙搬家的這個女人準是杉木怜子。她是十二日那一天從松戶搬走的。過了三天，杉子也搬家了。是不是怜子先找到一個去處，然後再把杉子也一起叫去的呢？

小宮看了一下刑警的臉。這時，從屋裏傳來了「塔羅，塔羅」的喊叫聲。

「塔羅，塔羅！」

小狗跟了過去。這是一隻純白色的狗，跑到樓梯旁的管理室前停下，鼻尖貼地喘着氣兒。

「太太。」小宮迫不及待地又問那個女人，「這隻狗跟矢田小姐的那隻不一樣吧？……」

「你了解得眞清楚呀！是不是矢田小姐的狗，我不知道。搬家前兩天，矢田小姐說是從什麼地方要來的，放在二樓。唉呀，別說有多煩人了……把鄰居醃鹹菜用的石頭也撞倒了，叫人好爲難呀！金子小姐說挺可愛的，又把牠要回來了。」

「金子小姐？跟矢田小姐認識嗎？」

「她們說互相認識。矢田小姐臨要搬走時，金子小姐說喜歡狗，就把狗留了下來。到底是給她的呢，還是暫時寄存在她這裏的呢！我就說不清楚了。」

「那麼，她是了解矢田小姐的嘍？」

「這個，你們自己去問她吧……」

這是柳明莊樓下靠最裏面的一個角落的房間。門前擺着裝煤炭用的稻草包和鹹菜桶之類的東西。那女人站在門口，抱起小狗，朝這邊張望着。

「請問，是金子小姐吧？」

「嗯。」

那女人一手捻着圍裙，惴惴不安地低下頭，刈崎刑警微笑着，出示身分證。

「你知道矢田杉子小姐搬到哪兒去了嗎？」

「不知道呀。」

「對不起，這隻小狗，矢田小姐說過從哪兒弄來的嗎？」

「沒聽她說過，不知道她從哪兒弄來的。快搬家的前兩天，我一說很喜歡，她說那就暫時放在你這兒吧。」

「搬家時，她的姊姊來幫忙了吧？挺年輕的，對吧？」

「這個嘛，搬家那天來的那個人是不是矢田小姐的姊姊？我可說不上來，看她倆的長相倒很像，不過，矢田小姐什麼也沒說呀。」

「她有沒說還要不要這隻狗呢？」

「她只說先放在我這兒，沒說別的，因爲我喜歡，就暫時收下來了。可是這狗兒一到夜裏就老是吠個不停，弄得左鄰右舍不得安寧。不過，牠也有討人喜歡的地方，不管怎麼說還是很可愛的。太太叫牠，牠總不聽話，我一叫就聽我的。我管它叫『塔羅』，晚上就跟我一塊兒睡。」

那女人說着笑了起來，露出滿嘴黑牙。看樣子，是個良家女子，不像有意隱瞞矢田的去向。這就是說，杉子不把去處告訴任何鄰居就搬走了。

「金子小姐，有關矢田小姐的情況，你還了解些什麼？」

「啊，什麼也不知道。跟她不過是經常見面而已，只是這隻狗來了之後，才跟她突然接近起來。但是，沒聽過她談起自己家裏的事。這隻狗嘛，不知道矢田小姐是從哪兒弄來的……」

這時，狗溫存地舐着女人的手。

小宮和刈崎回到柳明莊門口，又一次向管理員詢問矢田杉子居住時的情況和有無來訪者等等，但都毫無斬獲。

兩人走出柳明莊，上了大街。

「看來杉子是有意把狗留在這兒的。」刑警說道。

「刈崎，你也喜歡狗嗎？」

「我不太喜歡……」

「你有所不知，大凡喜歡狗的人，都是捨不得扔掉的。但是，杉子和怜子爲了逃走，却有必要扔掉那隻狗，顯然這隻狗是纏住她們手脚的東西，非扔掉不可。」

「那兩個人一定把狗可能追上她們的時間也計算在內，這個家搬得實在巧妙。喂，我看咱們上附近的幾個汽車運輸公司看看，也許能碰到什麼……」

按照刈崎的意見，小宮和刈崎來到五家經常跑龜有的汽車運輸公司，但是找不到一個給柳明莊搬過家的。按理說，這五家汽車運輸公司就在柳明莊附近，要往外搬家，自然應該雇用他們的車。依此看來，可以肯定矢田杉子搬家所使用的那輛貨車是屬於她的同夥中的，這跟怜子搬家採

取的是同樣的辦法，也就是說從松戶搬家的人也來過龜有……不過，等一等！小宮緊緊抓住自己的思路。

「那隻狗是在她的房間裏養的，她如果眞的很喜歡，就不會把牠留下。從已經了解到的情況看來，杉山怜子似乎很喜歡這種德國種的尖嘴狗。旣然如此，應該把狗一起搬走，那爲什麼不帶走呢？是不是因爲她們的住處不適宜養狗？還是她們姊妹已經遠走高飛了呢？」

「刈崎，她們兩個人或許已經不在東京，萬一她們……」

「嗯……我也正想着這個事。不知道行李出站了沒有？咱們去附近的車站查查看。」

結果當然是毫無斬獲。要調查出站的行李，實在無從下手。

小宮給小岩的黑岩豐太郎點心舖子掛了電話，對方說黑岩不在，出去釣魚了，還沒回來。無奈，小宮和刈崎只好約定第二天早上在偵緝二課碰頭，於是各自踏上歸途。

不知不覺之間，夜幕降臨在龜有的大街上。

小宮在高丹寺車站下了車，突然泛起一個念頭，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奔向西禮子家的方向。這是他在訪問現代商事公司時，唯一記住的那個公司女職員的名字。車子到達杉並區和田本町時，已接近九點。

西禮子家四周杉樹環繞，環境幽靜。小宮拿出名片，簡單地向她說明因爲白天訪問了現代商事公司，所以來找她了解一些情況。西禮子穿着緊身褲子，像個運動員，健美而充滿朝氣，今年

剛滿二十三歲。開始時，她警惕地看着小宮，待聽完說明來意以後，就招呼他上會客室。而小宮在門口就迫不及待地詢問起來。

「你是問矢田小姐呢？她可是個特別好的人呀。我們常在二樓的開水房裏一塊兒聊天。聽她說是爲了要結婚，才辭掉工作的……」

「她的男朋友是誰？」

「不知道，她一碰上像這樣要緊的事，就一切都閉口不說了。她就是有這麼一股執拗勁兒，有時甚至讓人感到有點冷若冰霜。她是福井縣那一帶的人，大概都是這個樣子的吧？……」

「她說是福井縣的，眞的？」

「不錯。她說是在靠海邊的一個村子，景色特別美……她常引爲自豪。」

「有意思！你們公司是賣紙的吧？像手紙什麼的，有時可以降價出售嗎？」

「不錯，有過。我們是代銷店，主要是經營工業用紙，別的用紙也經常從批發店那裏買進來，再賣出去，有時便宜極了。」

「矢田小姐有沒有從你們公司買過手紙？」

「買過好幾次，作爲交換條件，我們讓她從別的公司買些便宜的罐頭、鋁鍋之類給我們。」

「矢田小姐買過罐頭嗎？」

「買過，她可能是從甲陽罐頭公司買來的。那個公司裏頭有特別討人喜歡的職員，因此，樓裏的人們都樂意從那兒買罐頭。」

「哦，是這樣……西小姐，你有沒有見過一個男的去找過矢田小姐？」

「這，不知道，要是我們公司的人，也許還說得上……總之，沒留心過這個事。」

「這樣吧，你有沒有聽人說過一個男的找過她？」

西禮子抿着嘴微微一笑。

「嗯……有一次我見過一個高個子的青年，三十出頭的樣子，在京橋的交叉路口走來走去。」

「高個子的青年……」

「不錯。他穿着藏青色大衣。我是從背面看到的，沒看見他長的什麼模樣。我當時一看，那個男的旁邊不就是矢田小姐嗎？因爲她很少跟男的來往，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今年二月，還穿着大衣，正是寒冷季節。矢田小姐後來什麼也沒說，我也不好意思問她，所以關於那個男的事，我只能說這麼一點。」

高個子，又是二月，時間也好，身材也好，不都像野見山嗎？

小宮道了一聲「謝謝」以後就告辭走了。

快十點半時，小宮回到家裏，立卽打開當天的晚報。在第三版上刊登着小宮採訪的消息。同時，小宮看到在戶田源一郎撰寫的文章裏關於加明古洋行事件警察重新調查一事，充滿了煽動性的詞句，但對青峨山敎師之死人們所持的疑問却隻字不提。

第十六章 猿谷鄉家族

第二天早晨十點，小宮在編輯室接到福井縣高濱町坂根通訊員打來的電話。電話說，青峨村猿谷鄉的矢田和矢田分家的兩戶人家中，有四個人外出他鄉。

矢田本家出走的人有：

矢田松子，三十歲，戰前到京都木屋町的一家菜館當服務員，戰後搬到大阪，在法善寺附近的酒吧間和舞廳裏營生，現在已不在大阪，去向不詳。

矢田竹子，二十七歲，戰後到名古屋市在春木又四郎律師家當保姆，後來離開名古屋，現在何處，不清楚，只了解到名古屋春木律師家的住址。

矢田杉子，二十四歲，青峨小學畢業後，由宇田甚平介紹到東京，在東京的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後，現在在京橋附近某事務所當職員，住在葛飾區龜有町三條柳明莊五號。

矢田分家出走的人有：

矢田賢吉，二十八歲，也是由於宇田甚平的介紹，於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上東京謀生，現住何處不清楚，據說在當汽車司機。

矢田伊莎，二十二歲，經下關市的什麼人介紹，在昭和云丹本鋪當女店員。

爲什麼沒有早一點注意到這些情況呢？小宮在編輯室裏記錄下坂根所作的情況報告後，開始思索：矢田本家有四個女兒，小清的母親下面有三個妹妹，三個都出走未歸。松子或許就是杉山怜子吧？三十歲這一點就很相符，在京都的木屋町工作，以後又去大阪在酒吧間和舞廳待過，這跟在松戶的洗衣店做過活兒也很接近；黑岩說她有點像鄉巴佬的樣子，這一點也聯繫得上。最小的杉子看來就是在吉野法律事務所工作過的她！住在龜有這一點就跟了解到的情況若合符節。三女竹子，現在何處呢？在名古屋的一個律師家中當過保姆，後來去向不明，此人或許就是津野鳥枝？首先二十七歲這個年齡就很相近。還有，她的姊姊和妹妹的容貌，目前已了解清楚，都是出衆的美人，而殿山專務董事說津野鳥枝就像個模特兒似的，長得很標致。因此，怜子、鳥枝、杉子，一定是姊妹關係，看來不會錯！杉子是由甚平拉的關係上東京，那麼，宇田——杉子——吉野法律事務所——甲陽罐頭公司——現代商事公司——野見山——加明古洋行，就成爲一條長長的線；進一步推想，杉子也有可能成爲另一條線的起點，即杉子——松子（杉山怜子）——貫一——「西村」旅館——青峨山。兩條線索在杉子上相互交叉。於是，宇田就成爲站在兩條線起點上的重要人物了！但是，野見山涉是從什麼地方插進來，跟這個家族連到一塊兒的呢？杉子如果是野見山的情婦，那在東京岩本町發生的事件，和在青峨山出現的賣藥商就很明顯互有關聯。那麼，爲什麼賣藥商一定要去青峨山呢？看來令人不解的地方只剩下一點，即宇田甚平和杉山貫一是在哪條線上聯結在一起的？

小宮急忙打電話給名古屋分社，要求派記者馬上去千種區的春木又四郎律師家，詳細調查有關矢田竹子在他家當保姆時的情況。

名古屋分社回話，是在下午一點半小宮走進編輯室的時候。據分社調查，矢田竹子是在六年前離開名古屋的，這也就是說，她在律師家一直工作到二十二歲。律師說，後來她由於她姊姊的介紹，上東京去了。啊！原來她的姊姊在東京工作！小宮想她姊姊恐怕就是「松子」吧？但據春木律師說，她姊姊是什麼模樣，他不知道，反正竹子在他家裏當保姆時，她姊姊好像經常給她來信；信是從東京寄來的呢，還是從大阪寄來的呢，他也不清楚。他說，竹子是個聰慧而美麗的姑娘，但是性格有點冷僻，有時令人感到她好像不大願意當保姆似的；她幹活兒從來沒出過一次差錯，而且應付自如；她去東京以後，就再沒來過信，不知道上哪兒去了。記者詢問：「矢田竹子有沒有發生過亂搞男女關係之類的事？」他說：「這可沒有。在我這裏，她只跟一個叫腰本的學生比較要好，其他沒聽說有過和誰兩個人在一塊兒的事。保姆跟學生要好，這本是自然的事情呀。」

記者和律師還有下面一些對話：

「這位腰本，現在在什麼地方？」

「也到東京去了。」

「咦？」

「是跟着矢田小姐的後脚去東京的。他是個聰明的才子，又是個高個子的美男子……他說是

為了深造才去東京，想上東亞大學，但是家裏貧窮出不起學費……好像是靠勤工儉學上的學。他說將來想當個政治家，不過由於出身貧寒，這個想法似乎操之過急。」

「腰本在東京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他走後連一張明信片也沒來過。」

小宮從記者報告的這些內容中，立即意識到：這位腰本，不就是野見山涉嗎？高個子的美男子，又富有才華，這些跟從殿山專務董事那兒聽來的印象都很相似。

小宮進一步推想，如果這一設想跟事實能對得上，那就是說，腰本緊跟矢田竹子的後頭上了東京，在東京又同她見了面。竹子因為不了解姊姊的住處，就找宇田打聽。於是，宇田和腰本就聯在一條線上了……

小宮想證實自己的設想，立即跑到設在文京區的東亞大學去。他曾經在這個大學裏調查過宇田甚平的情況。他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查找在畢業生中是否有腰本這個人。果然，在昭和二十七年的畢業生名單內，發現有一個名叫腰本直記的政治經濟學系畢業生，年齡二十九歲，是在夜間部❹就學的。這就證實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畢業年齡為二十九歲；二是離開名古屋的時間在六年前。

小宮興奮地環視辦公室四周，接着又找學生科的工作人員，一個勁兒進一步詢問腰本直記的

❹ 白天幹活兒，夜間上學的勤工儉學學生。

情況，但是沒有一個問題能得到滿意的答案。

小宮馬上乘車回到報社。突然，山西拍着小宮的肩膀說道：

「我又向名古屋分社打了一個電話，問春木律師那裏有沒有腰本和矢田的照片。分社記者立即打電話問了春木，據春木說有一張，是春木去歐洲旅行時，腰本和矢田隨同春木家裏的人到名古屋車站送行時，爲了留作紀念，在車站門口拍攝的。」

「哦？」

「照片是用航空信郵寄出來的，按理說應該到了。說不定今天傍晚就可以收到。」

從名古屋送來的六寸大照片，儘管已經過了好些年，但影像仍然清晰。照片四周雖已變了顏色，但中間人物臉相和形象都看得很清楚。照片上，在名古屋車站的大柱子前，春木居中，一家人圍在他的四周，邊角上站着身穿襯衫的腰本直記和穿着白底碎花連衣裙的矢田竹子。矢田那特有的高鼻樑如同雕刻似的，臉朝前方，頭稍微低着，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她的身後是腰本，襯衫的袖子挽着，兩手抱胸。照片後面分社記者用鉛筆寫的說明是：

「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夏，春木又四郎律師代表縣律師會赴歐洲旅行。這是出發當天（八月七日上午十點左右）的情景。左邊站立者卽腰本直記，當時二十五歲。身穿連衣裙的是矢田竹子，二十一歲。」

照片是矢田竹子離開名古屋前一年照的，矢田和腰本在此後一年就到了東京。如果翌年進入

東亞大學，正好是二十九歲畢業。矢田竹子的年齡也跟坂根通訊員了解到的完全相符。

「這個女人的確很漂亮。個子也够高䠷的呀。」山西說道。

同竹子的美貌相比較，富有才華的瘦高個的腰本也不遜色，堪稱美男子。況且，他雖出身貧寒，却能銳意進取。腰本成爲竹子的意中人，也就不足爲奇了。

「喂！現在可不是欣賞人家容貌的時候呀，快拿去給加明古洋行的殿山專務董事看看。腰本一定就是野見山，我看不會錯吧。」

小宮說罷，立卽拿起電話筒，要了堀留的山武大樓的電話。殿山聽後，激動地說道：

「眞的嗎？快拿來給我看看。」

報社的小汽車朝着山武大樓急馳而去，很快就抵達山武大樓。進入電梯廂後，小宮想起不久前來這裏採訪時那種陰暗而沉重的心情，而此時却感到說不出的輕鬆愉快。上到五樓，殿山已經等在那兒了。

「就是他們，野見山和津野！」

殿山雙手揑着照片，眼睛熠熠發亮。

「你們怎麼弄到這張照片？」

「殿山……」小宮說，「我見到你的時侯，就暗下決心，一定要把這夥人掃除乾淨！」

「你眞有辦法呀！能找到他們。」

「請你相信報社，石田經理的歸期看來不會太久了，經理大抵是叫這夥人監禁着呢。」

「你們報告警察了嗎？」殿山高興地問道。

「我們已把照片複製了十來張，這一張給你，警察那裏也立即送去一份了。」

「實在難得呀！」

「不過，現在高興還早，殿山先生！找到照片，只不過證明了他們的身分而已。今後的事還難着呢。」

末野美子端來了茶水。小宮呷了一口，臉龐轉向窗戶，透過窗口看到旁邊大樓的屋頂已經變成簡易的高爾夫球場。

「是高爾夫球場吧？」

「他們眞是趕時髦，搞這個玩意兒，乒乒乓乓的，眞叫人不得安寧。」殿山爽直地說道。放眼望去，可以看到那兒高高地張着網，身穿短袖汗衫的男男女女，成對成雙地正在打球。

「他們是那個大樓裏的公司職員吧？」山西問道。

「可能不單是那個樓裏的，只要是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誰都可以進去練球。這會兒，看樣子像是沒入會的人在打球。他們只要交了入場費，一次可以玩一個鐘頭。」

二人被殿山留住，一起吃了飯。他們告別了殿山，出了山武大樓，走向堀留的都營電車站。小宮一邊走，一邊對山西說道：

「這下子，野見山和津野的眞面目暴露了。宇田跟野見山這條線有關聯，也弄清楚了。」

「下一步，只要搞清楚松木貞次郎是何許人，這夥人大概就都可以抓住了……」

「我看松木就是杉山貫一，準是他！這個，今天就可以搞清楚。」
「這話怎麼說？」
「讓黑岩豐太郎去一趟兩國大街，跟宇田一見面就眞相大白。」
「你是說讓他跟宇田見面？」
「因爲要認得貫一的眞面目，只有讓宇田這個大傢伙出場才行呀。」
「這麼說，你已經有充分證據證明杉山貫一＝宇田甚平這個說法嘍？」
「這個設想如果能够得到印證，咱們就是大獲全勝啦！好久沒喝酒了，來，今天乾它一杯，把戶田給的『軍用資金』先挪用一下。」
「好啊，可是你還沒祝賀我重新調任外勤記者呢。」
小宮和山西從堀留上車直奔日比谷。刈崎已經等在那兒，說已經打了電話，讓黑岩豐太郎待命。
三人立即一同乘車到達小岩。黑岩豐太郎聞訊馬上出來迎接，穿着從來沒見過的整齊的西服。
「你們說有事找我，究竟是什麼事？……」
黑岩一邊說，一邊撫摸着禿腦袋瓜子。刈崎出示了身分證後，慢慢地開口說道：
「你還記得杉山貫一的模樣嗎？」
「哦，一年前剛見過，如果能見到他本人，我想還是可以認得出來。」

「跟我們走一趟，想請你幫忙認一個人。」

「……明白了。」黑岩下決心似地回答說。

「對不起，請你帶上帽子。你的禿頂太顯眼，爲了不讓對方認出你來，只好委屈你一下。」

小宮笑得低下頭。刈崎和山西也都不禁發笑。黑岩苦笑着讓妻子拿來一頂鴨舌帽。

「這是出門釣魚時戴的帽子，你們看行嗎？」

三人讓黑岩坐上等着的小汽車，卽刻出發。根據湯本記者的報告，已了解到雛鳥織編襪子公司的建築工地，位於大地震死難者靈堂前靠石原町二百公尺左右地方。小汽車停在工地附近的一家茶館旁邊。山西和黑岩留在車上，小宮和刈崎急匆匆向工地跑去。

五層建築的大樓，像個豎起的火柴盒，在成排的平房中猶如鶴立鷄羣，顯得特別突出。工地四周圍着鐵線網，印有「今田公司」、「宇田組」字樣的帳篷，不時被風吹鼓起來。在相互交叉的高高的鷹架上，工人們正忙着在牆壁上打洞兒，舖設管道。噪音打破了周圍寂靜的空氣，時常還可以聽到震撼地面的巨大聲響。在滿是塵土的工地旁邊，臨時搭起了一間窩棚，掛着「宇田組總店」的牌子。窩棚的玻璃窗碎了一塊，可以看到裏面有一張擱置設計圖紙的桌子，兩三個身穿乳白色工作服的人正在忙着。

「請問，這裏有一位叫宇田的嗎？」

「也許在工地。」

刈崎和小宮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在喧囂鬧騰的工地上來回地廻轉。工人們大多站着幹活

兒。每個人都戴着茶綠色的安全盔，繫着帶子，把臉遮住，看上去全是一個模樣。

「宇田也戴安全盔嗎？」

「我以前見到他的時候，沒戴安全盔。」

刈崎說後，走進寫着「禁止入內」的鐵絲網裏。這時，小宮看到一個身穿黑色褲子和乳白色工作服的胖子，正從眼前的鷹架上慢慢地走下來。

「就是這個傢伙吧？……」

小宮定睛看得入神。不一會，那個人摘下安全盔，推開窩棚的門，走進裏面，門照樣敞開着。

「我進去看看！」小宮跑過去。

窩棚裏的年輕人和那個穿黑褲子的人，看到小宮闖進來，都很生氣，狠狠地盯了小宮一眼。

「對不起，這裏是宇田組的事務所嗎？宇田甚平先生在嗎？」

「找我們經理嗎？不在。」穿黑褲子的人回答說。

「在家裏嗎？」

「這個，早上起就沒見來過。」

那人的回答很生硬，但那口氣却不使人感到是在撒謊。

「昨天來了嗎？」

「昨天也沒來。」

小宮直感到自己的臉頰變得僵硬起來。

宇田是不是逃跑了呢？宇田是不是已經不在東京了呢？

第十七章　坂根的來信

小宮先生：

若狹本鄉從昨天開始下起了大雨。本來聽說今年梅雨季節雨少，但這場大雨却從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早晨，越下越大，以致氣象臺不得不發出大風暴雨的警報。若是這樣下個不停，河堤就可能決口，還可能出現山洪爆發，今天早晨已經聽到不少人在叫苦。有的村子，人們急得在大雨中團團轉，做防災的應急準備。高濱警察局也在做同樣的準備，向下屬單位發出了通知。

我現在正在你所熟悉的二樓接待室裏，一面看着外面的傾盆大雨，一面給你寫這封信。

首先，需要向你報告的是關於蠟筆的事。今天早晨九點才得出鑑定的結果。這支蠟筆和笠井先生手指縫中的粉末相同，確鑿無疑。但大井刑警和我都覺得，儘管如此，也不能成爲笠井先生確實到過宇田家的證據。因爲，笠井先生在學校任課時經常使用彩色粉筆和王樣蠟筆。大井刑警在學校進行了調查，證實在笠井先生裝學習用品的桌子抽屜裏，有斷碎的彩色粉筆和蠟筆，可是在當天（星期六）的課程表上沒有圖畫課。因此，可以推想笠井先生上了青峨山以後，曾經用過蠟筆。這支蠟筆究竟是宇田家裏的呢？還是笠井先生裝在尼龍包裏帶去的呢？這兩者必居其一。從調查的情況看來，笠井先生的尼龍包很可能沒有蠟筆。笠井先

生出門那一天，教研室的五個男女教員，都只看到他拿走了白色繪圖紙，沒有一個人看到他往包裏裝過蠟筆。

假如這支蠟筆確實是宇田家裏的，那麼，就可以肯定笠井先生是到過宇田家，從而，小清祖父所作的證明就是假的。不管怎樣，問題在於尼龍包的下落。找不到尼龍包，就無法斷定孰是孰非。我認爲查清尼龍包的下落，是解開案件之謎的關鍵所在。

爲此，我首先找了最先發現屍體的沼井磯次。磯次從那以後爲了查看捕章魚的陶罐，還常常到觀音崖去，因此，他應該知道那一帶有沒有漂浮過尼龍包。如果他沒看見過尼龍包，那就是沉入海底或失落在別的什麼地方了。出事現場一帶滿是幽深黑暗的洞窟，如果尼龍包浮出海面，必然一目瞭然。

大井刑警和田所巡警再次登上觀音崖，察看了現場。他們仔細觀察了看來是笠井先生墜崖落水的地方，並查找採折過的山桃樹。二人一刻不停地進行工作，一直忙到傍晚，並未發現尼龍包的踪跡。翌日，他倆又從海上用望遠鏡察看了出事現場的整個岩壁，仍然徒勞無功。

尼龍包究竟到哪兒去了呢？我忽然泛起一個念頭：是不是落入了第三者的手中？事情果眞如此的話，那就只能認爲被當天到過觀音崖的那個賣藥商拿走了。賣藥商爲什麼非從笠井先生手中奪走那個尼龍包不可呢？或者說，爲什麼一定要把它藏起來呢？分析起來，可以作各種設想。首先，因爲那個尼龍包中裝有什麼東西，或者是因爲害怕這些東西會成爲某種犯

罪的證據，所以賣藥商頓起念頭，把尼龍包搶走，裝進了自己的行李包，然後回到若狹本鄉的「西村」旅館，並把它帶到了東京。再設想賣藥商爲什麼盯住尼龍包不放呢？依我看，大體是笠井先生跟賣藥商經過了一番劇烈的爭奪，流了血，血跡留在包上，賣藥商爲了消除痕跡，而把尼龍包藏起來，我的這個推想也許過於主觀吧？

大井刑警跟高羽巡警、中込巡警，還有我，結伴同行，於第二天前往猿谷鄉，再作調查。我們都認爲，有必要對宇田清及其母親和矢田分家、本家以及村落的人們逐個訊問。這也是根據小濱警察局提出的强烈要求而採取的行動。

我們原想從早晨就開始工作，但因爲足足走了三里多山路，直到十一點左右才到達目的地。我們對這個小村落裏的人逐一進行了將近五個小時的訊問。

現將他們每個人的證言，一一列在下面：

宇田花子的證言：她那天上山坡對面的田裏去了，宇田清也一起跟着去了，說是讓宇田清看顧分家的小幸。二人一大早天沒亮就出門，到了田裏大約是六點半左右。在田裏幹到午後，就叫宇田清回家拿飯。聽說小清在家裏玩了好長一段時間，直到下午三點才提着飯盒來到田裏。所以花子很晚才吃上午飯。後來又繼續幹到太陽落山才回家。因爲天色已黑，所以笠井先生或者富山的賣藥商是否來過村子，都不知道。分家的一對夫婦也都在同一塊田裏幹活兒，他們都可證明花子在笠井先生出事的那一天，一直是在田裏。

宇田清的證言：他那天清早帶着分家的小幸，約莫在六點半左右去到母親所在的那塊田裏。在那兒幫着捉了一會兒麥地裏小豆校上的蜜蟲。中午回家拿飯，因爺爺做飯晚了，背上的小幸哭起來，就上分家去拿糖，所以就誤了送飯時間。他出了分家，又回到家，從爺爺那兒取走了飯盒，再走到田裏，這樣走來走去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他說具體時間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送飯送得太晚了，挨了母親一頓罵。後來天黑時跟母親一起回家，所以也不知道笠井先生是否來過家，也沒見過富山的賣藥商。

矢田源八的證言：他那天整天都躺在家裏，他說今年春天上山砍柴時，摔了一跤，腰痛得很厲害，已經有好長時間沒下田幹活兒了。如果富山的賣藥商，或是學校的教師，那天來過村裏的話，他應該知道的，但他沒聽說有人來過。他作證說，要是富山的賣藥商來了，他還想買帖膏藥呢。

矢田金的證言：他說那天他上山砍柴去了。那山叫地藏山。在田地的對面，他在地藏山一直待到正午，然後順路到田裏捉了一會兒小豆校上的蜜蟲，天黃昏才回家，所以也不知道有誰來過村子，在山上也沒碰上一個人。

矢田卷子和矢田源治的證言（分家夫婦）：夫婦倆那一天和本家的人一直在田裏除草。

早晨就帶着飯盒下田，所以中午沒回家拿飯，一天中旣沒碰見笠井先生，也沒碰見什麼賣藥商。他們還作證說，看到小清揹着小幸回家拿飯以及小清的母親整天都在田裏幹活兒。

宇田良平的證言（分家的主人）：他說記得那天他到地藏山的樹林裏砍竹子去了。因爲今年春天刮大風，屋子裏的木板套窗壞了。想砍點竹子來修補。他一上午都在樹林裏，中午就拖着竹子回家。這期間沒碰見過任何人。他妻子也跟着一起去地藏山，吃完午飯就到山下面的麥田裏除草去了。

宇田澄子的證言：和她丈夫良平說的一樣。

以上就是這個村落的人們的全部證言。此外，就只剩下宇田分家的兩個小孩，還有宇田本家的瘋子宇田參平和宇田清的祖父。參平被關在庫房裏。小清的祖父所說的，和當時大井刑警訊問他時所說的殊無二致。所以，猿谷鄉所了解到的東西，並沒有發現任何可供參考的新線索。

我們當天晚上就下了山。從山頂慢慢地往下走，天漸漸變黑，眼望那山桃樹的樹海，耳聽那遠處大海的咆哮，而靑峨山那濃重而可怕的霧氣從頭頂上壓了下來，使我渾身起了鷄皮疙瘩，直感到在這深山幽谷之中似乎有一股妖氣，這也許是因爲那天跟着他們到處訊問，而疲憊不堪的緣故吧……

同來以後，躺在床上，眼前一直浮動着在村裏見到的那九個人的面容，久久無法入眠。我看不出九個人中誰說的是假話。只是，在宇田清和她母親的證言中說到，宇田清從中午一直到下午三點，沒在田裏，而在家和村落之間的道路上，這一點值得回味。宇田清說在這段時間裏沒碰見過任何人。可是目前找不出任何證據，可以對宇田清所說的情況提出懷疑。大井刑警的看法同我沒有兩樣。

綜觀上述證言，笠井先生和富山賣藥商沒來過猿谷鄉的可能性大些。那麼，富山賣藥商是從什麼地方，爲了什麼目的，在青峨山上露面的呢？我敢肯定，日向傳吉說在田毛樹下看見過賣藥商，這絕不會是騙人的。因爲他連私自釀好的酒都忘了藏起來，就特地親自跑到警察局報告。

由此看來，富山賣藥商卽使來過村落，也沒有碰見過村裏的任何人，只是在田毛樹下同笠井先生單獨相遇。賣藥商是四日離開「西村」旅館，當晚在外住宿的。他投宿在什麼地方，又是從什麼地方露面的呢？完全是個謎。忽而，我想賣藥商或許不是來到村落，而是在山的什麼地方有什麼事似的。但這個地方又是哪裏呢？

爲此，我聯想到青峨山，從古時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被兵家列爲軍事要地，一般人是進不來的。青峨山正好把京都府和福井縣分隔開來，座落在府與縣的交界處。因此，不管山哪一邊的地方當局都容易把它遺漏，無人問津。這樣，山中不就會有爲壞人所需要的安全藏身之所嗎？有關青峨山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在大戰中，它被從地圖上抹去，

這個部分是空白的。因爲是軍事重地，如果有人帶着照相機或筆記本進山，就會被懷疑是否想繪製舞鶴要塞的鳥瞰圖，而立即被憲兵帶走。附近的人們像仰望巨大的死火山似的，對此諱莫如深，青峨山令人生畏，望而却步。這種禁忌隨着戰爭的結束雖然有所鬆緩，但仍習慣性地殘存在人們的心中，無人敢向這座山動一下解剖刀。我又回想起那天和你一起眺望那片樹海的情景。咱倆站的那個地方才只有海拔五百公尺高，到山巓還有一千來公尺呢。從下往上看去，到處是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

在此，我不能不聯想到井關信吉這個奇怪的紳士。井關住在賣藥商住過的「西村」旅館的隔壁，一直住到賣藥商入宿的前夜，其中有兩天不在旅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請你注意，在賣藥商回旅館來之後，他又突然回旅館住了一宿。看來井關這個人物同青峨山的猿谷鄉以外的某個地方，有什麼關係。

你還記得吧？有一天，我和你在觀音崖上眺望的時候，正好碰見井關打開了一張像是地圖的東西，還用望遠鏡觀察海上和附近一帶的情況。還有，井關抄走了若狹本鄉和鯉川村的漁業協會的名單。這些都是令人懷疑的。大井刑警和我，後來費了半天功夫，找到了井關到過的那個漁村的頭兒，沒有發現井關個別走訪過漁夫的形跡，只聽說井關曾向鯉川村漁業協會的頭兒銀二郎問道：「你們漁業協會的成員中，最近有沒有出海遠航而斷了音訊的？有沒有老是沒工作到處閒逛的？……」簡直像刑警訊問似的。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麼呢？總可以說井關對漁夫或者船的去向十分關心吧？因此，我和大井刑警隨後立即普遍調查了是否有去向

不明的船或者漁夫，結果一無斬獲。當地的漁夫都是半農半漁，整年辛勤勞動，無人不務正業。

井關爲什麼要去漁村調查船呢？還有，爲什麼要去學校了解宇田甚平的履歷呢？這一切，對我都是不解之謎。

列擧以上可疑諸點，大體上可歸納爲以下四個問題：

一、尼龍包的去向何在？

二、賣藥商四日晚投宿於何處？

三、賣藥商在青峨山的什麼地方幹了什麼事？

四、井關爲何要了解船和宇田？

四個問題看起來毫無牽連，互不相干，但仔細一想，實際上是連接在一條線上的，而連接的線頭就在青峨山的某一點上。

小宮先生，你是怎麼想的呢？自從你回東京以後，一直沒有得到你的音訊。你只是讓我調查矢田一家的情況，別的什麼也不告訴我。老實說。我對你有點兒不滿。還有，有關這個案子，你在東京了解到什麼新的情況？爲什麼不給我捎個信息？我不知道是否要爲查清此事而竭盡全力，但我相信，不久以後就會聽到你出色的調查報告，我如今眺望着這座青峨山，那上面籠罩着重重的迷霧，然而雲開霧散重見青天的日子是不會很遠了。

坂根時二郎　謹上

小宮在報社收到這封長信，讀後引起了他的深思。

小宮坐上電車，在高丹寺下了車，朝好久沒去的「熱帶魚」咖啡店走去。他一面走，一面思索着坂根來信中講到的那些情況。

坂根的信中，不僅講到了井關信吉、賣藥商、猿谷鄉，而且提出了在青峨山中的某一地方的同案件似有關聯的新問題。對這個新問題小宮很感興趣。青峨山是個死火山，佈滿原始森林，籠罩着迷霧，自古以來神祕莫測。這不能不使小宮對一些問題重新全盤考慮。

坂根的信中說，訊問了猿谷鄉的人們，都說不管是賣藥商還是笠井，都沒見到過猿谷鄉。但是，其中也不是沒有可值得追問的。例如，宇田清從回家拿飯到重返田裏，中間三個鐘頭，他談的情況就有些含糊。爲什麼不再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呢？如果那些證言全都屬實，那就確如坂根所說的，應該看作賣藥商和井關信吉二者所追求的目標都是村落以外的一個什麼地方。這樣，笠井早男就不像校長所說的是要去看望長期曠課的孩子，他沒去過猿谷鄉，而是上了觀音崖。三個人都盯着的那個地方究竟是何處呢？坂根說是可怕的死火山上似乎瀰漫一股妖氣，那麼，在青峨山的什麼地方是這隱蔽神祕之處呢？

小宮忽然想起笠井對研究鄉土史異常熱情。特別對猿谷鄉的歷史和生活習俗格外興趣。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及有「猿谷鄉筆記」，但具體內容却沒寫一句。爲什麼「猿谷鄉筆記」還是一張白紙？實在令人不可思議，總不能說他對猿谷鄉未進行過調查吧。

「笠井是否還有一本日記本，而那本日記本，他的夫人雪子沒給我看過？雪子又爲什麼不給我看呢？不，是不是雪子不知道還有一本日記本呢？那麼，笠井是不是把另一本日記本放在學校裏，把眞正的猿谷鄉筆記珍藏了起來呢？也許那本筆記載着他研究鄉土史的詳盡情況，而且一旦公開發表將會使縣裏志同道合的鄉土史研究家們爲之瞠目？……那本日記本，那一天會不會裝進尼龍包帶走了呢？」

小宮想着想着，突然想起笠井第一次來信中的下面一段話：

「那是一個只有四戶人家的、幾乎與世隔絕的村落，旣沒有收音機，也沒有電燈，甚至還保持着近親聯姻的陋俗，風土人情十分怪癖。我憑直覺感到那裏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這倒不是說要發生什麼『事件』，我的意思是自古遺留下來的舊東西，是不是瞬間就要發生什麼急驟的變化呢？……」

好像要發生什麼事情，笠井心中已有預感。在那寂靜的、鷄犬之聲相聞的山上四戶之村，究竟有什麼秘密呢？小宮又回想和坂根一起訪問那個村落的情景。這是一個陰暗的村子，但並不令人感到那樣陰森可怕。那麼，笠井所說的「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其秘密不是在村落，而是在青峨山中的某一點！山中的那一點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小宮腦海裏思緒萬端，這個問題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答。小宮一邊朦朧地凝視着眼前的水槽，一邊又把問題重新理了一遍。

「賣藥商爲何出現在山上？是矢田松子、竹子、杉子三姊妹讓他上山的呢？還是宇田讓他上山的呢？矢田姊妹和宇田自已不回青峨山，而是派人化裝成賣藥商去他們家鄉的山上，是爲了什

麼目的呢？松子、竹子、杉子三人又都到哪兒去了呢？」

小宮眼前水槽裏的水，好像由幾張玻璃板黏合在一起似的，微顯青色而渾濁，也許是螢光燈投射的緣故，又加上了一層乳白色。帶斑點的熱帶小魚，悠然自在地在水中浮游着。

當小宮挪動身體，改變視角的一瞬間，眼睛突然亮起來，渾濁的水一下子清澈見底！

「眞怪啊，明明是渾濁的水呀！」

小宮在椅上兩三次挪動身子，來回看了幾遍。水槽對面的椅子和桌子，一會兒看得很清楚，一會兒又都消失了。

改變視角就能看清物體，原來有這點奧妙！這一新發現，閃電般地在小宮的腦海裏掠過。是呀，那陰暗的青峨山的樹海，難道不是也有可能看清楚的一瞬間嗎？在潮濕水草地上密密麻麻地生着山桃樹，樹林子裏黑沉沉的，眞的就一點陽光也透不進去嗎？

「像海一樣的山桃樹林！山風吹來，暗綠色的葉子翻捲過來，閃閃地放射着銀光，白皚皚的一片，彷彿微風從下面掀動着什麼動物身上的長長的絨毛，在輕輕地飄動着；又像是晶瑩剔透的雪花緩緩地消融在天邊……大概是因爲濕草地帶的山壁凹凸不平，陽光輻射下來，就現出了這種若陰若晴、明暗斑駁的景色吧？」

笠井的日記中有過這樣的記載。是的，那樹海裏也有能照進陽光的時候。觀音崖位於山巒北端的東側。這樣，陽光照射樹海的時間應該是在上午，大井刑警、高羽巡警，還有井關信吉，却都是在下午看到那樹海的景象，下午的樹海已是像入夜時的景象了。搜查隊是不是犯了選擇時間

上的錯誤呢？

小宮目光閃閃發光，對這一新的發現，渾身顫抖了一下。心裏叫道：

「我再親自去看一遍那樹海！」

第十八章　追緝

東京地方檢察院發出逮捕土木建築業的宇田甚平和寺西要吉二人的逮捕證，罪名是有殺人、僞造票據和蔽詐勒索等嫌疑。六月二十日早晨，警視廳的刑警及其所轄警察局的警察共六人組成第一班，於上午八點突然襲擊臺東區菊屋橋的宇田組事務所。刑警剛進門，從裏面出來一個像是宇田妻子的三十七、八歲的女人。主任刑警出示甚平的逮捕證和住宅搜查證後，那女人馬上變了臉色。

「我家那口子怎麼啦？……」

宇田的妻子叫良子，出生在秋田縣，現年三十七歲。五年前跟宇田在東京相識結婚的，還沒有孩子。宇田不僅對她什麼也沒說，而且兩人夫妻關係也不好。因此，良子對丈夫行爲的細節一點也談不上來。她雖然姿色平平，但看得出是個多情善感的人。

「要拘捕你丈夫，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喂，究竟在什麼地方？」

「兩天前，他出門走了，一直沒回來。」

「我們還要搜查你們家。」

一班人蜂擁而進。那女人沒說錯，甚平是不在家，這也是早已料到的事。刑警們搜查他的家

是另有目的的。刑警們搜查了大門口的事務所裏的桌子、書架、衣櫃、書籍等。因爲沒孩子，家中顯得空曠，整理得挺整齊的，令人感到有一種空虛的冷颼颼的氣氛。

「你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嗎？有意隱瞞是有罪的！請你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們。」一個刑警沉着地說道。

「……」那女人臉色蒼白，低着頭。

「這家裏有過叫寺西要吉和一個叫結城島子的女傭人嗎？」

「……這兩個人現在都不在。」

「寺西要吉上哪兒去了？」

「直到三月初還在這裏住過，後來搬到日暮里的公寓去了。」

「日暮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月中旬。聽說是坐電車走的，下車以後還得走一段路，是在山谷中的一個什麼地方，詳細住址只有我丈夫才知道。記得他說過一個叫豐莊的什麼地方。女傭人準備出嫁，請假回家了。」

「你知道矢田杉子的住所嗎？」

「……是在龜有的家吧？」

「從龜有又搬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知道她的新住處嗎？」

「什麼？杉子搬家了嗎？我還是第一次聽你們說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麼，矢田松子的家呢？」

「松子？」

「就是杉子的姊姊，原來住在松戶……」

「松戶？杉子的姊姊？我只知道竹子的情況。」

「是矢田竹子嗎？那麼，請你告訴我們她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只聽說過這個名字，宇田從來沒詳細談過矢田小姐的情況。她們姊妹和宇田是同鄉，都是鄉下人。跟我結婚之前，聽說竹子小姐在這裏待過……矢田小姐她們有什麼？……」

「那個杉子小姐，什麼時候來過這裏？」

「今年二月。聽說我丈夫在外頭常跟她會面，她極少上我們家來。」

「太太，你知道有個叫野見山的人嗎？」

「野見山？不知道。」

「那麼，叫腰本的人呢？」

「腰本嗎？只知道有那麼個名字，是竹子小姐的丈夫。」

刑警的目光突然亮了起來。

「那個腰本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只記得有一次從杉子的口中聽說過腰本的名字……」

「你知道在松戶有個叫杉山怜子的嗎？」

「不知道。」

宇田的妻子眞像是個局外人似的，完全是徒有其名而又傻呆呆地被置於妻子的地位上。刑警有點兒吃驚，但仍繼續按預定計畫進行查問。

「你知道加明古洋行的石田寅造嗎？」

「那是在岩本町開西服店的吧？因爲宇田在那兒工作過，所以知道的。石田經理倒沒有直接見過面。」

刑警一邊聽，一邊想這女人的答話總有點兒打馬虎眼。她那青筋顯露的蒼白的額頭和那顴骨突出的臉頰，給人一種心虛之感。

這當兒，搜查事務所的一個刑警報告說：

「課長，發現這個東西。」

「這不是酒吧間的請柬嗎？」

這是一張普通的酒吧間開張請柬。刑警翻來覆去看了幾遍，突然皺起眉頭。

「這個嘛，奇怪啊，旣沒貼郵票，又沒寫收信人的名字。」

這張名信片要是通過郵局送來的，那就應該貼有郵票和打上郵戳才對。那麼，是誰自己送來的呢？還是宇田準備寄出去的呢？究竟屬於哪一種情況？刑警又一遍看了一下那上面印刷的文字：

開店請柬

時値繁花似錦的四月，承蒙各位鼎力扶助，敝店蘭莉酒吧終於開張，敬請光臨賜教，自一日至三日爲祝賀呈店，謹周薄禮，聊表寸意。

千代田區神田鍛治町三條七號

蘭莉酒吧　松森敏子　謹上

「蘭莉酒吧……松森敏子……」刑警喃喃自語。

杉山、松木、松森……這些傢伙已經慣於使用假名行騙了。那麼，這個松森是矢田家中的誰呢？

這個刑警就是岩田班子中精明强幹的曾田治夫刑警。

「喂，你把車子開到這邊來，馬上到神田去一趟。」一個警察掛了個電話。

「太太，你知道蘭莉酒吧嗎？」

「不知道。這可能是寺西帶來的吧？」良子看了一眼請柬說道。

「這上頭可沒寫收信人的名字呀，太太。」刑警滿不高興地說了一句，就跑向門口。

八點四十五分，一輛小汽車鳴着喇叭，朝神田車站附近一條狹窄胡同急馳而去。刑警們迅速地逮捕了剛起床的蘭莉酒吧的矢田松子，同時迅速弄清了酒吧間的侍者是猿谷鄉出身的一個叫矢田賢吉的人。賢吉是矢田分家的次子。松森敏子就是酒吧老闆矢田松子使用的假名。矢田松子被

杉山怜子名字的女人。松子被宣布作爲案件的參考證人而予以拘留，她臉色霎時變得雪白。

帶到神田警察局。接着，車子駛向黑岩豐太郎的家，通過黑岩當面辨認，證明矢田松子就是假用

與此同時，搜查班的別動隊火速前往福井縣的加斗村，於當日下午七點二十分抵達目的地。

從京都開往敦賀的列車駛進了加斗站。一個年輕人在暮色籠罩的站臺下了車。那人戴着灰色鴨舌帽，穿着淺黑色西服，褲子又細又瘦，沒繫領帶。他那白皙的小圓臉，像個城裏人的樣子，但肩膀和腰部的動作，却帶有勞動者的特徵。他提着帶有背帶的書包。下車的只有六、七個人，有的像鄉下人，有的像城裏的職工，一個接一個地通過檢票口，那人出了車站，過了拐角就加快步子。一個職工模樣的人跟在他的後面。

加斗站離村子相當遠。走過鯉川、飯盛、加斗三個村子交界的地方以後，那個穿黑西服的人慌忙朝鯉川村的方向走去。職工模樣的人們分別前往布滿竹林和桑樹的飯盛村和加斗村，而向鯉川村去的就只有這個男人和那個一直跟着他的職工樣子的人。那個穿黑西裝的人越走越快，過了二十來分鐘，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人在趕路了。

太陽早已落山，在鋪着白色砂子的路上，噠噠噠響着急促的皮鞋聲。那道路通過一片蛙聲噪鳴的水田後，成「く」字型伸向海邊。

那穿黑西服的人來到山崖口上，順着彎路大步奔向鯉川村。

鯉川村是個半農半漁的村子，位於山崖的裏側，宛如螃蟹爪子環抱着若狹本鄉的海灣。翻過

山的那一邊，可以看見對面的里見半島，那上面有土紅色的露天鎳礦。

穿黑西服的人進村時，天色已經黝暗。村子裏總共只有六十戶人家，沿海邊並列着一排住房，西端有一家叫赤松末造的漁夫。他的妻子是個農民，去年秋天病死了。從那以後，他很快變了樣子，整天懶洋洋的。他把僅有的一塊地也賣了，只是遇到好天氣時偶爾出海打漁，聊以度日。因此，村裏人們都把他視爲怪人。末造的家這時已熄了燈，裏面黑漆漆的。那個穿黑西服的人來到末造的家，輕輕地敲那破舊的門板。

「喂，喂，你睡了嗎？」他發出又低又細的叫聲。

末造起來一看，那人已經推開半邊門板，閃進屋裏來了。

「夜裏來打擾你，實在對不起。有一點事兒想拜託你。」那人急忙作了自我介紹，舉止殷勤，頻頻打恭作揖，借着外面細微的亮光，末造模糊地看出來人的相貌。這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人，瘦高個子，目光銳利。末造一言不發在床上坐着。那穿黑西服的人接着說道：

「我是青峨村的人，叫寺西要吉。從這裏沿海邊坐火車向西四站就是我們村。直截了當地說吧，家裏出了病人，眞叫我爲難。而且又是個瘋子，連村裏的人都討厭他。不過倒不是揮刀動武的瘋子，而是個犯傻的瘋子。我上京都找活兒幹去了，家裏突然來了電報叫我回去。回到家裏一看，我那瘋子哥哥得了肺炎，發高燒，加上併發症黄疸性肝炎。只有老父親一人在家，急得沒法子。雖然有個堂兄，但田裏幹活兒忙着，抽不出手來幫忙，也不好去求他。我想讓病人坐火車，把他送到小濱市醫院去，讓他住院治療。但是，要把病人帶到青峨車站，得用擔架擡着走山路，

需要三個鐘頭。擡這麼個大個子的病人，走三個鐘頭，沒有強壯的勞力不行。我不好意思開口求村裏的人，因爲平時他的病就已經給大夥兒添了不少痲煩，現在又要人家出力幫忙，實在沒有勇氣開口。因此，就想到了船。我們村在山崖頂上，一下山崖就是海。小濱市醫院離海邊也很近。如果有船，只要繞過三個半島就到了小濱市。想來想去，要送病人上醫院，只有這個辦法。本來想找附近的漁夫幫忙，但目前正是青花魚漁汎期，漁夫都出海去了。他病成那個樣子，眞叫人可憐，我實在過意不去，我想就是能租到一隻船，我自己划也行，但就是弄不到船。走投無路，無計可施。有人告訴我找找鯉川村的赤松大伯商量看看，也許會答應的，所以，這才找你來……」

「嗯。」

末造雙臂交叉抱在胸前，默默地聽着。本來是青花魚漁汛期，應該跟旁人結伴出海打魚，但末造就是懶得走，獨自留在家裏。

「你想借隻船自己划過去，做事別太魯莽了，小伙子！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划過海去的。怎麼樣？我幫你一下，把那個病人送到小濱市去吧。你給多少錢？」

「三千元，怎樣？行了吧？今天我帶了點威士忌酒來，咱們喝上一杯，就算答應我了吧？」

那人很快從皮包裏拿出一個小酒瓶，遞給了末造。

「好，咱答應了！」

末造揮動雙手趕跑膝蓋旁邊的蚊子，下決心似地囘答道。

「時間就定在明天上午九點。你繞過青峨山的觀音崖，從西北面靠岸。那山上就是我們村，

只有四戶人家。山脚下有一大塊四、五十平方公尺的石板，最接近海，平常沒人在這裏靠船。這次要送病人上船，只有這個地點最合適。我已看好了下山的道路。我想先把病人送到大石板上，然後搭一塊木板，讓病人從木板上滑到船裏。我眞急着想早一天把病人送走……全拜託你了。我現在就到醫院辦手續去。明天一大早我讓我堂兄在那兒等你。這，先給你錢。」

穿黑西服的人說完，從皮包裏拿出三千元給了末造。

「好吧，咱接受了。不過，出事的話，你我都有份。」

那個穿着西裝的人辦完事後，摸黑把門關好，急忙離去。從末造的家向田地的方向走了約莫四、五公尺時，突然從桑樹地裏走出來一個職工模樣的人，向着穿黑西服的人靠近前去。

「喂，喂，你是東京的寺西嗎？」

那人拍了一下穿黑西服的人的肩膀，穿黑西服的人頃刻間釘子釘住似地站着不動了。

「對不起，跟我們走一趟吧！」

黑暗中兩個人影猛地互相糾纏在一起。但僅僅過了一會兒，只聽得咔嚓一聲戴上手銬的聲音，就平靜下來了。這時，早已等侯着的一輛吉普車從桑樹林那邊開了過來。

寺西要吉被帶到小濱警察局。開始時他矢口否認一切，審訊到深夜才多少露出一點眞情。而被拘留在東京神田警察局的矢田松子老老實實地供認不諱。兩個人的供述殊無二致。刈崎、曾田、林三名刑警立卽從搜查總部出發，離開東京，增援已先出發的小濱市警察局的三名刑警。集中這麼些幹練的人，前往若狹，是爲了追捕宇田。警察當局判斷，宇田已經逃進了青峨山。

青峨山一帶撒下了嚴密的警戒網。一般認爲最容易出漏洞的是青峨車站，但是這裏的四周是水田，只有中間一條小路，過往行人一目瞭然。岡津、難波江、六谷等各地警察局也都在各進山的路口布置了便衣。但是，直到二十一日的早晨，誰也沒有發現宇田進山的踪跡。

青峨山因爲是地處京都府和福井縣邊界上，所以搜查總部也同京都府所屬的各警察局取得聯繫，配合行動。青峨車站的下一站是松尾寺車站，在京都府的東舞鶴車站前面。這個車站位於青峨山同丹波山交接處的狹窄的溪谷上。火車通過青峨山的隧道，約十分鐘就到達松尾寺車站。松尾寺是這裏有名的寺廟，前來參拜的人很多。

在鯉川村逮捕寺西要吉的當天晚上八時許，開往敦賀的最後一次列車到達了松尾寺車站，從車上下來十四、五個乘客。檢票口上有兩名警察在檢查每一個乘客。乘客中有一個四十二、三歲的人，跟宇田的歲數相若，矮胖的身材，穿着黑褲子和褐色運動衣，戴一頂深灰色鴨舌帽。

「喂，喂！」一個年輕的警察叫住那個乘客。

「是叫我嗎？……」那人看着警察的臉。

「我來晚了。約我來村長家看做圍棋盤的木頭。他媽的，上次給我的是塊樟木的樹樁子！」

那人說着，把車票給了檢票員。一看車票，是從東舞鶴上車的。

「對不起。」警察擧手讓他通過。

京都府的這個警察一放行，對案件的進展產生莫大的影響。

第二天七點左右，福井縣小濱警察局給松尾寺派出所來電話：

「喂，喂喂，是松尾寺派出所嗎？據了解，宇田很可能是在你們站下車的。怎麼樣？發現可疑的人了嗎？」

因爲是別縣的警察，電話口氣盡量和緩，但仍使人感到一股殺氣。

「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現象。從昨天晚上開始我們就派了兩名警察守在檢票口。」

松尾寺派出所的那個年輕警察向小濱警察局又一遍詢問了宇田的長相，知道是個矮胖子，身高五尺六，紅臉膛。這使他馬上聯想到昨晚八點末班車下車的那個乘客的相貌。可是，那人車票上明明寫着是從東舞鶴上車的呀，還說是到村長家來看做圍棋盤的木頭的……

警察掛上電話以後，腦海裏還想着昨晚下車的那個人，就騎自行車來到車站。

「站長，昨晚說上村長家看做圍棋盤木頭的那個人，回去了嗎？」

「啊？……」站長感到十分惶惑，說道：「晚上八點末班車下的車，然後上村長家，談完話以後即使馬上回車站也是九點了。那麼晚已經沒有開往東舞鶴的列車了呀！」警察聽後臉色蒼白，蹬上自行車就往回走，在鋪滿石子的路上飛跑。

警察很快就了解清楚根本沒人來過村長家。村長說：「我壓根兒就討厭圍棋！什麼圍棋，跟我從來沒緣。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啦？我根本就沒給他什麼樟木的樹樁子！」

警察當局分析，被拘留在小濱警察局的寺西要吉所供出的那個猿谷鄉的「瘋子」就是準備逃跑的宇田。寺西再次被提審。正在審問中，加治刑警驀地不知從什麼地方闖了進來。

「別再瞎編造了！寺西，我們正在進行嚴密的調查。他是誰？你說！」

聽加治刑警的口氣，除了宇田以外，好像還有可能是別的什麼人。寺西臉無血色，埋着頭，閉口不言。寺西的沉默說明了什麼？有待分曉。

刑警們商量如何追捕罪犯，有的提出讓赤松末造坐上警察局的巡邏船一起前往；也有人提出讓刑警扮作末造划船過去。究竟用什麼策略爲好，沒有一致的主意。最後，大家決定採取一邊護送末造，一邊跟踪追捕的辦法。

爲了防止宇田逃出猿谷鄉，躲進哪個港口，警察局又同所在管區的海上保安廳聯繫，派了兩艘巡邏船搜索附近一帶的海面。

赤松末造第二天早晨五點醒來，吃完早飯後，走向海邊。這裏共有五艘船並排停靠在沙灘上。末造熟練地將其中的一隻推上水面。船浮到水上，水沒及他的膝蓋時，他便跳上船飛快地划起來。

這時，東方剛露魚肚白，末造的竹篙在晨靄中來回地划動。遠處的山如同水墨畫一樣迷濛。末造的船一出海面，刑警們的船立即從岬角的背面跟上。他一直向西划行。東方開始明亮，但因爲海上大霧籠罩，十公尺之內互相看不見對方。

末造從若狹本鄉的海灣繞過半島，可以聽到從海岸上傳來首班列車通過的聲音。過了里見半島，就是高濱町海灣。通過這個海灣，就可以看到遠處那像倒栽着的木樁似的青峨岬角。

末造八點三十分左右來到觀音崖。海浪拍打着懸崖峭壁，海灣裏波浪翻捲，越靠近岸邊，浪頭越大。繞過觀音崖，不斷地碰到露出水面的礁石。小船從礁石中間穿行而過，已經可以望見像扇面一樣顯露在山谷之間的猿谷鄉的梯田。

「就是在那下面吧？約定的鐘點也到了。」

末造一邊揩拭着汗水，一邊划着船在礁石之間小心通過。向前大約又划了十來分鐘，他看到峭壁下面伸出一大塊岩石，那上面鋪着一塊木板，有兩個人待在木板上等着，其中一個像是病人。

船一靠近，站着的那個人立卽開口，不知道說了些什麼。這是個三十二、三歲的瘦高個子，細長的身子上穿着灰色的西服。「他就是昨晚上寺西所說的那個人，『堂兄』吧？」末造心中兀自想道。

「要坐船的病人，就是他嗎？」末造在船上喊道。

「勞駕！」

那人的聲音不僅尖而且細得出奇。在他的脚下，坐着一個用白布裹着的人。末造把船靠近岸壁。

「我就是昨晚上去拜託你的那個人的親戚，請多關照。」

那人殷勤地點頭哈腰。但是，看得出他那雙眼睛在蒼白的長臉上閃着狡黠銳利的光。

「那位就是精神有毛病的病人吧？」

末造使勁兒用竹篙撐着礁石：把船頭靠上岸壁。

不一會兒，那人帶着病人上了船。病人上船後，照樣裹着白布橫躺着，不露面也不出聲，一切聽任那個瘦高個子的人擺布。

「那麼，就走了吧。」

末造的篙子往礁石一點，船立卽離開岸壁，靈活地在礁石中穿行。

「小濱那邊，已經準備好車子在海邊等着，痲煩你把船划到那兒。」那人說。

船通過若狹本鄉的海灣時，那人開口說道：

「赤松大伯，你當漁夫已經有幾年了？」

「咱從小就在船上營生……」

「好美的大海啊！」

「大海的對面，就是俄國。這一帶再也見不到島嶼了。從這裏到烏拉基奧斯托克，不會有什麼阻礙了。」

末造說着，手指海天相連的北方。這時，突然從霧中傳來異樣的聲音，是向着船方向靠近來的聲音。一時，末造撐篙的手鬆下來。

船在波浪中搖晃得很厲害。聲音越來越近，霧很濃，分辨不清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聲音。末造用力搖櫓，槳改變了船頭的方向。

汽笛響了。與此同時，船上躺着的病人猛地坐起來，並且迅速地拿掉蒙着的白布。啊！這是

個滿面鬍鬚的大高個子男人，長髮蓬鬆，銳利的眼睛閃着異乎尋常的光。那個細高個子的人臉色頓時蒼白起來。

「什麼?!」

那大塊頭的人顫抖地喊叫着，和那個瘦高個子的人面面相覷。

「這是預先布置下的圈套?!」那人大聲吼叫。

汽笛又響起來，可以聽出從遠處又來了一隻。

汽笛尖叫着，劃破濃霧，逼近前來。末造扔掉櫓，呆若木鷄。汽船衝破霧氣，露出了船身，在白色甲板上站着成排的武裝警察。

一個指揮官用望遠鏡一看，臉上突然浮現出驚愕的神色。因爲在末造船上的兩個人都不是宇田甚平！

第十九章 死亡的樹海

當若狹灣霧散雲開，現出藍天的時候，朝陽開始照射着觀音崖山上的樹海。大雨後的樹海，那黝黑的葉子在陽光下閃爍着晶瑩的銀光。在又綠又黑、密密麻麻的枝葉下面，是堆滿落葉的濕地。那灰白相間的山桃樹榦，像蛇肚一樣分外顯眼，如今遇到陽光，閃閃發亮。小宮站在觀音崖上，神色緊張地凝視着這番景象。這時，身後面的山西開口說道：

「看來，這小子是逃進樹林裏去了。」

樹海底下如同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絨緞，放眼望去像遼濶的海面。小宮就像被那裏面濃厚的霉爛的空氣吸引進去似的，走進了樹海。頭上響着鳥兒吱吱的聲音。在山桃樹之間，藤條縱橫交錯，從樹縫裏透進來的陽光照在藤條上，望了令人生畏。走在濕草地上，雙脚陷進泥裏，靴子裏灌滿了泥土。一根粗大的木頭躺倒在山坡上。小宮和山西心裏砰砰地直跳，他們沿木頭攀援而上。兩人爬上了一百公尺左右，在山坡稍微平緩一點的地方，發現地上有並排的兩個脚印。脚印裏滯留着水，微明中看得出脚印向前延伸，一直伸向森林的深處。

「瞧，脚印！」

「這裏頭滿是水，看樣子是好久以前留下的。」

兩人沿着那脚印走了一段路，小宮突然站住。

「奇怪……」

「脚印延續到三十來公尺遠的地方，那裏横着個黑色的東西。」

「那是什麼？」

再向前走了十公尺，小宮猛地站住。原來是一具死屍，而且只剩下一副骷髏了。屍骨頭部向前伏倒，毛髮已經脫落而散亂在骯髒的衣服上。衣服是黑紫色的農民服裝，不像是蓋在屍體上的，而是穿在死者身上的。腰帶結成一小圈，好像要勒緊那衣服似的，一直滑落到死者的脚跟。衣服下面還殘留的一部分肉體已經扁平而陷進泥土裏了。

「已經腐爛了。這是誰呢？……」

兩人毛骨悚然。這時，前面傳來咔嚓咔嚓的聲音。是鳥兒飛動拍打翅膀的聲音？小宮擡頭一看，差一點兒叫出聲來，因爲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一個人影在走動。接着，兩人聽到在濕草地上啪嗒啪嗒大踏步行走的聲音，是誰來到這深深的樹海底下呢？

「誰？」山西叫喊着。

這時，兩人清楚地看到來者是個男的，正一聲不響地慢慢地朝這邊走來。在距離縮短到近二十來公尺的時候，他們看清是個穿黑色服裝的人，戴着深灰色的鴨舌帽，帽沿壓得很低。走近到十公尺左右，才看清他的面孔：一張滿是塵土、鬍碴兒又黑又髒的臉。那人瞅着這邊，一動不動。

小宮正想喊叫時，那人却先開口說道：

「你是《每朝新聞》的小宮先生吧？……」那人說話就像從牙縫裏擠出來似的，聲音嘶啞。

「你是井關信吉先生吧？……」

聽了那人的話音後，小宮突然想起來。但是，那人只是把腋下夾着的報紙包換到另一邊腋下，閉口不答。然後那人像是被眼前的屍體所吸引似的，朝着屍體挪動了幾步。

那人口中發出又尖又細的呻吟聲。那矮胖的身軀彎了下來，仔細地觀察死者的頭部。

「是井關先生吧？」小宮又問。

「……」

那人依然彎着腰觀察屍體。大約過了幾秒鐘——不！對小宮和山西來說，却像度過了很長時間似的——那人才慢慢地回過頭來看着他們兩人。

「……你們從哪兒知道井關信吉這個名字的？我就是那個井關……但是，井關從此就要告別了……小宮先生，我是石田寅造。」

「啊？」

「是加明古洋行的石田經理？」

小宮和山西彼此對看了一下。簡直難以置信！雖然聽殿山專務董事介紹過石田的模樣，但畢竟是素不相識啊。

石田看了看呆然佇立着的他們兩人，又一次把目光移向屍體，大聲地嘆息。

「你們瞧！這裏有脚印。小宮，你們是怎麼找到這行脚印的？」
「是無意中發現的，而且看到脚印裏有水，感到奇怪，就順着脚印跟來了。」
「你們比我先到了一步。你們看，我是從上面的樹海深處下來的。脚印有兩行。還有一行脚印在上面。我是順着上面那行脚印找到這裏來的。」
「石田經理，這個死者是誰呢？」
「是宇田參平，眞是個可憐的瘋子。」
小宮倒吸了一口涼氣。
「宇田參平被殺害了。從這個屍體的情況看，好像死了已經一個來月了。是誰殺的呢？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但是，小宮先生，你的朋友，還有殺死你朋友的兇犯，也是從這兒走過去的。」
「你是說笠井先生曾經路過這兒？」
「不錯。爲什麼被人說成膽小如鼠的笠井先生會從這兒路過呢？……這事兒往後再說。首先，你們看這個尼龍包，我是從樹海裏的土坑旁邊撿到的，有些濕了。」
說着，石田打開報紙包着的東西。
「以後還要取指紋，請不要用手摸。請看，幸而這個包是帶拉鎖的，所以裏面的東西保存得很好。你們過來看看。」
這是個藍色的提包，透過半透明的維尼龍，可以看到裝在裏面的蠟筆畫兒。
「這是宇田清畫的畫兒。因爲包裹裝有這一張畫兒，所以成爲笠井先生被害的第一個原因。

你們好好看……這是小孩兒畫的，一張天眞的畫，可是，這畫兒中有一點挺有意思的。」

這是宇田清的畫兒，頗像笠井先生貼在敎室牆壁上的那張瑞士田園風光畫。畫中描繪了美麗的家鄉景色，有庫房、山巒和樹林。這裏頭有何奥妙之處呢？爲什麼因爲這張畫就一定要殺害笠井呢？小宮迷惑不解。

「你再仔細看看，這個庫房裏有兩個人……這孩子如實地把住在庫房裏的兩個人畫了出來。一個胖子，另一個是瘦子。這張畫是從正對面畫的，不是從旁邊看着畫的。那個庫房，從外表看，相當古老，牆壁斑駁，但裏面房子寬敞，窗明几淨，簡直可以和具備日光浴設施的高級住宅相媲美。宇田清從這邊看到窗戶裏的情況，就畫了下來，但還畫得不够全面。你看，窗戶上有二尺見方的鐵絲紗窗，透過紗窗，可以看到庫房裏的兩個人，宇田清就把這些畫了下來。笠井先生不該從宇田清手裏拿走這張畫……」

「那窗戶裏的人是誰呢？」

「豪田元吉和野見山涉。」

「啊？豪田和野見山在庫房裏待着……」

「不錯。豪田和野見山就藏在這個庫房裏，而原先關在那裏面的宇田參平被殺了。宇田清長期曠課，原因就在這裏……這兩個傢伙很快就要被小濱警察逮住了。今天早晨，他們企圖從斷崖那裏乘船逃走，但是落入加治刑警佈下的法網。」

石田的臉上，滿是汗水和塵土，汗珠閃閃發亮。

「石田經理，是誰殺害了參平呢？」

「就是那個賣藥商……走吧，這裏太暗，出去找塊光亮的地方。這地好濕呀，靴子裏都灌滿了泥土。總之，咱們到那山崖頂上有陽光的地方再說吧。」

石田說着，用手拭了一下臉上的汗水，轉身就走。

他說了些什麼呢？就是一張畫。他說就是因爲這張兒童畫，笠井就被殺害了。兇手難道是豪田和野見山？

小宮瞅着石田那矮胖的身軀，腦海裏的問號越來越多。

他好像還知道得很多？加明古洋行的石田爲什麼會在這兒出現？爲什麼他對情況知道得這樣詳細？

走出樹林，來到了山崖頂上，石田找了一塊石頭坐下。小宮和山西坐在他身旁。天氣晴朗，下面是一望無垠的波浪。

「石田經理，那麼，星期六那天，笠井先生去過猿谷鄉嗎？」

「當然去過……笠井先生見到了宇田清。當時，宇田清正好從田裏幹活兒後回家拿飯，祖父本來應當做好飯了，但他却在庫房裏和賣藥商商談豪田、野見山逃跑的辦法，忘了做飯。這時，笠井先生也恰好來到宇田清的家。笠井先生先到，宇田清從田裏回來還沒進屋，見到了老師。笠井先生和宇田清就坐在屋簷下畫起來。祖父和賣藥商談完以後從庫房裏出來，看到笠井先生和宇田清一下子愣住了。笠井先生並沒有對賣藥商起疑心，更不知道賣藥商是從昨晚就住在這兒的，

還以爲是給瘋子參平送藥來的呢。但是，對賣藥商來說，則認爲是不得了的事。這就是宇田清那張畫兒和後來出事的來由……」

「這麼說，宇田清的祖父是騙了我們啦？」

「當然是騙了你們。在這一點上，祖父、母親、宇田清、矢田家，總之，全村子的人都訂了攻守同盟，僞造證言……爲什麼全村人都抱成一團，不惜一切幫助藏在庫房裏的那兩個人呢？這個問題，我想不久也會弄清楚的。加治刑警和岩田刑警他們正在再次對猿谷鄉全村人挨個查問，說不定快結束了呢。」

「啊，加治刑警來到山裏了！……那，殺害參平的是誰呢？石田經理，自己的父親被害，宇田清還老是不說，這是爲什麼？」

「參平被害，說實在的，眞正感到悲傷的是宇田清。但他以爲父親是被送到東京的醫院看病去了。那是因爲他們把參平帶走時，賣藥商撒謊說是送到東京的醫院去治精神病。祖父也是那麼說的，宇田清也就信以爲眞了……這是一個月以前的事。參平對小清祖父、小清母親來說倒是個累贅，所以，參平被害，他們反而高興。」

「那是爲什麼？參平不是小清祖父的親生兒子嗎？」

「因爲小清祖父和小清母親私通。這種事在這個村子裏並不稀奇，哪一家都有，連父女通姦的事也有，總之，相當淫亂……我想參平成爲瘋子，也許就是從目睹父親和妻子通姦的那一天開始的。這當然只是我的主觀猜測而已。如果笠井先生還活着的話，一定會把這些事都記載在『猿

谷鄉筆記』裏的。」

石田爲什麽也了解笠井研究鄉土史呢？小宮心裏嘀咕着。

「石田經理，這麽說，殺害參平的就是那個賣藥商嘍？」

「我想，兇手一定是宇田甚平！」石田加强語氣說道。

「這個看法是否正確，當然只有聽了宇田的供詞以後，才能作出結論。但事情很明顯，爲了把豪田和野見山藏起來，殺死了發瘋的哥哥，取而代之却把兩人藏進了庫房。我相信是宇田甚平幹的！宇田和自稱是祕書的寺西要吉都使用假名，爲了便於往返東京和若狹之間，有時化裝成賣藥商。寺西化名寺田，宇田化名松木貞次郎。這在昨天晚上被捕的寺西的供述中已經得到證實。他們對外用『西村』旅館主人的名義進行活動。寺西昨天晚上在鯉川村的漁夫家裏被捕。他完全是按宇田的指令行動的。爲了讓豪田和野見山趕快逃脫，宇田準備讓他們兩人潛入小濱市內，然後逃往石川縣。宇田正等着寺西的電話時，聯繫中斷了，他開始猶豫起來。宇田兩天前離開了東京，看樣子直到昨天，一直潛伏在京都方面的松尾寺一帶。現在恐怕已經進山，正在四處躲藏。福井、京都兩個警察局組成聯合搜索隊，佈下了個大包圍圈。宇田已經無路可逃了。人所共知，青峨山地跨福井縣和京都府，是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巒，山深林密。但是，不管他走那條山路，就像扇子的扇骨總是集中到扇軸一樣，只要從四面包抄，圍到死火山頂上，他就陷進絕路了。那頂上盡是岩石、火山石、砂子……上到那裏，他還往哪裏逃？我在想，宇田不是來到村裏的猿彥神社，就是來到這個樹海的土坑，大抵只有這兩種可能。刑警們已經進村，那麽，宇田就該鑽進

樹海裏來。爲了消除罪證，他應該來這裏把尼龍包和參平的屍體埋起來才對。所以，我才來這裏等着宇田……我很想見見宇田現在是什麼模樣。我對他恨之入骨，深惡痛絕。我眞想親手逮住他！小宮先生，我爲了逮捕宇田，在東京的百貨商店買了一條皮帶，一直在這裏等着他……」

陽光照在石田興奮的臉上。石田從口袋裏掏出茶色的鱷魚皮皮帶，手一直顫抖着。石田的仇恨和專程跋涉來到此地的鬥志，都在這條皮帶上集中表現出來了。

宇田清爲什麼長期曠課？笠井爲什麼被殺？這其中的緣故似乎開始明白了。但眞的像石田所說的，宇田已經到這裏來了嗎？樹海中的土坑又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參平的屍體不是在土坑裏，而是在曠地上橫陳着呢？

小宮正想打開這個疑團時，至今一直沉默的山西插嘴說道：

「石田經理，你化裝成井關信吉潛行到今天，眞是無法想像呀。你是用了什麼高招對這個案件作了如此深入的調查？請務必指教。我們從來不認識你，去找了你夫人，打聽井關信吉的事，你夫人說毫無所知。」

「啊，我內人嘛，她應該知道的呀。不過，我告訴過她絕對不許對任何人說穿，所以她才沒把眞情告訴你們。關於我的事，一直調查到我內人那兒，恐怕只有你們二位吧？」

石田那厚厚的嘴唇開始微微張開。

「我爲什麼要化名叫井關信吉？……這是因爲我感到有危險。我在堀留的山武大樓有事務所……有一天，我無意中從窗口看到一個情況。也許你們也知道，從山武大樓的窗戶可以看到旁

邊樓頂上的那個高爾夫球練習場。那幢樓是六層建築，我們事務所的山武大樓是五層建築，乍一看，兩幢樓像緊挨在一塊兒似的，實際上門口相距有一百五十公尺。這也許是生活在東京容易產生的錯覺，在路上走的話，感到樓與樓之間距離頗遠，但一登上樓，就感到互相之間伸手可及。我發呆地看着那高爾夫球，突然發現鐵絲網對面站着一個人，他正注視着我這裏。奇怪啊！我心裏想。當時，也就那樣算了，沒再多想。後來，每當我看到那個高爾夫球練習場時，就想起了那個人，並逐漸留意觀察。我發現那人雖然帶着球桿，但從來不帶球，他總是那樣手持球桿，盯着我們這邊。他是幹什麼的呢？爲什麼每天來到高爾夫球場，呆呆地盯着我們？眞是個怪人！不久，我猛然一下子想起來了……那個人是在盯着我的呀！是在窺視我們事務所的內部情況呀……這一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那陣子，不斷地有警視廳的刑警來到我的事務所，有時甚至來過搜查隊。這是野見山逃亡之後不久的事。那個傢伙是從高爾夫球場觀察我事務所裏頭的情況。我從那天開始，不再讓那個人盯上，反過來開始偵察起他來。我也上那高爾夫球場去現場觀察，看到那人二十五、六歲，小白臉，矮個子，一見面就認出他是矢田賢吉。他現在在神田經營酒吧間，當時在京橋的酒吧間裏幹活兒營生，……我進一步想他是誰？……對，原來他是猿谷鄉的矢田分家的次子，通過宇田甚平的關係來東京工作的！正是這個矢田賢吉在窺視我的事務所。這一定是宇田指派的！……我也是打從那時開始懷疑宇田不是好東西！而且，我認爲是宇田操縱野見山和二階堂、津野三個人的，僞造證件也是宇田指使他們幹的。好！我就下決心抓他確鑿的證據。因此，我化名井關信吉，在山武大樓裏搞起了一個空有其名的信用調查所。我變成了井關偵探。我

首先到宇田的家鄉作調查，上這座青峨山，這次是第六趟了。」

石田說着，凝望在樹海之上的青峨山頂。

「井關先生，不，石田經理，你住在『西村』旅館時，那個賣藥商也住在裏頭吧？同住一起是否出於偶然？」山西問道。

「什麼偶然不偶然，什麼也不是，我是從家裏逃走的呀！在那之前，我在『西村』旅館住過幾回，是爲了去猿谷鄉調查。我好幾次看到化裝成賣藥商的寺西要吉，上山後又回到旅館。這個月的一日到三日早晨，我住在『西村』旅館，對青峨山的偵察大體上已告一段落了。四日去小濱市。六日早晨，我從小濱警察局那兒偶然聽到笠井先生死因不明的案件。我感到這其中必有什麼緣故，立卽從小濱市折回福井。我拜訪了福井縣教育廳的學生科，見到了這個縣的教師鄉土史研究俱樂部的幹事津久井久孝先生。這位老先生是縣裏研究鄉土史的權威。我從他那兒了解到笠井先生熱心於研究鄉土史，就去調查有沒有關於猿谷鄉的研究報告。一查，果然有……叫『關於在猿谷鄉的桑子的研究』，看這個題目多奇怪，這份報告共有一百五十來頁。」

「『桑子的研究』，是什麼意思？……」

「『桑子』，一般說法叫『窮殺子』。過去，養蠶的偏僻鄉村，桑樹一遇到霜凍，可就慘了。養不起孩子，一生下來就扔掉。當時，沒有醫生接生，生下來後割斷嬰兒的肚臍，在桑地裏挖個坑扔在裏面就走了。各家都有桑地，所以，每一個家都有那麼一坑。扔掉的嬰兒一般都死了，第二天發現死了再培上土埋起來。但是，也有活着的，還能從那個六尺來長的土坑裏爬出

來，第二天去培土時，可以看到那個小東西在滿是露水的桑樹落葉上蠕動，還哇哇直哭，眞是令人難以置信。這就叫作『桑子』。一旦扔掉還能活下來的孩子，反而被當作一家的頂樑柱，加倍精心培養，成爲一種特殊的孩子。這個風俗一直流傳到今天。這就是笠井先生所說的『窮殺子』的傳說呀！笠井先生的論文就是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報告。笠井先生有一種直覺，認爲現在的猿谷鄉還有這種『窮殺子』現象。他從各個角度進行調查，想找到那種土坑。笠井先生關於『桑子』問題的研究的成就，就在於認爲至今還存在着那種土坑。他認爲，對猿谷鄉來說，土坑一定在那密密麻麻地生長着山桃樹的樹海之中。所以，他想深入到樹海裏進行調查，以求得證實。剛才我說過，笠井先生來過這片樹海，這就是樹海裏其中一個脚印的由來。笠井先生喜歡和宇田清一道畫畫兒。因此，那天他和宇田清畫了庫房的畫。等到宇田清該向田裏送飯時，他就帶着尼龍包離開了宇田家。爾後，他來到猿彥神社。這個神社裏有宇田甚平寫的匾額。他看了一下匾額，轉到神社後面，眼前出現一條細長的小路，沿着小路可以到達樹海的上面。那神社的後門就連着這條小路，笠井先生萬萬沒有料到會有一個賣藥商尾隨着他。那個賣藥商半道裏攔住宇田清不許聲張，接着，立即開始監視笠井先生。對笠井先生來說，此行可以說是一次奇特的探險。他來到山桃樹林裏，發現有人的脚印。啊，那土坑一定就在這兒！當時笠井先生的心裏肯定很高興。他向着陰暗的樹海走下去。然後，他在一片窪地裏發現了土坑。這個坑直徑有二公尺左右。毫不含糊，這是個『桑子』坑！笠井先生鼓起勇氣，向坑裏仔細觀察。但是，他看到的是什麼呀？我認爲，宇田參平的屍體就是在那裏頭。這是構成笠井先生被殺的第二個原因。可以想像，笠井先生

當時是怎樣驚叫了一聲，從興奮狀態一下子回到了現實。從來沒有人敢隻身進入這樣陰暗的樹海。我看笠井先生是想在研究鄉土史上一鳴驚人而忘掉了一切，來尋找『桑子』坑的。人嘛，就是這麼個怪東西。原來是懦弱的人突然變得氣壯如牛，原來是膽小如鼠的人一下子變得像吃了豹子膽似的……着了魔的人，眞是不知道什麼叫可怕。笠井先生開始很興奮，後來因爲看見宇田參平的屍體而嚇得清醒過來，回到現實生活中來，最後掉進恐怖和疑惑的深淵。他閉着眼，渾身發抖，驚慌地轉身往回跑。他喪魂落魄，脚不沾地，正急忙要下山的時候，遇到了賣藥商。笠井先生對賣藥商是相信的，而且，可以想像，在這個時候，一個他鄉人遇到一個行商的人比碰到猿谷鄉的任何人，會更感到親切，更能使他的心情平靜下來……『怎樣？到觀音崖上去看看吧，那兒可是觀賞風景的好地方呀！』賣藥商勸誘說。笠井先生這時只想早點兒回家，但又想下山還得要兩個半鐘頭，又因爲剛才碰到死屍而心悸未定，完全變成膽小如鼠的人了……他身不由主地跟着賣藥商上了觀音崖。在那裏先吃了山桃，然後，就被殺害了……賣藥商從背後撲上去，把毫無防備的笠井先生從崖上推下海……」

「等等！那，樹海裏面的脚印又是怎麼來的呢？」山西又插嘴說道。

「關於脚印的問題，我想是這樣的。賣藥商把笠井先生推下崖去以後，想起了那個尼龍包。這是把它扔進海裏呢，還是用別的辦法隱藏起來？幾經考慮，兇犯決定把它扔進樹海的土坑裏。這就是你們剛才發現那個脚印的來由。賣藥商想把尼龍包扔進土坑中，一旦將來被發現，總會把參平的屍體和尼龍包聯在一起，可以使人認爲是笠井先生和那個瘋子經過一番爭鬥，殺死了瘋子，

然後自己跳崖自殺。兇犯想利用這個尼龍包，作爲嫁罪於人的物證。賣藥商把尼龍包扔進了土坑裏，這就是爲什麼尼龍包下落不明的最初原因……扔進土坑以後，賣藥商又埋上土。但是土埋得不够深，留下了破綻。這其中有個道理。賣藥商殺害了笠井先生以後，突然想起要趕上乘火車的鐘點，非常匆忙地往坑裏扔土，沒埋好。這個賣藥商不愧像個馬拉松賽跑的運動員，只用了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就從樹海下了山，從容地趕上火車走了。途中，被賣水果的市村源吉碰上了。」

「但是，石田經理，剛才咱們看到參平的屍體離那塊窪地有相當一段路……」

「這是一個問題。小宮先生你知道吧？這地方四天前下了一場大雨。這場雨二十年來少見，山上的水田受害不淺。雨水從山坡上流進了這片樹海。『桑子坑』很快就積滿了水，參平的屍體和尼龍包漂浮了上來，這是賣藥商沒有預料到的事。這兩個東西讓大水沖刷着離開了土坑以後，四下飄流，撞到山桃樹，又漂回窪地。我剛才觀察參平的屍體時，注意到屍體下面有落葉，可以肯定屍體流到那裏以後，又從樹上刮下來新的落葉。因此，已經腐爛變輕的屍體，就像被落葉埋起來似的，伏倒在那裏。你們看，我的分析對嗎？……」

小宮和山西完全被石田寅造的說明所折服。石田的分析是那樣一清二楚，無懈可擊。小宮想起，笠井在日記中，談到關於鄉土史研究問題時，提出過自己的觀點，即關於對一個山中寺廟裏的佛像的看法，很不同意別的鄉土史研究家所持的觀點，可見笠井總想有一天能露一手。小宮又想起笠井好像也提起過要研究「桑子」的問題。當然，即使如此，石田寅造也不是全憑分析，而是做了好多實際的調查。石田從在高爾夫球場見到一個人，引起注意，知道是宇田指派的人以

後，就對案件進行了調查。那麼，關於野見山製造的現代商事公司騙局問題，石田是怎麼考慮的呢？——不能不問一問。

「那件事嘛，小宮先生……」

石田點上煙，一邊抽着一邊慢條斯理地說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幹了些什麼。說實在的，對野見山也有點兒半信半疑。這件事實在太馬虎了，上了當。後來，我用井關信吉的化名去過那幢樓看過兩、三回。野見山爲什麼抓住那間空房子呢？……查問了那個矢田杉子，才弄明白。矢田杉子是矢田賢吉的堂妹。賢吉不留心漏出自己是出生於福井縣的，我就跑到猿谷鄉去查了。在調查宇田和賢吉的過程中，了解到矢田一家的杉子、竹子、松子三姊妹都已出走他鄉。首先，了解到杉子在神田的共同公司工作，又從那裏了解到她的住處和搬到龜有的百貨商店的情況。五月十日，我又得知她在京橋樓的吉野法律事務所工作……野見山製造的騙局就是在杉子的協助下搞成的。」

「津野鳥枝，在哪兒呢？」

「這個女人嘛，是野見山的老婆，本名叫矢田竹子，還弄不清楚她的住處。不過，昨天一大早在神田『蘭莉酒吧』，已經把松子逮住了，杉子不在裏頭，我看不會跑遠，一定就在附近那一帶地方，不久也會抓住的。然後，從松子和杉子的口供中，了解竹子的下落。因此，這個女人的落網也只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你用井關這個名字，到過松戸的洗衣店和小岩的黑岩點心鋪子，是不是？」

「你知道得眞詳細呀……我在調查杉子這條線索時，發現了松子。松子化名杉山怜子，住在上矢切，還養着那隻尖嘴狗。宇田把扮作賣藥商的行裝就寄存在她家裏。看來松子像是宇田的小老婆。」

「你從黑岩那兒聽說過山桃的事嗎？」

「山桃的事，在見到黑岩以前就聽說過了。我在十二日那天緊急離開『西村』旅館，回到東京，接着又立即趕到松戶，因爲我查到了怜子的住處。我化裝成乞丐，到怜子家翻找垃圾箱，終於找到了她扔掉的山桃核和山桃葉子。我把它跟自己從青峨山帶回來的山桃作了比較，證實是同一種果子，就寫信給加治刑警。」

「寫信給加治刑警？」

「不錯。加治刑警是這次偵破加明古洋行案件的最高負責人。他跟我一樣，也是隱姓埋名、喬裝打扮到處跑，進行偵探。」

「他到過哪些地方？」

「首先，他查清了二階堂之死的眞相。在橫山町眞田貿易工地有一個名叫工藤修吉的從鷹架上摔下來死了。加治就進行調查，開始聽說他原是青森縣弘前市郊外一個小山村的石灰窰裏的工人，就立即到青森縣去調查了那個石灰窰，很快查到工藤是個推手推車的，但是，却碰到一個意外的情況……工藤修吉在三年前就死了。在石灰礦上埋上炸藥，爆破後再把炸碎的石灰石運走，這就是他的工作，因此，外號叫『爆破』。三年前工藤被爆破時崩出的碎石砸死了。工藤早見閻

王爺去了，當然不可能出現在東京的宇田組。那麼，在東京摔死的那個工藤是誰呢？原來是一個叫笹本七郎的冒名頂替的。此人是犯罪集團中的一名幹將。宇田起先不知道笹本搞的變戲法，就把他當作工藤，收留下來讓他參與野見山的詐騙計劃。宇田了解到北海道N煤礦工會裏有一個叫二階堂洋造的科長，就讓他冒名二階堂，充當那騙局裏的角色。笹本幹得眞漂亮，連我都毫不懷疑他。但是，到了後來，宇田就把他晾在一邊了……因爲宇田對笹本在青森縣的情況不了解，放心不下，派人去調查，當宇田查清了他是頂替已經死去的工藤的名字時，感到不安，就命令寺西幹掉他。這是加治刑警的推理，現在正等着寺西的自供來證實……。」

「笹本爲什麼要冒名工藤呢？」

「笹本原來跟工藤一樣也是推手推車的工人。後來，在福岡縣發生了殺害白山巡警事件，笹本是嫌疑犯之一。他就冒名工藤，在工藤死了一年後，突然從青森縣弘前市消失了。」

小宮回想起殿山專務董事去東京大學附屬醫院辨認屍體，剛要走出醫院的走廊時，一個刑警模樣的人走了過來，詢問二階堂是不是長着黑痣和鑲金牙……

「那個人就是加治刑警吧？那麼，石田你是怎麼樣了解到加治刑警的行動呢？」

「那是跟踪偵探過程中知道的。不過，二階堂的事是加治刑警後來告訴我的。」石田說道。

「那麼，石田經理，你調查過鯉川村的漁夫了吧？那是爲了什麼呢？」山西問道。

「我在調查中，認識了一個叫茂平的若狹本鄉的漁夫。寺西要吉曾經到過那個人那裏。寺西這個傢伙，一方面是宇田的食客，一方面又是爲豪田潛逃而四處奔走的聯絡員。」

「那麼，找船，找漁夫，又是想幹什麼呢？」

「是想逃出猿谷鄉。寺西從茂平那兒聽說鯉川村有個叫赤松末造的漁夫。他們計劃用赤松的船外逃，這好像是三天前才定下來的事。」

「寺西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小濱市外的箕家旅館。那裏，加治刑警早已布置人盯住他了。」

「石田經理，宇田爲什麼要把豪田藏在自己家裏呢？」

「宇田上大學時，向豪田借過錢。宇田在學生時代很苦，連一天三頓飯都發愁。豪田是高年級學生，把錢借給了宇田。宇田在大學時只幹過一次壞事，就是小偸小摸……偸了同學的錢，被勒令退學。豪田幫了他的忙，使宇田感恩不盡。宇田能在土木建築業界大顯身手，也是因爲有豪田作後盾。宇田組所以能成立，恐怕也是豪田在背後支撑的結果。豪田跟好些資本家交往頗深。豪田落魄是因爲被某政黨開除，直接原因是在品川的販賣痲藥案件中被告發。……加治刑警根據這一連串的事情，深入調查，終於弄淸了整個案情。宇田精心謀劃，企圖把詐騙得來的錢偸運出國，把他的恩人豪田送往國外。但是，這一切都成了泡影……宇田斷送了自己的一生。」

石田說着站了起來，催促小宮和山西說道：

「走吧！咱們到猿谷鄉看看去吧。樹海裏不好走，就順土坑邊上那條小路進村吧。說不定咱們還能碰到加治、岩田他們給宇田銬上手銬帶下山呢。」

一看手錶，是十一點五分。太陽西移，樹海又陷入了黑暗。二人跟着石田往前走。小宮一邊

走，一邊依然帶着疑問。

「石田經理，那八千件西裝，被賣到哪兒去了呢？」

「西裝的問題嘛……除了聽取野見山的自供之外，無法準確回答你。據加治刑警說，從千葉縣的海邊用船運到什麼地方去了。加治他們聽說在木更津的海邊，嚴多臘月裏竟然有一輛運馬卡車扔在那兒沒人管，就去進行調查，但查來查去，不管那個賽馬場都沒用過那輛卡車。這就可以判斷那輛車，肯定是作案的那些傢伙製造的。要製造這種車子，除了宇田一夥不會有別人，因為宇田是土木建築承包業的，什麼木板呀，釘子呀，到處都是，當然，這樣一來，那些木板和釘子正好成為破案的好線索。那輛車上塗的顏料是從菊屋橋的工業材料行買來的。後來，發現在宇田組的材料倉庫的牆壁上，濺滿了這種顏料，成為明顯的證據。顯然他們是在這個倉庫裏做成運馬的卡車，把八千件西服商標拆掉，裝在車上，隱藏在倉庫裏，然後，趁深夜從倉庫裏開出車子，直奔木更津，在那裏有船接應……那麼，空車為什麼大白天放在海邊？這是因為要把車開回宇田組的倉庫，必須避開人們的耳目，改在夜裏行車，否則就很危險。那輛卡車第二天就被拆卸了，他們若無其事似地把車上的零件裝進宇田組的材料庫。至於裝運西服的船上哪兒去了呢？除了野見山之外，恐怕無人知道……」

小宮看着石田的背影，對石田調查面如此之廣，再次驚嘆不已。這樣的一個石田，為什麼會上野見山花言巧語的當呢？為了偵察案件，他能如此周密地進行推理，以頑強的意志進行不懈的努力，這樣的人，為什麼會輕易上當？實在無法叫人相信。默默走着的山西，又從背後發話。

「石田經理，你從事務所出走時帶走了一封信。那信是不是他們寫來的，要誘騙你去呢？警察當局很爲你擔心呀！還有，你知道不知道你名片上的電話號碼印錯了？」

「啊，那封信嘛，那是我偵探期間要另外租借住處，房東來通知，告訴我房子已經定妥。名片上的電話號碼是印刷廠印錯的。不過，印錯了反而更好，我一直沒有訂正。」

「明白了。石田經理的調查實在局密細緻，令人佩服呀！但是，我對石田經理爲什麼會上野見山那種人的當，心裏總有一個疑問。」

「哈哈哈哈……」

第一次聽到石田這樣爽朗的笑聲。

「做買賣跟偵探可不同呀！靠空想和懷疑都是無濟於事的。我當時是個擁有六十個職員的公司經理，有着從買賣中起家致富的一條路子。只因發財心急，讓野見山這個鬼滑頭給騙了！」

「那麼說，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呀！」

「人嘛，總不可能那樣完美。從這個意思上說，宇田也好，野見山也好，也都同樣有欠缺之處。我覺得，宇田是爲了擺脫出生於那個特殊地方所帶來的不幸，而誤入歧途。我想十有八九，宇田是個不知生父的，『柔子』……你看過那個村裏的神社嗎？神社的匾額上寫着「男兒有志憤離猿谷』……又是『有志』，又是『憤離』……」

石田寅造的推理和設想大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只有一個預言沒有說中，那就是，無論在神社，還是在樹海的土坑，都找不到宇田甚平的影子。甚平沒有被抓住。

尾聲／山坡上的影子

京都府和福井縣兩地警察聯合組成的搜索隊於七月二日解散。搜索隊連續搜索了十二天。其間，人員增至二千名，警犬三十隻，還動員了當地村民的狩獵隊，不能不說是勞師動衆。但是，還是沒有抓到宇田。這事同第二個鬼熊事件一樣，轟動了社會。宇田難道會鑽出在山麓四周布下的警戒網逃跑？那是肯定不可能的。宇田一定是潛藏在山中的某個地方。偌大的青峨山裏面有數以千計的大小溪谷，還有數不清的山中小徑。要想連一個螞蟻洞也查遍，巨細不漏地進行搜索，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動用警犬也是徒然。

「宇田恐怕死在山裏的什麼地方了吧。」

自殺的說法，自然隨之出現，而且逐漸變得流行起來。

此類案件，在犯罪史上恐怕也稀有罕見。宇田沒抓到的原因，只好暫且歸之於山深林密和地理不熟罷了。

不久，多天來了。青峨山埋在大雪之中。大海在怒吼，波濤猛烈地拍打着觀音崖的絕壁。連續四個月的雪天過去了，春天來臨了。

由十名京都大學的動物專科學生組成的探險隊，在研究猴子生態的權威飯島元彥博士率領

下，乘火車來到青峨站，下車後就開始登山。他們的目的是調査山巔附近的樹海和岩石山頂上棲息的猴子窠，把這一切攝入鏡頭，並親眼觀察。年輕的學生們揹着裝有望遠鏡頭攝影機的帆布背包，沿着朝霧籠罩的山路向上攀登。

時值五月上旬，凋謝的櫻花瓣像雨似地紛紛落下，樫樹長出了美麗的新芽。學生們穿過樹海，來到海拔八百公尺的地方時，山勢突然拔高而起，成爲高聳的陡坡，那上面盡是死火山特有的砂地和岩石。

因爲總是沒找到猴子窩，學生們都感到疲乏。一個學生爬到一塊大岩石上，無意識地朝山坡上的一片喬木林望去。突然，學生的眼睛一閃。

「瞧，有個怪東西！」

喬木林沿着成六十度角的斜坡，向左右延伸。在一棵樹上，掛着一頂破舊的深灰色鴨舌帽。其他的學生們聞聲也都圍上來看。

「我看準是有人自殺。要不，帽子自己不會飛到那兒上去的。」

再仔細瞧，那樹枝上好像還垂吊着帶子般的東西。一個學生跑過去，爬上樹取下帽子。樹枝上吊着牛皮帶，帶子頭上打着手腕大的圓圈。

地面上什麼也沒有。喬木林在春天的陽光沐浴下，暖烘烘的。樹底下開滿了石莓花。

「簡直是從山坡上滾下來套住脖子似的……」

學生說着，又看了一會兒地面，突然驚叫起來。

「唉呀！有死人的痕跡！」

在掛帽子的那棵樹下，從草的顏色推測，似乎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影子，因爲石莓花由紅變黑的部分恰好有一個人的身子大。所謂死人的痕跡，如此而已。

新潮文庫圖書目錄

小　說

5.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杜思妥也夫斯基著……定價 280元
10. 海明威小說選（17個短篇小說）…海　明　威　著……定價 80元
12. 馬克吐溫名作選（12個短篇小說）馬克吐溫　著……定價 80元
16. 美麗與悲哀……川端康成　著……定價 90元
20. 蛻　變（4個中篇小說）……卡　夫　卡　著……定價 85元
21. 沙特小說選（4個短篇小說）……沙　特　著……定價 80元
23. 美麗新世界（烏托邦小說）……赫　胥　黎　著……定價 100元
26. 羅生門・河童（9個短篇小說）…芥川龍之介　著……定價 90元
27. 地獄變（15個短篇小說）……芥川龍之介　著……定價 80元
29. 審　判……卡　夫　卡　著……定價 90元
30. 白　牙（動物文學小說）……傑克・倫敦　著……定價 75元
32. 瘟　疫（又名：黑死病）……卡　繆　著……定價 100元
34. 黑暗的心（海洋文學小說）……康　拉　德　著……定價 70元
35. 徬徨少年時……赫　塞　著……定價 80元
42. 悲愴的靈魂（集中營一日記附1篇小說）……索善尼津　著……定價 80元
43. 愛的饑渴……三島由紀夫　著……定價 80元
44. 金閣寺……三島由紀夫　著……定價 90元
46. 鄉　愁（回憶式的自傳體裁小說）赫　塞　著……定價 70元
47. 愛的故事……許　葛　爾　著……定價 70元
52. 心靈的歸宿……赫　塞　著……定價 80元
56. 生命之歌（一個音樂家的故事）…赫　塞　著……定價 80元
58. 誘惑者的日記（日記體裁的小說）齊　克　果　著……定價 70元
60. 聖潔的靈魂（7個中短篇小說）杜思妥也夫斯基著……定價 80元
64. 美麗的青春（5個短篇小說）……赫　塞　著……定價 60元
65. 藝術家的命運（一個畫家的故事）赫　塞　著……定價 70元
66. 白　夜（4個短篇小說）……杜思妥也夫斯基著……定價 60元
69. 東方之旅（3個中短篇小說）……赫　塞　著……定價 60元
70. 漂泊的靈魂……赫　塞　著……定價 70元
73. 馬爾泰手記……里　爾　克　著……定價 90元
74. 魂斷威尼斯……托瑪斯曼　著……定價 60元
75. 諾貝爾獎短篇小說集(16個短篇小說)泰戈爾等16位著…定價 75元
82. 小丑眼中的世界……磐　爾　著……定價 90元
88. 菸草路……柯德威爾　著……定價 75元
93. 翻譯與創作（12個短篇小說）……顏　元　叔譯著……定價 80元
96. 法國短篇小說選（44個短篇小說）卡繆、左拉等著……定價 130元
99. 屋頂間的哲學家（12個日記體裁小說）梭維斯特著……定價 80元
101. 冰島漁夫（海洋文學小說）……畢爾・羅逖　著……定價 100元
102. 侏　儒……拉格維斯特　著……定價 70元
106. 少女與吉卜賽人……勞　倫　斯　著……定價 60元
108. 荒野之狼……赫　塞　著……定價 100元

238. 二重奏……………………………葛 蕾 德 著……定價 70元
239. 颱 風（4個中長篇小說）………康 拉 德 著……定價 80元
240. 美國短篇小說欣賞（20個短篇小說）霍 桑等著……定價 90元
241. 蝴蝶與坦克（14個短篇小說）……海 明 威 著……定價 90元
242. 尼克的故事(海明威由少年至壯年的故事)海明威著……定價 120元
243. 莫里哀故事集（9篇戲劇傑作選）莫 里 哀 著……定價 90元
244. 溫泉鄉之戀……………………………莫 泊 桑 著……定價 110元
252. 三個故事及十一月（4個中長篇小說）福樓貝 著……定價 80元
253. 馬克吐溫短篇精選（25個短篇小說）馬克吐溫 著……定價 100元
257. 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馬 克 吐 溫 著……定價 150元
263. 約翰・齊福名作集（12個短篇小說）齊 福 著……定價 70元
264. 枯葉的故事（17個短篇小說）……愛 羅 先 珂 著……定價 70元
265. 異鄉人……………………………卡 繆 著……定價 60元
267. 伊爾的美神（8個短篇小說）……梅 里 美 著……定價 50元
269. 莫泊桑短篇精選（25個短篇小說）莫 泊 桑 著……定價 110元
272. 餓……………………………克努特・哈姆孫 著……定價 100元
273. 拉曼邱的戀愛……………………畢爾・羅逖 著……定價 60元
275. 史坦貝克小說傑作選（14個短篇小說）史坦貝克著……定價 100元
276. 莫泊桑短篇全集之二（25個短篇小說）莫泊桑 著……定價 120元
281. 馬奎斯小說傑作集（9個短篇小說）馬 奎 斯 著……定價 80元
282. 索忍尼辛短篇傑作集（6個短篇小
說及16個極短篇）………………索 忍 尼 辛 著……定價 100元
283. 荷馬史詩的故事（伊利亞特、
奧德賽的故事）…………………荷 馬 原 著……定價 120元
284. 修理匠……………………………瑪 拉 末 著……定價 120元
294. 莫泊桑短篇全集之三（37個短篇小說）莫泊桑 著……定價 110元
297. 百年孤寂…………………………馬 奎 斯 著……定價 160元
302. 流浪者之歌（悉達求道記）………赫 塞 著……定價 80元
305. 蠍 神（3個中篇小說）…………威廉・高汀 著……定價 100元
307. 獨裁者的秋天……………………馬 奎 斯 著……定價 100元
309. 三島由紀夫短篇傑作集（14個短篇
小說）……………………………三島由紀夫 著……定價 100元
310. 伊豆的舞孃（15個短篇小說）……川 端 康 成 著……定價 120元
311.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23個短篇小說）契 訶 夫 著……定價 80元
312. 莫泊桑短篇全集之四（34個短篇小說）莫泊桑 著……定價 110元
315. 最後理想國（烏托邦小說）………石 川 達 三 著……定價 100元
316. 印度現代小說選（15個短篇小說）泰戈爾等14位著……定價 120元
321. 賭城緣遇…………………………格拉姆・葛林著……定價 140元
可以借你的丈夫嗎？（15個短篇小說）
322. 豪華大旅館………………………克羅德・西蒙著……定價 80元

傳 記

1. 羅素回憶集………………………羅 素 著……定價 100元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2.	羅素傳	林衡哲 著	定價 110元
4.	沙特自傳	沙特 著	定價 70元
18.	佛洛伊德傳	佛洛伊德 著	定價 80元
19.	毛姆寫作回憶錄	毛姆 著	定價 100元
24.	瞧！這個人（尼采自傳）	尼采 著	定價 70元
33.	廿世紀代表性人物（36位代表性人物傳記）	林衡哲 編譯	定價 140元
50.	杜思妥也夫斯基	紀德 著	定價 80元
83.	蘇格拉底傳	泰勒 著	定價 70元
92.	白鳥之歌（卡爾薩斯傳）	坎恩 著	定價 90元
110.	傳記文學精選集（25位偉大的智慧人物）	史特拉屈等 著	定價 130元
116.	愛因斯坦傳	法蘭克 著	定價 140元
117.	居禮夫人傳	伊芙・居禮 著	定價 170元
118.	雨果傳	莫洛亞 著	定價 70元
122.	契訶夫傳	辛格雷 著	定價 70元
129.	歌德自傳（詩與真實）	歌德 著	定價 120元
135.	屠格涅夫傳	莫洛亞 著	定價 75元
137.	莫泊桑傳	高爾德 著	定價 130元
150.	約翰生傳	包斯威爾 著	定價 230元
152.	歷史人物的回聲（12位世界性偉人傳記）	曹永洋 著	定價 130元
157.	芥川龍之介的世界（附7個短篇小說）	顏祥雲 譯著	定價 80元
159.	史懷哲傳	哈格頓等 著	定價 110元
160.	司馬遷的世界	鄭樑生 編譯	定價 90元
161.	諾貝爾傳	伯音格林 著	定價 110元
163.	史記的故事	司馬遷 原著	定價 200元
164.	卓別林自傳	卓別林 著	定價 260元
175.	巴爾札克傳	褚威格 著	定價 160元
198.	勞倫斯傳	赫利摩爾 著	定價 150元
209.	大仲馬傳	蓋安多 著	定價 140元
216.	文藝復興的奇葩（三位藝術家的傳記）	瓦沙利 著	定價 120元
219.	如果麥子不死（紀德自傳）	紀德 著	定價 120元
256.	西蒙・波娃回憶錄	波娃 著	定價 140元
258.	海明威傳	貝克 著	定價 130元
270.	愛迪生傳	約瑟夫遜 著	定價 200元
314.	孤獨者之歌（赫塞自傳）	赫塞 著	定價 100元

心理學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25.	愛的藝術	佛洛姆 著	定價 60元
37.	逃避自由	佛洛姆 著	定價 70元
38.	自我的追尋	佛洛姆 著	定價 90元
39.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佛洛伊德 著	定價 100元
48.	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	佛洛伊德 著	定價 85元

49.	人類的新希望……………………………	佛　洛　姆　著……	定價　75元
51.	玫瑰園……………………………………	海納・格陵　著……	定價 100元
53.	精神分析入門……………………………	洛　斯　奈　著……	定價　80元
54.	夢的精神分析……………………………	佛　洛　姆　著……	定價 100元
55.	自卑與超越………………………………	阿　德　勒　著……	定價　90元
57.	少女杜拉的故事…………………………	佛洛伊德　著……	定價　70元
63.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	楊　　格　著……	定價 100元
77.	婚姻生活的藝術（婚姻的幻象）…	賴　德　勒等著……	定價 150元
79.	夢的解析（改變歷史的書）………	佛洛伊德　著……	定價 200元
86.	生之掙扎…………………………………	梅　寧　哲　著……	定價 170元
94.	精神分析術………………………………	梅　寧　哲　著……	定價 110元
104.	行爲主義的烏托邦（自由與尊嚴的超越）	史基納著……	定價　80元
105.	自卑與生活………………………………	阿　德　勒　著……	定價　70元
113.	理性的掙扎（健全社會之路）……	佛　洛　姆　著……	定價　85元
114.	圖騰與禁忌………………………………	佛洛伊德　著……	定價　85元
125.	焦慮的現代人……………………………	荷　　妮　著……	定價　90元
138.	自我的掙扎………………………………	荷　　妮　著……	定價 140元
139.	愛與意志…………………………………	羅　洛　梅　著……	定價 140元
189.	心靈的夢魘………………………………	蕾　　妮等著……	定價　70元

哲　學

6.	廿世紀智慧人物的信念…………………	愛因斯坦等　著……	定價　70元
14.	上帝之死（反基督）…………………	尼　　采　著……	定價　70元
15.	與當代智慧人物一夕談………………	林　衡　哲　譯……	定價　90元
17.	智慧之路（存在哲學入門）………	雅　斯　培　著……	定價　90元
28.	叔本華論文集……………………………	叔　本　華　著……	定價　80元
31.	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入門）……	白　瑞　德　著……	定價 100元
40.	教育的藝術………………………………	柏　拉　圖等著……	定價　80元
41.	懷海德對話錄……………………………	懷　海　德　著……	定價 110元
45.	悲劇的誕生………………………………	尼　　采　著……	定價　65元
59.	廿世紀命運與展望………………………	羅　　素等著……	定價　80元
67.	叔本華選集………………………………	劉　大　悲　著……	定價　80元
71.	人生的智慧………………………………	叔　本　華　著……	定價　60元
72.	泰戈爾論文集……………………………	泰　戈　爾　著……	定價　65元
76.	我思故我在………………………………	笛　卡　兒　著……	定價　80元
97.	愛與生的苦惱……………………………	叔　本　華　著……	定價　90元
107.	薛西弗斯的神話…………………………	卡　　繆　著……	定價　85元
112.	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叔　本　華　著……	定價 150元
115.	哲學與生活（什麼是哲學）………	賈　塞　特　著……	定價 110元
151.	愚神禮讚…………………………………	伊拉思摩斯　著……	定價 100元
165.	再訪美麗新世界…………………………	赫　胥　黎　著……	定價　60元
185.	哲學與現代世界…………………………	李　　維　著……	定價 240元
230.	西洋哲學故事……………………………	威爾・杜蘭　著……	定價 180元

251. 危機時代的哲學……………………羅　　素等著……定價　80元
274. 存在主義…………………………松浪信三郎　著……定價　70元
278. 歡悅的智慧………………………尼　　采　著……定價 120元
293. 羅素短論集………………………羅　　素　著……定價　85元
301. 懷疑論集…………………………羅　　素　著……定價 100元
304. 人類的將來………………………羅　　素　著……定價　90元
320. 哲學的樂趣……………………查理斯・法蘭克著……定價 150元

文學評論及介紹

90. 小說面面觀（小說寫作的藝術）…佛　斯　特　著……定價　65元
95. 法國文學巡禮……………………黎　烈　文　著……定價 110元
123. 西洋文學欣賞……………………鍾　肇　政編著……定價　90元
124. 德國文學入門……………………李　映　荻編著……定價 100元
128. 西洋近代文藝思潮………………廚川白村　著……定價 160元
136. 法國文學與作家…………………孔　繁　雲編著……定價　90元
167. 文學評論精選……………………威　爾　森　著……定價　60元
177. 文學欣賞的樂趣…………………莫　洛　亞　著……定價　70元
210. 文學與鑑賞………………………洪　順　隆編著……定價 150元
220. 名著的故事（51篇世界名著）……鍾　肇　政編著……定價 120元
232. 沙特文學論………………………沙　　特　著……定價　80元
鏡子和影子…………………………陳　芳　明　著……定價 100元
西洋文學批評史……………………顏　元　叔　著……定價 350元
文學論………………………………王　夢　鷗等著……定價 200元

雜　文

8. 出了象牙之塔……………………廚川白村　著……定價　80元
84. 生活之藝術………………………莫　洛　亞　著……定價　85元
213. 苦悶的象徵………………………廚川白村　著……定價　80元
214. 卡繆雜文集（抵抗、反抗與死亡）卡　　繆　著……定價　90元
224. 走向十字街頭……………………廚川白村　著……定價　60元
231. 沙特隨筆…………………………沙　　特　著……定價　80元
266. 人生論……………………………武者小路實篤著……定價　60元
271. 論戰與譯述………………………徐　復　觀　著……定價　90元

戲　劇

218. 魔鬼奏鳴曲（九篇小說、三篇戲劇）史特林堡　著……定價 110元
229. 夢幻劇（九篇小說、三篇戲劇）…史特林堡　著……定價 110元
世界戲劇藝術的欣賞（世界戲劇史）胡　耀　恆　著……定價 400元
秋　決（電影劇本）………………張　永　祥　著……定價　70元

散文、詩

22. 鄭愁予詩選集……………………鄭　愁　予　著……定價　90元
85. 巴黎的憂鬱（散文詩）…………波特萊爾　著……定價　75元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103.	先知的花園（散文詩）	紀伯倫著	定價 100元
145.	勞倫斯散文選	勞倫斯著	定價 70元
178.	海涅抒情詩選	海涅著	定價 75元
200.	浮士德	歌德著	定價 240元
222.	法國十九世紀詩選	莫渝編著	定價 160元
254.	磨坊文札（散文詩）	都德著	定價 90元
255.	地糧・新糧（散文詩）	紀德著	定價 110元
296.	比利提斯之歌	彼埃・魯易著	定價 120元
	瓶中稿	楊牧著	定價 45元

美術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184.	浪漫時期的藝術	布里翁著	定價 120元
216.	文藝復興的奇葩（三位藝術家傳記）	瓦沙利著	定價 120元
262.	50位偉大藝術家	梅爾著	定價 130元
	裸體藝術欣賞	克拉格著	定價 150元
	攝影特殊技法	兒島昭雄著	精裝120元
	本世紀名攝影家	格魯伯著	精裝160元

社會科學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78.	未來的衝擊	杜佛勒著	定價 190元
111.	現代生活危機的超越（開放的生活）	歐尼爾等著	定價 120元
235.	現代潮流與現代人	索羅金著	定價 80元
287.	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附漫畫版本）	海爾布魯諾著	定價 220元
288.	鉅變中的世界	杜佛勒著	定價 130元
289.	未來的探測	赫曼康恩等著	定價 120元
290.	社會的劇變	庫馬博士著	定價 190元
291.	大趨勢	耐思比德著	定價 100元

企管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292.	一分鐘經理	布蘭徹等著	定價 50元
298.	有效運用『一分鐘經理』	布蘭徹等著	定價 50元
299.	管理的藝術	葛羅夫著	定價 100元
300.	第五代電腦革命	費根堡等著	定價 150元

讀書系列

編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7.	讀書的藝術	叔本華等著	定價 80元
11.	讀書的情趣	培根等著	定價 80元
87.	書與你（世界名著導讀）	毛姆著	定價 60元
109.	一生的讀書計畫	費廸曼著	定價 110元
158.	讀書隨感	赫塞著	定價 80元
172.	讀書與人生	小林秀雄等著	定價 100元
177.	文學欣賞的樂趣	莫洛亞著	定價 70元
223.	我的讀書經驗	龜井勝一郎著	定價 60元

禪學

61. 禪與心理分析……………佛洛姆、鈴木大拙著……定價 90元
62. 禪與生活……………鈴木大拙 著……定價 100元
68. 禪學隨筆……………鈴木大拙 著……定價 90元
236. 禪的故事（禪肉禪骨）……………李普士 著……定價 90元
250. 禪天禪地……………鈴木大拙 著……定價 80元
280. 禪的世界……………蘭絲·羅斯 著……定價 190元
286. 禪門公案秘傳……………霍甫曼博士 著……定價 130元
295. 耶敎與佛敎的神秘敎……………鈴木大拙 著……定價 120元
303. 禪海之筏……………陳榮波博士 著……定價 110元
308. 禪：西方的黎明……………卡普樂 著……定價 140元
319. 鈴木大拙禪論集：歷史發展……………鈴木大拙 著……定價 130元

史懷哲系列

89. 文明的哲學……………史懷哲 著……定價 70元
119. 原始森林的邊緣……………史懷哲 著……定價 70元
154. 非洲故事……………史懷哲 著……定價 80元
159. 史懷哲傳……………哈格頓等著……定價 110元
169. 非洲行醫記……………史懷哲 著……定價 70元

音樂

92. 白鳥之歌（卡爾薩斯傳）……………亞伯特·坎恩著……定價 90元
98. 名曲的故事……………趙震編 著……定價 90元
140. 西洋音樂故事……………赫菲爾 著……定價 150元
149. 音樂家軼事……………邵義強編著……定價 120元
173. 音樂與女性……………邵義強編著……定價 120元
191. 音樂家的羅曼史……………哈登 著……定價 80元
208. 古典音樂欣賞入門……………結城亨 著……定價 110元
246. 名曲與巨匠……………林道生編著……定價 130元
260. 100個偉大音樂家……………服部龍太郎 著……定價 160元
277. 世界名鋼琴家……………小石忠男 著……定價 140元
313. 名曲鑑賞入門……………野宮勳 著……定價 180元

神話、故事及其他

100. 文明的故事……………威爾斯 著……定價 170元
141. 西洋神話故事……………林崇漢編譯……定價 160元
153. 希臘神話……………金尼斯 著……定價 70元
190. 聖經的故事……………山室靜 著……定價 90元
202. 想像的動物……………波赫士 著……定價 65元
203. 寓言故事……………史蒂文生 著……定價 70元
245. 西洋傳奇故事……………本多顯彰等著……定價 110元
268. 死的況味……………托爾斯泰等著……定價 140元
317.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赫米爾敦 著……定價 140元

電　影

91. 電影藝術——黑澤明的世界………唐納・瑞奇　著……定價 110元
148. 電影藝術面面觀………史蒂芬遜等　著……定價 140元
162. 導演與電影………劉　森　堯　著……定價 120元
164. 卓別林自傳………卓　別　林　著……定價 260元
174. 現代電影風貌………雅　米　斯　著……定價 130元
182. 名著名片………李　幼　新編著……定價 150元
193. 導演的電影藝術………馬　　勒編著……定價 100元
194. 電影趣談………胡　南　馨等編著……定價 110元
196. 電影就是電影（影評）………羅　維　明　著……定價 110元
199. 影壇超級巨星………李　幼　新　著……定價 300元
211. 名片的故事………趙　　震編著……定價 135元
212. 世界名片百選………羅　新　桂編著……定價 140元
215. 卓別林的電影藝術………戎・米　提　著……定價 90元
233. 電影生活………劉　森　堯　著……定價 100元
234. 轉動中的電影世界………黃　建　業　著……定價 100元
247. 世界電影新潮………羅　維　明　著……定價 80元
248. 電影的語言………馬　斯　賽　里　著……定價 170元
249. 威尼斯、坎城影展………李　幼　新　著……定價 300元
259. 電影剪輯的奧妙………萊　　玆　著……定價 200元
261. 電影的奧秘………佐　藤　忠　男　著……定價 130元
279. 電影與批評………劉　森　堯　著……定價 130元
285. 電影理論………道利・安祖　著……定價 110元
306. 日本電影的巨匠們………佐　藤　忠　男　著……定價 120元
318. 細說電影………肯尼斯・麥高文著……定價 140元

新潮世界名著全集（精裝本）

1. 拉封登寓言（寓言詩）………拉　封　登　著……定價 180元
2. 憤怒的葡萄（小說）………史　坦　貝　克　著……定價 250元
3. 草葉集（詩）………惠　特　曼　著……定價 220元
4.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哲學）………尼　　采　著……定價 160元
5.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小說）………杜思妥也夫斯基著……定價 300元
6. 十日譚（100篇小說）………薄　伽　邱　著……定價 330元
7. 傲慢與偏見（小說）………珍・奧斯汀　著……定價 150元
8. 咆哮山莊（小說）………愛彌麗・勃朗特　著……定價 140元
9. 歐琴妮・葛蘭德（小說）………巴　爾　札　克　著……定價 100元
10. 培根論文集（論說）………培　　根　著……定價 110元
11. 蒼蠅王（小說）………威廉・高汀　著……定價 130元
12. 方法導論・沉思錄（哲學）………笛　卡　兒　著……定價 140元
13. 野性的呼喚（小說）………傑克・倫敦　著……定價 100元
14. 魯賓遜飄流記（小說）………狄　　福　著……定價 100元
15. 湖濱散記（散文）………梭　　羅　著……定價 140元
16. 雙城記（小說）………狄　更　斯　著……定價 170元
17. 懺悔錄（自傳）………盧　　騷　著……定價 170元
18. 失樂園（詩）………米　爾　頓　著……定價 240元

19. 人性枷鎖（小說）……………………毛　姆　著　定價 300元
20. 白鯨記（小說）……………………梅爾維爾　著　定價 280元
21. 百年孤寂（小說）……………………馬奎斯　著　定價 180元
22. 女人的一生（小說）……………………莫泊桑　著　定價 140元
23. 巴斯噶冥想錄（宗教哲學）…………巴斯噶　著　定價 200元
24. 奧古斯丁懺悔錄（宗教哲學）………奧古斯丁　著　定價 160元
25. 精神分析引論・新論（心理學）……佛洛伊德　著　定價 230元
26. 荒原・四首四重奏（詩）……………艾略特　著　定價 120元
27. 惡之華（詩）……………………波特萊爾　著　定價 200元
28. 天使望鄉（小說）…………………湯瑪士・伍爾夫著　定價 250元
29. 撒克遜英雄傳（小說）………………司各特　著　定價 240元
30. 夢的解析（心理學）…………………佛洛伊德　著　定價 230元
31. 伊索寓言（寓言）……………………伊　索　著　定價 120元
32. 黛絲姑娘（小說）……………………哈　代　著　定價 170元
33. 塊肉餘生錄（大衞・高柏費爾傳）（小說）
……………………………………狄更斯　著　定價 360元
34. 罪與罰（小說）……………………杜思妥也夫斯基著　定價 220元
35. 戰爭與和平（上下二册）（小說）…托爾斯泰　著　定價 650元
36. 理智與情感（小說）…………………珍・奧斯汀　著　定價 170元
37. 都柏林人、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小說）
……………………………………詹姆斯・喬依思著　定價 280元
38. 玻璃珠遊戲（小說）…………………赫　塞　著　定價 220元
39. 復　活（小說）……………………托爾斯泰　著　定價 220元
40. 一位女士的畫像（小說）……………亨利・詹姆斯著　定價 280元
41. 齊瓦哥醫生（小說）…………………巴斯特納克　著　定價 270元
42. 布頓柏魯克世家（小說）……………湯瑪斯・曼　著　定價 280元
43. 三劍客（小說）……………………大仲馬　著　定價 340元
44. 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神話）………舒維普　著　定價 300元
45. 安娜・卡列妮娜（上下二册）（小說）托爾斯泰　著　定價 430元

新思潮叢書（25開本・5號字）

1. M型社會的時代（企管）……………威廉・大內　著　定價 160元
2. 企業人才培養要訣（企管）…………畠山芳雄　著　定價 150元
3. 美國的再開拓（企管）………………羅伯特・瑞契著　定價 130元
4. 世界十五大經濟學（經濟）…日本近代經濟研究會著　定價 200元
5. 能趨疲：新世界觀（新思潮）………雷夫金　著　定價 230元
6. 尖端科技趣譚（科技）………………渡邊茂　著　定價 120元
7. 經營者365金言（經營哲學）………松下幸之助　著　定價 110元
8. 透視未來企業（企管）………………杜佛勒　著　定價 120元
9. 新經營・新構想（企管）……………糸川英夫　著　定價 100元
10. 反敗爲勝（艾柯卡自傳）……………艾柯卡　著　定價 150元
11. 經營成功之道（經營哲學）…………松下幸之助　著　定價 100元
12. 超級經理（企管）……………………羅勃特・赫拉著　定價 100元
13. 創業的人生觀（經營哲學）…………松下幸之助　著　定價 100元
14. 工作・生活・夢（經營哲學）………松下幸之助　著　定價 90元
15. 變動世界的經營者（企管）…………杜魯克　著　定價 140元

16.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企管）…………杜　魯　克　著　定價 160元
17. 新編帕金森定律（企管）…………帕　金　森　著　定價 100元
18. 圖解卓越的管理（企管）…………帕　金　森　著　定價 110元
19. 圖解事業成功之路（企管）…………帕　金　森　著　定價 70元
20. 圖解領導統御術（企管）…………帕　金　森　著　定價 70元
21. 圖解贏的成本戰略（企管）…………帕　金　森　著　定價 100元
22. 知識誕生的奧秘（讀書方法）…………梅棹忠夫　著　定價 130元
23. 圖解管理訣竅（企管）…………帕　金　森等著　定價 70元
24. 圖解行銷術（企管）…………帕　金　森等著　定價 100元
25. 危險的公司（企管）…………占部都美　著　定價 120元
26. 起死回生術（企管）…………占部都美　著　定價 100元
27. 管理經驗談（企管）…………哈勒・基寧等著　定價 150元
28. 彼德原理（企管）…………彼　德　等　著　定價 100元
29. 邁向經濟的新紀元（企管）…………杜　魯　克　著　定價 240元
30. 現代管理入門（企管）…………杜　魯　克　著　定價 260元

新潮推理叢書

1. 死神之網…………松本清張　著　定價 120元
2. 寶藏疑雲…………松本清張　著　定價 100元
3. 少女復仇記…………松本清張　著　定價 90元
4. 假瘋子兇殺案（11個短篇）…………松本清張　著　定價 80元
5. 砂之器…………松本清張　著　定價 150元
6. 日本的黑霧（9個短篇）…………松本清張　著　定價 150元
7. 東京車站謀殺案…………西村京太郎　著　定價 90元
8. 終點站謀殺案…………西村京太郎　著　定價 100元
9. 妙賊丈夫與刑警太太（8個短篇）…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00元
10. 三色貓探案…………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00元
11. 人性的證明…………森村誠一　著　定價 120元
12. 魂斷天涯…………森村誠一　著　定價 160元
13. 背德的手術刀…………黑岩重吾　著　定價 90元
14. 失　踪…………夏樹靜子　著　定價 100元
15. 毒海怒濤…………水　上　勉　著　定價 100元
16. 三色貓幽靈俱樂部…………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00元
17. 三色貓恐怖館…………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00元
18. 血與玫瑰（5個短篇）…………赤川次郎　著　定價 90元
19. 幽靈列車（5個短篇）…………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00元
20. 汚染海域…………西村京太郎　著　定價 90元
21. 恐怖的星期五…………西村京太郎　著　定價 100元
22. 新幹線謀殺案…………森村誠一　著　定價 100元
23. 勇探魔穴…………森村誠一　著　定價 110元
24. 香港旅行謀殺案…………齋　藤　榮　著　定價 120元
25. 詐婚（10個短篇）…………松本清張等8位著　定價 120元
26. 紅籤（9個短篇）…………松本清張　著　定價 90元
27. 宦海沉冤…………松本清張　著　定價 90元
28. 魔鬼女人（4個短篇）…………赤川次郎　著　定價 90元
29. 東西南北謀殺案（4個短篇）…………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00元
30. 三色貓狂死曲…………赤川次郎　著　定價 110元

新潮推理 *26*

紅　　籤

松本清張　著
葉石濤　譯

本書收錄「紅籤」「埋伏」「草笛」「驛站」「二樓」「誤差」「兩種情婦」「溫泉風景」「流逝的歲月」等九篇短篇精心佳構，這些千挑細選的傑作，在在流露松本氏做爲社會寫實作家非凡的功力，無論布局、結構、文筆、人性的刻劃、觀察的緻密，皆無愧是大師的手筆。松本清張在名家輩出的日本文壇能成爲一株不倒的長青樹，完全憑藉作品本身具備的質量，他能建立這個堅固的松本城案，翕然成爲一代宗師，實非倖致。

新潮推理 *27*

官　海　沉　寃

松本清張　著
余傑超　譯

本書描述一位高級官員利用職權舞弊弄法，結果引發出人命。全書通過下級官吏山田喜一郎的冷眼旁觀，逐步展開整個案情。這個下級官吏因無輝煌的國立大學出身歷學，在仕途上升遷無望，形成了表面上卑躬屈節、暗地裏滿腹牢騷的雙重人格。雖然他心中懸著一肚子憤懣，但始終缺乏勇氣挺身而出以點破案情眞相。全案最後經幕後交易，結果無疾而終。全書過程曲折、起伏、懸宕，饒具社會性，不愧是出自大師的手筆。

新潮推理 *28*

魔　鬼　女　人

赤川次郎　著
陸　仁　譯

本書是赤川氏以「懷念的名片」爲系列的作品集之一。在赤川次郎成長的心路歷程中，電影是他難以忘懷的滋養。我們在赤川的小說裏依稀可以發現類似剪輯手法的跳接及各種技法。這些作品儘管篇名取自電影片名，可是內容却天馬行空，渺不相涉，更增創作性的魔力，允稱赤川氏魅力十足、多彩多姿的另一種變貌。全書共收「暴力教室」「管家」「一朶野菊花」「魔鬼女人」四篇。赤川氏迷人、雋趣的風格，在本書發揮無遺。

新潮推理 *29*

東西南北謀殺案

赤川次郎　著
廖華鳴　譯

在這本書裏，作者塑造了專門惹是生非的攪局專家：大貫警部和一個年方二十五歲的弱輩井上，這對令人捧腹的絕配，就是本書穿針引線的靈魂人物。在赤川衆多系列作品中，最令人叫絕者莫過於他對「人物搭檔」的構成。搭檔的妙趣在於彼此間的鬪嘴、挑逗、揸摜、互揭瘡疤、明爭暗鬪等等，這些靈活的人物刻劃，構成赤川作品無可抗拒的魔力。這種迷人的風格使得赤川的小說成爲改編電影或電視連續劇的絕佳題材。

新潮推理 *30*

三色貓狂死曲

赤川次郎　著
呂慧珍　譯

本書是「三色貓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之一。登場的人物仍是患有女性恐懼症的片山刑警、妹妹晴美和自認爲是晴美男友的石津刑警及深通人性的三色貓。這四個人是這一系列長篇探案的主角。赤川的構思精彩絕倫，每一部可以單獨成立，絕無雷同的地方。作者的靈感有如汩汩不絕的泉湧。那穿針引線的詭譎布局、妙語如珠的對話、簡潔俐落的轉場，宛如一首清涼的小夜曲，美妙、動聽、迷人，使人如嚼蔗攬，餘味無窮。

新潮推理 31

蜜月列車兇殺案

西村京太郎 著
林思孟 譯

西村氏素以「刀法鋒利、情節懾人心魄」飲譽文壇。本書收錄四篇不同的兇殺案。各篇均以「國鐵」的列車或車站爲舞台背景。西村氏在日本推理小說界即以創下「鐵路懸疑」「車站懸疑」的前驅者聞名於世。這一系列作品充分表現作者布局、架構、推衍方面抽絲剝繭的看家本領。打開他的小說，眞個是謎中有謎、撲朔迷離。希區考克的技法使人很難探測其結局和眞兇的面目，却使讀者產生經歷偵探家破案歷程中高度的興趣。

新潮推理 32

臥舖特快謀殺案

西村京太郎 著
李方中 譯

本書是西村的「鐵路懸疑」系列而創作的第一部。故事從一位「時代周刊」青木記者採訪當時深受日本國民喜愛的藍車開始，坐上開往九州西鹿兒島的臥舖特快「隼號」，遇見一位妙齡美女，並偸拍她的照片，以用在藍車報導。不料翌日這位美女竟溺死在東京多摩川中，到底誰是眞正的兇手？這個案件中，又隱藏著什麼撲朔迷離的黑霧呢？十津川本著務實、謹愼、求眞的作風，鍥而不捨的追查眞相，使人屛氣凝神，不忍釋手。

新潮推理 33

天使的傷痕

西村京太郎 著
張淑懿 譯

全書由一位名叫田島的新聞記者與他的情人昌子去東京郊外的聖蹟櫻丘遊玩，結果親眼目睹從濃蔭密林中，踉蹌走出一位胸口揷著一把短刀的男子，臨終前嘴中僅發出「天——」然後斷氣身亡。這樣一樁莫名其妙的兇殺案，到底眞兇是誰？案子一偵查下去，與久松這個被害男子似有牽連的脫衣舞孃與久板住處的青葉莊管理員也相繼猝然死亡，使全案更陷入撲朔迷離的膠著狀態。作者布局精妙、緊湊，抽絲剝繭的技法，令人歎服。

新潮推理 34

東京機場謀殺案

森村誠一 著
廖為智 譯

全書以前後兩次的空難事件交錯而成，寫出了人世間的親情、男女之愛、人性的虛僞、商場的傾軋。書中主人翁之一的大塚協理何以在女兒于歸之日竟在密閉的飯店房間內慘遭謀殺？空難事件中的小室安彥爲何投下鉅額的安全保險？而且受益人竟然不是新婚燕爾的妻子，反而是另外一個女人？小室究竟有沒有搭上這次死亡班機呢？何以在人跡罕至的高松山發現了屍體腐爛的異國人？這重重的迷霧，非讀到最後一章不知全盤眞相。

新潮推理 35

霧與影

水上勉 著
邱德福 譯

本書是水上勉蟄伏十年後，在四十歲重返文壇的力作。文中的主人翁宇田甚平出生在若狹地方一個只有四戶人家的山谷小村。少年時在村裏的小廟題上：「男兒有志憤離猿谷，功業不成至死不歸」後，前往東京謀生，從此踏上黑社會的不歸路。水上勉的文筆優美、淒惋、細膩，寫景絲絲入扣，與哈代的傳神之筆有異曲同工之妙，使人久久難以忘懷。作者醞釀烘托的人生舞台，刻劃人生的際遇與宿命，堪稱爲深刻的人生寫實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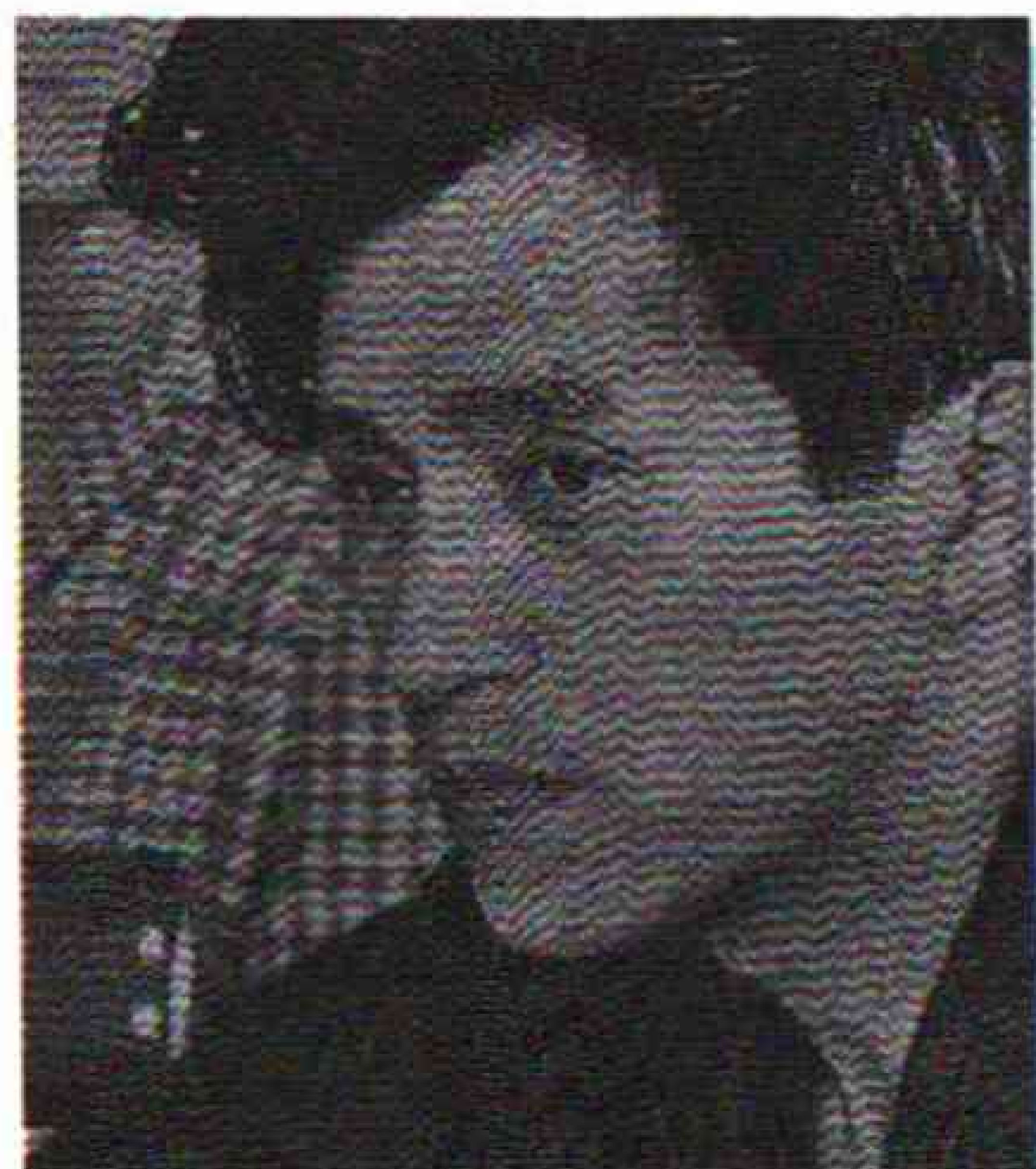


新潮推理35
霧與影
原著者　水上勉
譯者　邱德福
初版　76年8月
定價12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水上勉，1919年生，出生於日本福井縣。代表作有『霧與影』『毒海怒濤』『饑餓海峽』等。



水上勉是戰後日本文壇有數的名家，『霧與影』是他三十歲～四十歲蟄伏十年後重返文壇的力作。

作品中的主人翁宇田甚平出生在若狹地方一個只有四戶人家的山谷小村。十五歲時，在村裏的小廟題上：「男兒有志憤離猿谷，功業不成至死莫歸」之後，前往東京謀生，從此踏上黑社會的不歸路。全書充滿懸宕的疑雲，主兇始終隱沒不顯，到底誰是整個謀殺犯罪的主使者呢？讀者非讀到最後一頁無法撥雲霧而見青天。水上勉的文筆優美、淒惋、細膩、寫景絲絲入扣，與哈代的傳神之筆有異曲同工之妙，使讀者久久難以忘懷。作者醞釀烘托的人生舞臺，刻畫的人生際遇與宿命，也在在發人深省，尤稱深刻的人生寫實文學。

封面設計：林崇漢